

當代藝術

第一卷

第四期

神州國光社出版

當代文藝

第四期目錄

文論

怎樣研究中國歌謠……………樂嗣炳(六二五)

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毛秋白(六三三)

紀許底故事(美國賈克倫敦作)……………蒯斯曠(六五一)

父親(法國莫泊桑作)……………王墳(六六三)

晨(美國辛克萊作)續……………王墳(六七三)

夢裏的情人……………余珊女士(六八九)

生命之花……………梅痕女士(六九一)

朦朧的黃昏……………孫濟儂女士(六九二)

記念着你的時候……………潘素卿女士(六九三)

莫非你回來了麼……………王鐵華(六九五)

翻譯小說

詩

選

晚禱……………孫復工(六九六)

快樂的一對……………趙景深(六九七)

生命的泡沫……………羅洪女士(七〇一)

無涯之路(長篇)續……………張資平(七二五)

變……………斯永(七三三)

愛的跳舞(長篇)續……………陳穆如(七六五)

七尊菩薩(愛爾蘭唐珊南作)……………顧仲彝(八〇三)

病中……………祝秀俠(八二五)

唇紅……………鄒枋(八二九)

歸雁……………湯增敷(八三三)

人生鑑……………湯增敷(八三五)

最後的話……………記者(八三九)

創作小說

戲劇

小品

散文

批評
與
介紹

怎樣研究中國歌謠

樂嗣炳

一

歌謠是人間社會意識底表現底重要部分，它是最原始的藝術，是一切藝術底根源，它並且侵入了人間社會生活底各部分，成爲人間社會生活中優良的工具。

因爲它是極多面的又是極普遍的一種形式，很不容易給它一個切當的名稱，由于各自觀點的不同，歷來歌謠研究者也沒有給過一次完備的界限。

「歌謠」在同類中是比較地常用的熟調，它最早出現於詩經底魏風——

「園有桃，其實之穢，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歌」「謠」並列，原義是兩個同義的動詞，漢以後傳注都分解爲兩個異義的名詞——

「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毛詩）

「歌有曲章，謠無曲章。」（韓詩）

說文在「言」字項下也注——

「書，從肉言，謂無絲竹相和之歌詞也。」

以與有絲竹相和之歌詞對立。但後來朱熹氏底詩話集傳中又把它當動詞用——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釋國風）

「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也。」（序）

而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遙於門，歌曰——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這歌是沒有「合樂」，國語越語下底「諺有之曰」，韋注曰：「諺，俗之善謠也。」而非「歌詞」底「諺」也可以算「謠」了。

二

歌謠又和「歌」字同義，歌又和「詩」同義，例如詩經——

「駕彼回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鹿鳴）

「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何人斯）

「楊園之道，猗於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巷伯）

那麼詩三百五篇卽是歌三百五篇，「詩經」也可以改稱「殷周歌謠集粹」，而歷來詩經傳疏訓

誌，也就是殷周歌謠底註解，說明。說文解「詩」——

「詩，志也。从言，寺聲。古文作誣；从言，出聲。」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大序，釋名）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

下篇）

「詩言是其志也。」（荀子）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朱熹）

「詩，所以合意。」（魯語）

「詩，意也。」（廣雅釋言）

「詩記人，無失辭。」（管子山權數）

「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管子）

綜合各家底解說，詩即是「志」。志有兩個意義：一是「意志」——心底表現底全部；一是「記誌」，記誌人或物。但這都就片面而言；下列各例更進一步闡發詩和音樂舞蹈密切的關係，以詩思，音樂，舞蹈三位一體爲詩底全面——

「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

一也。〔梁簡文帝〕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尚書舜典〕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詩大序〕

歌謠底本質大半屬於藝術底範圍，藝術是不很肯受拘束底，尤其是要始藝術，它們底表現與當時統治階級底理想，不免有許多衝突，可是何以還會有三百五篇詩的存在呢？一半由于詩底本身偉大的藝術作值所致，一半却由于它已經成爲各階級社會生活底工具有利于社會所致。當時士大夫們，不僅貪戀它底藝術，爲它所陶醉，而借重它的時候也很多。因此不僅巧詞替它遮掩，並且還大大地替它鼓吹。試先就孔子舉例。他一面引「思無邪」當盾牌，一面說了好些類于下例底話把歌謠——詩底效果，說得幾乎成了萬應如意——

「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

三

近十年來新興的歌謠研究運動，頗引起了相當的注意和興趣，在現代歌謠底搜集和古代

歌謠底整理都有相當的成績。因為它底勃興，主要是外洋歌謠研究運動底刺激，所以理論上取料偏重外洋而忽略本國是很自然地趨勢了。但是先被介紹底 Folk-Song 和 Ballad 兩個歌謠底英文名稱，前者是『民衆所作底歌』底意義，後者是法文 *Ballier* (跳舞) 一字變出來的，原義是歌舞隊對合節拍的運動所唱的歌，大家都採用了意義含混而偏狹的 Folk-Song，拋棄了意義切當而豐富的 Ballad。最先被介紹底理論是意大利人威大列 (Vitale) 在他一八九六年編集底北京歌謠序文上所舉歌謠研究底三項益處——

『第一得到別處不易見的字或短語；

第二明白懂得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狀況和詳情；

第三覺得真的詩歌可從中國平民的歌找出。』

這『三項益處論』首先影響的是周作人氏。他在歌謠底開首前半句說：『歌謠這個名稱，照字義上說來只是口唱及合樂的歌，』這半句話本應發覺歌謠中音樂的要素了，繼續所引用『情動於中』底例，且能發覺歌中舞蹈的要素，可是下半句接着說：『但平常用在學術上與民歌是同一意義。』而民歌研究底範圍，一是文藝的，從文藝的方面……：供詩的變遷的研究或作新詩創作的參考；二是歷史的，便是從民歌裏去考見國民思想，風俗與迷信；三是言語學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參考的材料。

周氏是新興歌謠研究運動底主將，編輯歌謠週刊底常惠氏又是北京歌謠序底譯者，這文藝中心的歌謠三益論，就支配了十年來底歌謠研究運動。

他們——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領導諸氏——底領導底理論中包含了差之毫厘的遺憾，就不免會發生好些掛漏和誤解，種種實際勞働積累的成績，也不免相當的折扣了。雖然他們收集許多珍貴的材料，而以文藝爲主的研究工作，有很多可以贊揚的。

四

歌謠研究很久被認爲民俗學研究底一部門，因爲它底一般的現象，都可以說就是民俗學的現象。可是它所包括的問題實在太複雜了，數年前，英國霞浦氏曾經離開了『民俗協會』，糾合同志獨立創設一個『歌謠協會』，以期得到最完善的答案。他們會上發出一種小冊子，表示他們努力底方向，依他底列舉，遠非上說幾種的見解可比。摘錄要點如下——

「勞働，消遣，宗教的及其他，在那一種情形之下須要歌謠？有否不附屬於別的，自身獨立成爲一種娛樂底形式而唱着？在甚麼時季？又怎樣的情形之下？

「有職業的歌謠者嗎？若有，他們所得的報酬怎樣？他們所唱的歌謠是自己創作的呢？還是別人作的？他們是受君長或酋首雇傭的嗎？彼們是否由此到彼各地遊歷的？他們歌

謠底主題是故事呢？還是歷史呢？懸賞比賽歌謠底事情有嗎？沒有歌謠底祭禮嗎？這歌謠是傳承的呢？還是近代的呢？還是即興的呢？有疊句，反覆，合唱句嗎？在歌謠中有否無意味的話，廢話或唱，自身也不可解的語句？韻律有一定的形式規則嗎？男女小孩各有各不同的歌謠嗎？唱歌者於各人自己的歌謠有所有權嗎？拿散文故事中的人物作歌謠唱嗎？歌謠中相信動物或四大（地水火風）有主宰人間的力量嗎？

「就辦得到的，凡是歌謠都精確地採記，并且把聞見的情形附記。

「最好由二個人合作，一人注意歌詞，一人注意歌曲，不讓它有遺漏。唱歌者須先使他從頭至尾唱一遍不使中途停頓或反復。然後再請他把那一節反復反復地唱，直到把它底曲譜寫定為止。第一回反復的時候注意音程，次一回反復底時候注意音律，分別寫錄。盡力把它曲詞精確地寫下之後，使唱者把歌謠底全體再復唱一遍，斟酌自己所寫的是否正確？

二人來得及時，多反復幾次，歌詞與曲調分別記錄也可以。沒有能夠記錄曲譜的人，就單注意採錄歌詞。

「不要使唱歌者不用曲譜，單讀歌詞，恐怕使他困亂。記錄曲譜的前後，怎樣都行，可是要他底吟誦之中採錄它底歌詞。若是歌詞一個字也聽不出來，不使僅復唱歌詞底一部分，務使把全體的歌詞復唱一遍。下列各要點，就可能的詳細記錄：這歌謠的歷史，這唱歌者知道

這個歌底長處以及這歌是跟誰學來的……？無端在那一種情形，必須記錄唱歌者底姓名，年齡，身分……。」

五

綜合以上列舉古今中外歌謠研究者一部分底解見，我們應有的概念和我們往後應當研究底問題概括說——

(一)歌謠是最原始的藝術，在原始時代它是藝術底全體，雖然文化發展底結果，音樂文學舞蹈戲劇……漸漸獨立，但歌謠仍舊保持它底原始性，並不直屬於音樂文學舞蹈戲劇……。

(二)歌謠研究雖然曾經與信仰習慣……聯盟同屬於民俗學，但祇是它那一般的現象，並非全部分。

(三)它曾經累累被人利用作教育道德政治社交……底工具；又有人不斷地在它身上吸取音樂文學舞蹈戲劇歷史言語風俗……底材料。

歌謠不屬於某某學麾下，就歌謠底本質，歌謠底現象歌謠底效用，以及幾千年來它和種種方向底交涉，我們應當拿它當作一種獨立的科，細細地研究。

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

毛秋白

藝術至上主義的文藝批評以快樂美爲評價的標準，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以人生最後的真理爲評價的標準。美與快樂固然使人生豐富，擴大人生。然而積極地他人生活動使進至較善的狀態的，不是快樂與美，而是另一種力。不過這種力並非一定不易的，因時代地方，發露各不相同。文藝不得表現這種力以迫人。所以文藝批評的標準，也當依這種力的強弱有無而定。依這種標準的文藝批評，史學稱爲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

這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的先驅者是英國的喀萊爾(Thomas Carlyle)在作品的裏面透視作者，便是喀萊爾的文藝批評的一大特色。他常從倫理的見地論作者。他把作品與作者當作一樣東西看待。Thomas Carlyle as A Critic of Literature 的著者洛(Roe)指摘喀萊爾的文藝批評的特色就是傳記的批評確是正常的見解。

歌德(Goethe)及歌德的作品(Goethes Werke)兩書中，喀萊爾的倫理的興味浸漬得最濃厚。在前者他所處理的問題是這樣：「這是那一種種類的人。我們應如何地解釋他考察他。他們精神的構成怎樣的。至少他們精神的外面的形態特色怎樣的。他具有怎樣的真的詩的價

值。他對於母國的國民具有多少，在我國具有多少。」喀萊爾把歌德的發達分爲二個時期，一個時期是 Gotz Von Berlichingen Das L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少年維特之煩惱) 所代表的時代。歌德在這時代沈於懷疑絕望的深淵，在 Aus Meinen Leben, Dichtung und Wahrheit 中也有得說到他直想自殺。然而歌德卒能突破這闇黑的境遇到光明的世界。他已能以 Stoic (希臘哲學家) 一般的沈毅的精神支配自己的詩人的感受性。以前只覺得周圍的醜陋冷酷的歌德追求自己的工作而不可得的歌德，現在悟到除因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周圍漸漸改善別無他法已能在盡自己的義務之上滿足了。Wilhelm meister Torquato Tasso 便是這時期的代表作品。歌德是最徹底地打勝了近世的懷疑的人。所以，「他的意見，他的創作，他的思考，宿在他心中的全畫圖與他同時代的人們，不得不是普通以上的有趣味的問題」。這是 Carlyle 評歌德的論調。

在後者即歌德的作品中喀萊爾說若是論歌德的作品，那麼他的最大的傑作不得不是他自身的生涯。歌德打勝了他的懷疑直到被迎至 Weimar 爲止的生涯，描出在 Dichtung und Wahrheit 之中。此後的歌德，都具體地發露在他相繼發表的作品中。我們看了這些作品，可知道歌德逐年漸趨於自由能支配世界之境。

從以上的喀萊爾對於歌德的作品的批評，可看出喀萊爾如何以人生爲文藝批評的標的。

納斯欽 (John Ruskin) 對於文藝的態度，也與喀萊爾相近。依納斯欽的見解，美，真，善，本來應是同一的東西，所以表現了真實的美同時就是真就是善。文藝不得不是這一類的美的表現。是這樣的文藝，纔能把人生導之於較善的狀態。以藝術爲向着新文明新人生的呼聲亦和喀萊爾見解相同。不過納斯欽一面還有藝術至上主義的態度，這是因爲他受了古典的教養很深的緣故。

法國最近的批評家布輪退耳 (Ferdinand Brunetiere) 亦是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家。他是屬於古典派的人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以十七世紀時代的法國文學卽拉辛 (Racine, 1639—1699) 柯奈耶 (Corneille, 1606—1684) 出世的時代爲法國文學達到最完全的時代。這時代以前的時代，只不過是到達這完全的時代的準備的時代。這時代以後的時代，完全是墮落時代。所以法國的近代文學或近代主義大抵都爲他的攻擊的對象。尤其極力排斥自然主義的文藝。更痛罵這自然主義所標榜的唯一的旗幟的科學，宣言科學的破產。他所絕叫的『科學的破產』 (Faillite de Science) 一語，爾後成了許多人攻擊科學時必用的標語。他之所以這般攻擊科學，因爲他對於人生把持一個牢固的理想而爲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緣故。因爲是反對科學的機械觀始終要高唱人類的力的人文論者的緣故。我們看了下面一節話，便可知道他如何排斥單是『自然的』而高唱『人爲的』。強者打勝弱者巧於生活的人比不巧生活的人享榮譽，這是

『自然的』事，然而這決非『人爲的』。在好像現在是過去的連續，同時又是未來的準備般融合了，過去，現在，未來，一般的狀態中生活，纔是『人爲的』。而且這也是『自然的』。因正義與憐憫補正自然在人類之間許其不完全地存在的種種不公平，是人爲的事。而且這也是自然的事。結婚的羈絆家庭的羈絆，假使沒有這些羈絆，社會便不能發達，正和沒有細胞生命即不能組成一樣。使這些羈絆更濃密，是爲人的事，而且這亦是自然的事。不破壞種種的狀態而使得之中庸，必要時更施以抑壓，是人爲的事，這比較更是自然的事。最後，排力的惡辣的迷信的崇拜樹立正義的權威，是人爲的事且完全是自然的努力。

據這一節可知道 Bruniere 把人爲的力目爲自然力以上的東西，始終要人保持『人』的位置。在他看來，近代的自然科學的旺盛，只不過使人類失却人的特色變爲自然的一部而已。這十九世紀的大謬誤，不管在道德上，在藝術上，在科學上，是將人間與自然相混同。他們却不知道在道德上，藝術上，科學上，所以能使人間爲人間者，正是把人間與自然分離，使人間爲自然中的一個例外的事。

Bruniere 從這樣的見解，極端地攻擊法國的近代文學，尤其是把人間與自然視爲同一物的 Nola 的藝術。一意要使人，本『人之所以爲人』而爲人。換句話說，對於藝術與其照『實際』的狀態觀察，甯依『不得不』的狀態觀察批判。因此他的批評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批評，倫

理的批評亦即是裁斷批評。

比 Bruntiere 更進一層的倫理的批評家，即是諾道 (Max Nordau 1849 - 1924) 與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 - 1910)。

諾道本來是一個醫生，有許多著書對於近代文明作種種的攻擊。其中有一冊變質論 (Degeneration) 是從病理學的觀點考察近代文藝，將近代文藝罵得痛快淋漓。現在把這書的議論的中心『世紀末』(fin de siècle) 的特徵略說一下：

著者診斷近代人的精神的狀態，參照了歐洲各國的法醫學家精神病學家的論說，或列統計或用引語或舉旁證，就中以意大利的 Lombroso 教授在文學方面也早有名聲的天才即狂人的議論為最有力的根據。

依諾道的見解，從世紀末的疲勞產生的變質者(即所謂 Decadent)，第一在肉體上已有與常人相異的特徵。或是顏面頭蓋左右發育得不平均，或是耳形不完整，或是雙目斜視等仔細看來一定有不與之處。同時他們的精神狀態也是不與者，自我的念非常強，什麼事情都自己為中心，意志薄弱所以易為一時的衝動所驅使。因此又缺乏常識道德的觀念很稀薄連善惡的差別都不辨，殆乎是 Moral insanity (道德精神錯亂) 的狀態。其次非常容易受情緒的感動，是 Emotionalism hysterical 為一點點小事就會哭會笑。對於平凡的詩文繪畫尤其是音

樂所以會受劇烈的感動，便是這個緣故。在常人却以這感覺的銳敏為誇耀，說是非凡俗之輩所能理解，而自鳴得意。第三個特徵是心意薄弱與元氣銷沉。因周圍的狀況或厭世悲觀或對於宇宙人生的一切感到恐怖，生平常是困憊倦怠老打伸欠，見了人就嘆苦，碰到事就覺自己無能。第四全陷於懶於活動的狀態，因為腦力的缺乏與意志的薄弱，一味貪圖安逸無為，當人還以為自己是隱遁主義的哲學家。第五耽於荒唐無稽的夢想。因為腦力缺乏，不能長時間將注意集中在一件事以判斷牠追究牠整頓一個有系統的思想出來，只得耽於曖昧的無順序的斷片的妄想之中。第六懷疑的傾向，即對於種種問題抱了懷疑去追根究底，因為不能得到解決即告煩悶。又對於自己周圍的現狀，一切都不滿足，所以胡亂地嚷着革命改善等，但結果從未得到有效驗的。最後，是神祕狂，固執於神祕的宗教信仰。

以上是諾道論到近代享賞者的病的特徵的大要。他更論到近代人的 *Hysteria* 的病的狀態，說第一他們對於無論什麼易得暗示敏感印像模倣，當然是人的天性，但在病態的他們尤其厲害。一見了別人的無謂的創意，馬上就去模倣。文藝作家歡迎新傾向，簡直熱心得不得了，自己擬為作中的人物，從態度一直要模倣到服裝為止。某時髦的女伶穿了黃色的衣服，受了大家的喝采，一夜功夫，巴黎的社交界即變成了黃色的服裝了。像這樣對於什麼事近代的一時的流行熱所以如此之高者，便是這個緣故。第二對於什麼事情他們以自己為中心，

「我」這個東西，遮蔽了他們眼界的全部。甚至有許多人穿了異樣的服裝，作異樣的行爲，叫他人的注意集中在自己身上做世間的話柄反自以爲得意。第三嘗同代異之風盛行，一味標榜了某某主義（主義），多數人集在這旗幟底下打大鼓吹喇叭騷擾着，衆俗則與之附和雷同。文藝純粹是個人的活動，但近代正像創設銀行公司般結了嘗相團結，這亦是一種病態的現象。

凡此種種，都是神經呈着病態的過敏的緣故，使神經變成如此病態的東西，就是種種刺戟。在激烈的生存競爭場裏，惡戰苦鬥的近代人，因爲要醫疲勞以人工刺戟心身強使興奮。又爲要使太興奮的神經鎮靜，取種種不自然的手段。這樣病態的神經，因刺戟益呈病態，因爲呈了病態，益要求刺戟劑的酒，煙的消費額逐年增高，據諾道書中所舉的一例。

法國香煙的消費額，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每人平均是0.8 Kilogram；但在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每人平均是1.9 Kilogram。不過在半世紀之間竟有兩倍以上的增加，而且在酒煙之外還用鴉片，hashish酒之中特別愛用 Absinth 強烈的酒。據此可知近代人如何地要求着強烈的刺戟。詩人 Baudelaire (1821—1867) 因爲要鎮定過於銳敏的神經，要使欲醉而不能醉的心強醉，吸鴉片，飲 hashish，喜其魔睡的醉境，在精神神經朦朧的境地裏發見了工人的樂園。詩人 Baudelaire 自幼就飲 Absinth。

諾道這樣地指摘近代的文學都是「病態的」「詩大妄想」的文學，Ibsen、Tolstoy、

Wilde、Baudelaire 等文學家沒一個不受他的攻擊。諾道這種態度，分明是一種人生主義功利主義的文藝批評。是裁判的文藝批評。

托爾斯泰的文藝批評的態度，可在他藝術論(What is Art)中的對於 Decadence 的攻擊及莎士比亞論(On Shakespeare)中看出。現在把他的莎士比亞論的論調說一下。

托爾斯泰的莎士比亞論是一九〇二年發表的，是他七十五歲時的著作。這篇論文，便是將他的藝術論何謂藝術的根本思想，嵌在莎士比亞的藝術上據他自己確定的藝術的標準來論莎士比亞的。他在這篇論文中徹底地攻擊莎士比亞，否定莎士比亞，痛罵莎士比亞的崇拜家。攻擊古來萬人敬仰的莎士比亞的人除托爾斯泰之外，最近還有蕭(George Bernard Shaw)。蕭在他的演劇論集二卷中幾處痛罵了莎士比亞并絕呼着“Poor Shakespeare!”他的痛罵中有說「英國人對於莎士比亞的鑑賞，全然是虛偽。他們看了上演的莎士比亞的作品所以快樂的，並非作品自身給他們快感，甯是背景的異常的成功，或是有名的美麗的女伶的出演，尤其是莎士比亞的名聲即他們看了莎士比亞的戲這個虛榮心，是這一類的滿足。」蕭從這種見地痛論莎士比亞的無聊。蕭對於莎士比亞的論難，已算得激烈了。尤其是對於毫無見識只不過因為是莎士比亞，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所以感佩的莎士比亞的盲目的崇拜者，真是猛烈的詆斥。但是蕭的論難，雖是激烈，只不過是斷片的東西，總不如托爾斯泰對於莎士比亞的攻擊般，是有

組織的大議論。托爾斯泰的莎士比亞論確是最近，也是自古迄今攻擊莎士比亞的最激烈的代表的東西。

托爾斯泰論莎士比亞很費了功夫，他這篇論文是由很細心的準備作成的。據托爾斯泰自己說，這決非由「偶然的感想」而出，亦決非「輕佻的態度的結果」，是由長時間的周到的準備作成的。最初托爾斯泰讀了莎士比亞的作品，尤其是推為傑作的King Lear, Hamlet, Romeo and Juliet, Macbeth 等作品，出了他想感到強烈的美的喜悅的預期，反而不禁感到了不可抑止的嫌惡與無聊。托爾斯泰就吃了驚，對於被目為「文明社會產生的完全的絕頂」的莎士比亞的作品，自己會發生如上的感覺，不知究是自己的無感覺，抑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所含的意義本屬無聊。此後托爾斯泰因為要解決這個疑問，五十年間「讀了一切的形式，即英語的莎士比亞作品，俄譯的莎士比亞作品，德譯莎士比亞作品，尤其是 Schlegel 的德譯，讀了幾次」。每讀一回，托爾斯泰總究是一樣遭遇到「嫌厭無聊及迷妄」的感情。到正式作莎士比亞論的時光，七十五歲的老翁，又把莎士比亞的作品的全部讀了一遍，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感覺，不過現在已不像從前一般是混沌的感覺，已是充滿了確信的感信了。給與莎士比亞的牢不可拔的大天才的榮譽：驅使當代的作家模倣他，使讀者或觀客發見實際所不存在的價值——因此偏了他們的藝術的倫理的理解力——那種榮譽，與別的一切虛妄一樣是

大大的害惡這個確信，使他起了這一篇莎士比亞論的稿子。

托爾斯泰以推為莎士比亞的隨一的傑作 King Lear 做例，證明莎士比亞的作品全屬無聊。他一邊敘述作品的梗概，一邊詳細一一地批駁牠。這裏從略。據托爾斯泰說 King Lear 是與準孫 (Benjamin Jonson, 1573—1618) 以後嘿茲力特 (William Hazlitt, 1778—1830) 塞理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斯文本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1—1909) 聶俄 (Victor Hugo, 1802—1885) 白蘭德斯 (George Brandes, 1842—?) 等幾多文學家所極口稱讚的正相反，是應該極口惡罵的荒唐無稽的作品。托爾斯泰說：『若是近代的人，無論誰——若非受着這劇本乃完全的極點這個催眠的暗示的人——讀完這劇本不特不以此為完全的極點的作品，定會相信這是壞的不注意地構成的作品，在吾人除嫌厭與無聊之外不能引起任何感情。』如此托爾斯泰以這 King Lear 為例證，指摘莎士比亞的作品，不拘喜劇與悲劇，為這些作品的特色的一切缺點，論到莎士比亞決非一般所思惟的為劇藝術的典型的人，莎士比亞的藝術『連藝術的最根本的要求亦尙未充滿』。

托爾斯泰先關於劇藝術的不可缺的要素，說述如次？

『藝術的詩的作品，第一個條件，不關所描寫的人物，過了如何的生活，有了如何的經驗，都不得不使讀者或客觀起「實際這人物是這樣地生活着經驗着」的幻想。(illusion) 為這

個目的劇作家對於自己所描寫的人物，與應使他做的事，應使他說的事一樣，不應使他做的事，不應使他說的事，也精密地了悟着，留心不要破壞讀者或觀者的幻想，這是很緊要的。言辭不論是如何流暢如何深遠，托在劇中人的口裏，若這時光在這人物是無用的，不自然的，那便要破壞，據藝術的主要條件——即幻想。而且靠了這幻想，讀者或客觀可以寄生於表現人物的感情之中的。……所以不知道適度的人，沒有藝術家的資格，尤其沒有劇作家的資格。」

托爾斯泰以這樣的見解來檢閱莎士比亞的作品，力說『在King Lear中明明可看出莎士比亞不知這種『適度』的。King Lear中的爭鬥及糾葛，一切既非從事件的自然的推移所流出，亦非由彼等的性格所釀成，全是作者一個人擅自造出來的東西。莎士比亞只不過爲了要使這種作爲看來很自然，徒以空虛的文辭來塗飾罷了。莎士比亞自古來被推爲性格描寫上最卓越的人，事實却適相反。莎士比亞對於爲性格描寫最重要的一個方法言語的個性如何盲目的一點可證明這個事實。莎士比亞的劇本中的人物，並不說他自己的言語，換言之，並不說與這人物，本來的性格相稱的言語，常在說，千篇一律的莎士比亞一流的誇大的不自然的言語。』

『各人物都一樣羅着言語不攝制的病，戀愛的人，死的人，交刃的人，瀕死的人，個個一樣多辯，突然作與時地不相附饒舌。這明明與其說是從思想流出來的，實是由音調的近似

言辭的遊戲而生的。」

所以女性 Juliet 說的話，(Desdemona Othello 中的人物)，Cordelia (King Lear 中的人物) 所說的話，Imogen (Cymbeline 中的人物)，Marina (Pericles 中的人物) 所說的話都是一樣的，Richard Edmund (King Lear 中的人物)，Iago (Othello 中的人物) Macbeth 等表示惡漢的邪惡的感情的話也都相同的。此外莎士比亞的作品中，種種犯人說的話，許多魯賓說的話，都無非是作者自身的言辭的遊戲，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全沒有一句「活的一個的人說的話」，而且這正是劇本表現性格的主要的手段。莎士比亞的作品，豈止不能代表劇藝術的典型，直是與此相反的「使人討厭」的「不禁嘔飯」的作品。

托爾斯泰再將莎士比亞的作品的主題與這主題所根據的材料，例如 King Lear 與為 King Lear 的種本的古傳說的 King Lear、Hamlet 與為 Hamlet 的種本的 Hamlet 相比較，指摘在給與讀者以率直的銘感的一點，莎士比亞的作品，實比不上古傳說。

托爾斯泰在思想的問題，對於莎士比亞攻擊得最厲害，這是因為托爾斯泰的人生觀與莎士比亞的人生觀絕對不相同的緣故。托爾斯泰根據了德國的莎士比亞的研究家革飛努斯 (G. F. Vinus) 的話敘述莎士比亞的人生觀說：

據革飛努斯說莎士比亞相信人類不必建立理想。無論對於什麼事，只要有健全的活動與

中庸就夠了。的確，這種確信貫徹在莎士比亞的胸中。依革飛努斯說，莎士比亞因基督教的道德，對於人生要求過大，竟不惜予與否定。莎士比亞我們讀了他的作品，便可知道他不成義務的界限出於天性的意志以上。他主張對於仇敵的異教徒所抱的憎惡與基督教徒所抱的博愛的中間的中庸。

莎士比亞高唱「賢明的中庸」不單是 Calvinus 亦是 莎士比亞 研究家所公認的。莎士比亞 的思想的真髓，的確是在這「賢明的中庸」之中。托爾斯泰又引用了 Calvinus 的話關於這「賢明的中庸」說：

「Calvinus 說「莎士比亞不愛以強有力的精神，反抗政治道德上一切的因襲，越過幾千年間把社會支持下來的宗教與國家的結合，翱翔飛躍的那些獨立自由的個人。依他的見解，人們的實際的智慧，要抱比社會務期自然自由以上的目的也抱不來的。根據這同樣的理由，把社會的自然法，不得不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擁護牠——社會的自然法，就是說，無論什麼事尊重現有的實際的秩序，不絕地證明牠的正當，同時諄諄舉說牠合理的方面，不可重文化蔑視自然，或重自然蔑視文化。」財產，家族，國家是神聖的東西，然而要使人家承認人類平等的熱望全是癡心妄想。萬一這種事情實現了的時光，人類將陷最大的不幸之中了。再沒有比莎士比亞為階級地位的特權爭得更厲害的人了。」

托爾斯泰在思想上所以極力攻擊莎士比亞也是很自然的事。不必說托爾斯泰是要實現人類的平等的平和主義者最好的代表者。在熱望人類平等的托爾斯泰看來，對於說這平等論的實現全是「癡心妄想」「牠的實現人類將陷於最大的不幸之中」的莎士比亞，當然不得不加以攻擊了。

以上托爾斯泰對於莎士比亞的作品的批評，再依托爾斯泰目為藝術批判的金科玉律的下列三個條件中猛烈地加以攻擊。

(1) 作品的主题因主题，愈深刻，就是他對於人類的生活愈要求，這作品的價值愈高。

(2) 因特殊的藝術，所固有的專門的方法所獲得的外形美，因此在劇藝術上的專門的方法，是與各人物相應的，言語的真的個性，自然而且同時能動人的結構(Plot)，情緒的表示與展開的正確的舞台的表現，及在一切被表示的事物中的適度的感情。

(3) 誠實，就是作者自身不得不痛切地感到他自己的表現。缺了這個條件，藝術品即不存在。因為藝術的本質，在乎深深地感覺藝術品，與作者的精神融合。若是作家未實際地感到他自己的表現，那末，看了他的作品既不能與作者的精神融合，亦不能感受其他任何的感情。這種作品不能當作藝術品看待了。

以上三個條件講起來，依托爾斯泰說莎士比亞的作品沒有一條能滿足。關於第一條，

已如上述，莎士比亞的人生觀是最卑賤的東西。關於第二條亦已如上述，他在演劇上，不免是低級的東西。關於第三條的『誠實』，從莎士比亞殆不能找出這誠實的感情來。莎士比亞只有『故意的做作』。所以莎士比亞的作品是毫無可取的東西。

托爾斯泰大略如上所述攻擊莎士比亞。又說明莎士比亞爲什麼在過去數世間能傳得世界的大詩人大文豪的名聲的原因。他從演劇的起源上說明第一種原因，演劇起初本來是宗教的東西，後來與時勢推移，漸次捨去了這種目的，至十六世間之頃，已單成了國王，王子廷臣等最不是宗教的人們對於宗教間不特毫不關心，大多又是墮落的人們的娛樂品了。莎士比亞的作品便是應了這要求產生的，同時世間也因此歡迎的，總之這原因是適合於當時的『上流社會的無宗教的不道德的精神狀態』，所以莎士比亞能博得世人的歡心得享大詩人大文豪的名聲。第二個原因，是因十八世紀末德國的歌德(Goethe)等因爲反抗當時勢焰很旺的法國的形式的戲劇，推賞浪漫主義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像歌德那樣在當時執世界文壇的牛耳的大文豪的讚賞，霎時間造成了一代的時風『沒有藝術的理解的審美批評家，像羣集於腐肉的烏鴉一般，大舉而來，發見了莎士比亞中實不存在的美，開始頌讚這些杯弓蛇影的美了』。這歌頌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會給一般人以一種盲目的催眠術的暗示了。因此有二重意義釀成了極大的弊害：第一是戲劇的墮落。這個重要的進步的武器，爲空虛的不道德的娛樂品奪去了地

位。第二是勸人去模倣虛偽的典型直接使世人墮落了。

托爾斯泰對於莎士比亞的攻擊，有如上述般痛烈峻激。痛烈峻激的程度與他在何為藝術中對於蒲特雷 (Baudelaire, 1821—1867) 魏倫 (Verlaine, 1833—1896) 等 Dxcadence (頹廢派) 的攻擊，及莫泊桑 (Mompoussance) 論中對莫泊桑的批駁，直有過無不及。古往今來，被崇為最偉大的隨一的世界的文豪的莎士比亞，喀萊爾 (Thomas Carlyle) 評為『即以印度之富亦不能換得英國的國寶的』，莎士比亞依托托爾斯泰講起來，直不過是一個有害的卑賤的作家。

— 當 代 文 藝 —

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的藝術品，已如上述。所舉三條件中最重要，當然是第一條關於作品的主題的問題，因為關於作品的主題的問題，就是關於作家的人生觀的問題，只要把作家的人生觀這個根本問題解決了，那末其餘的第二個第三個條件，自然也可解決了。所以托爾斯泰所論莎士比亞的是非，可是大旨就是他所提出的第一個條件，即關於莎士比亞的作品的主題的批評的是非。托爾斯泰，不待說是原始基督教的提唱者，他的平和論，無抵抗主義論，根底却在這個宗教的信念；他的何為藝術的全篇的基調，也無非在此。依托托爾斯泰的見解，一切的藝術，凡是高尚的善良的一切的藝術，不得不是『從宗教的意識，流露出來的感情』的描寫。所謂宗教的意識，依托托爾斯泰的意見，就是二千年前基督開始提倡的教義。借托爾斯泰自己的話講起來，無非是“mean of brother hood”或是“loving harmony of each other”

那種極端的四海同胞主義的平等論。所以從托爾斯泰的立腳點看起來，凡是高尚的善良的有價值的藝術家，當然不知不覺知上述的宗教意識，這是成一個藝術家所必需的第一要件。又凡是高尚的善良的有價值的藝術品，牠的主題，不得不是以從上述的宗教意識所流出來的人生觀來選擇批評。因此像莎士比亞那樣，專以「賢明的中庸」爲人生觀的根抵。把托爾斯泰所提倡的四海同胞主義的平等論當作癡心妄想的作家所產生的作品，自然要受托爾斯泰的猛烈的攻擊了。

總據上述托爾斯泰對於莎士比亞的批評，我們可知道不外是根據批評者托爾斯泰的人生觀的批評。托爾斯泰批評莎士比亞作品，是以宗教與道德爲標準的。

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是判斷批評，客觀批評。

當代文藝 第五期要目

創作小說

母親……………陳穆如
 眸子……………徐幼籤
 憧憬……………席滌平
 無涯之路(長篇)續……………張資平

詩選

過渡時代的犧牲……………虞岫雲女士
 昨夜夢見你……………丁儂
 失眠之夜……………丁儂

戲劇

七尊菩薩……………顧仲彝

翻譯小說

柴霍甫的書信……………劉大杰
 晨(長篇)續……………王墳

論文

短篇小說的構造法……………余楠秋
 文學的意義之新解釋(日本竹友藻風作)……………張資平

批評與介紹

旅程……………斯增
 雲鷗情書集……………湯敷

紀許的故事

美國賈克倫敦作
謝斯 嘔譯

紀許在許多年之前住在那近北極的海底邊上，在他的村落裏做了許多而且興盛的年頭的會長，充滿了光榮，把他的名字遺留在人們底口頭上而死了的。他是生在這麼久遠之前，只有那些老人們纔記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和那故事，那是他們從他們之前的那些老人們聽來的，而將來的那些老人們也將把來告訴給他們的兒女，他們兒女底兒女，直到時光消滅。狂暴的北風掃蕩過那大塊的浮冰，空中充滿着飛揚的白物，沒有人敢胆出去的，那不見太陽的冬天，便講述紀許怎樣地從那村落裏的頂窮賤的地位，躍起到高於他們一切的有權有勢的地位的，揀定的時候。

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故事這樣起頭），康健而強壯，他看見過十三個太陽，照他們計算歲月底說法。因為個個冬季太陽把這地方捨棄在黑暗之中，而下一年一個新的太陽回來了，這樣他們纔又溫暖，纔能重望着彼此底臉兒。紀許底父親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死在一次飢荒底時期中，當他想殺死一隻大熊去救他人民底生命的時候，在他急奮之中，他便和那隻熊肉搏起來，他的骨頭就被折碎了；可是那隻熊也死了，於是人們都得了救。紀許是他惟

一的兒子，在那時以後，紀許就單獨地同他的母親住着。可是那些人民都是偏愛忘懷的，他們忘懷了他父親底作爲；而他不過一個孩子，他母親區區一個婦人，他們也都迅速地被忘懷了，久已住下在那一切中頂賤陋的住所裏面。

這是，一個晚上，在那會長克拉許廣底大屋裏的一個會議席上，紀許顯示了在他脈管中奔騰着的熱血，顯示了硬直他背脊的剛毅。帶着長者底莊嚴，他起來立得筆筆直，在那雜聲底空曠中等待靜默。

『的確，肉是分給了我和母親，』他說，『可是這總是又老又黏韌，這種肉；而且，肉骨頭重得出奇。』

那些獵人們，頭髮斑白的，和年少精壯的，都駭異了。同樣的事情以前從沒聽到過。一個小孩子，他像成年人一般地講話，而且竟當他們面說着粗暴的話！

可是堅定地，帶着嚴肅，紀許說下去。『因為我知道我的父親，包克，是一個偉大的獵人，我說了這些話。據說包克帶回來的肉比那兩個本領最好的獵人中無論那一個都還要多，據說他親手料理這肉底分配，據說他親眼看明白那年紀最大的老婦人和那年紀最大的老人得到了公平的份兒。』

『噯！噯！』那些人喊說，『把這孩子驅逐出去！』『把他送到牀上去！』『他不是個人』

噯，他竟對男人們和長老們講話！」

他鎮靜地等待着，直到喧嚷息滅了下來。

「烏格勒克，你有一個老婆，」他說，「你幫她說話。而你，茅濕克，一個老婆，還有一個母親，你幫她們說話。我的母親，除了我，便沒有別人；因此我說話了，照我說，雖然包克因為他打獵太兇而死了，這却是公平的，是他的兒子的我，和那是我的母親他的老婆的益紀加，應該有充足的肉食，既然部落裏肉食是充足的。我，紀許，包克底兒子，說。」

他坐了下去，他的兩耳敏捷地注意着他的話所引起的那抗議和忿怒底喧嘈。

「哼，一個小孩子居然在會議場上說話！」年老的烏格勒克咕嚕着。

「懷抱中的嬰孩會來把我們大人該做的事告訴我們的麼？」茅濕克大聲責問着，「我還是一個人麼，我該被個個哭着要肉的小孩子侮慢？」

那忿怒沸騰到一片白熱。他們命令他上床去，恐嚇着說他將一點兒肉都沒有了，警告他對於他自以為是的話要給以厲害的鞭打。紀許底眼睛起始發射閃光了，那熱血起始在他皮膚裏面兇惡地擊撞。在那辱罵之中他跳起來直了身體。

「聽我說，你們這班人！」他喊說，「我永遠不再在會議席上發言了，永遠不再，直到人們到我這裏來說，「這好，紀許，請你發言罷，這好，這是我們個願望。」現在，你們這

班人，把這當作我最後的話罷。包克，我的父親，是一個偉大的獵人，我，他的兒子，也要去獵得我所吃的肉食。那麼，大家記着，我所殺死的獸類底分配將是公平的。沒有一個寡婦也沒有一個弱者將爲了沒有肉吃而在夜裏號哭，同時那些強暴的人們因爲他們吃得太多是非常的痛苦地呻吟着。在以後的那些日子，要把恥辱加上給那些吃得太多的強暴的人們。我，紀許說了這話！」

譏嘲和侮慢的惡笑跟着他出那屋子，可是他的牙關緊閉着，他走他的路，不向右望也不向左望。

下一天他沿着那冰和地在這裏啣接的海岸線跑去。見着他去的那些人看他帶着他的弓，助以頗爲充足的裝着骨鈎的箭，看明他肩上披着父親底這獵矛。有了譏笑，和不少的閒話，對於這事。這是一件空前的遭遇，在他這樣稚弱的年齡的童子從沒有出去打過獵的，獨自地打獵那更沒有了。也有搖頭和預測的喃語，那些女人們則憐憫地望着益紀加，她的臉色是又莊嚴又悲愁。

「他不久就會回來的，」她們鼓舞地說。

「隨他去；這會給他一個教訓，」那些獵人說，「他一刻兒就會跑回來的，以後的日子他就會談吐溫和了。」

可是一天過了，第二天又過了，第三天一種狂野的暴風吹號了起來，却不見紀許。益紀加撕扯着她的頭髮，把海豹油底黑質塗在面上紀念她的哀傷；那些婦人們厲言攻責那些男人錯待了那孩子，把他致死；那些男人不給回答，預備着當那風潮平靜時去找尋那屍體。

下一天清早，可是，紀許跨着大步進村莊來了。他却並不丟了臉地來的。橫在他兩肩上，他負着剛殺了的肉。他的脚步中顯着重大，他的說話中帶着倨傲。

「你們這些人，帶着狗和雪車，去照着我的獵跡趕大半天的路罷。」他說，「冰上面有所着許多的肉——一隻雌熊和兩隻半長大了的小熊。」

益紀加是被歡快所克服了，可是他却大人模樣地接受她的喜悅底表現，說：「來，益紀加，我們吃罷。吃了之後我要睡覺了，因為我疲乏。」

他就走過去進了他們的住處，謙遜地吃，吃畢之後一連睡了二十個鐘頭。

最先有着頗多的狐疑，頗多的狐疑和議論。一隻大熊底格殺是非常危險的，可是這是三倍地，三倍加三倍地危險，去連殺一隻母熊和她的小熊。那些人不能使他們自己確信孩子的紀許，單獨無助的，會成就了如此偉大的一個奇蹟。可是那些女人談論着他在背上馱回來的新鮮的肉，而這却是一個壓倒他們的狐疑的證據。所以他們終於出發了，大大地怨謗着說，要是事情是如此，大概，他會忘記切碎那些屍體的。而在那北方，這是必需的，一殺死就應

該切碎屍體。要是不切碎的話，那肉就凍得能捲轉那最鋒利的刀口那樣地堅硬，把一隻凍硬了的三百磅重的熊搬上雪車，在高低不平的冰上拖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到了那地方，他們不僅發見了他們前所狐疑的格殺，並且發見了紀許已經完全內行地分割了那些熊，已經剝出了臟腑。

這樣開始了紀許底神祕，一種因那日子底過去而愈見深奧難明的神祕。在他第二次的出獵，他殺了一隻少壯的熊，快要長足了；在第三次出獵，殺一隻大雄熊和他的配偶。他照例出去三天或四天，雖然一次在外面冰地上住上個把星期時於他並不是反常的。他老是在這些出獵時候拒絕別人同行，那些人驚愕了。「他怎樣打獵的呢？」他們彼此詢問着，「他從不帶一隻狗去，而狗也是這樣大的幫助啊。」

「爲什麼你只獵打熊呢？」克勒許廣有一次鼓足勇氣問他說。

紀許給了恰當的回答。「誰都知道熊身上肉多啊，」他說。

可是在村裏也有講到巫術的話。「他用魔鬼打獵的，」有幾個人辯說，「因此他的狩獵得了酬報。除了他用魔鬼打獵之外，這怎麼會是別的什麼呢？」

「也許，這些鬼，不是魔鬼，却是善良的鬼呢，」別的人說，「大家知道，他的父親是個了不得的獵人。不會他的父親同他一同打獵，他纔能到達絕境，獲得忍耐，懂得門徑的

吧？誰知道？」

無論怎樣，他的成功總照樣繼續着，本領較次的那些獵人常是忙着搬運他獵得的肉。在肉底分配上他是公平無私的。正像他的父親在他之前做過了一樣，他看明白那年紀最高的老婦人和那年紀最高的老人得到了公平的份兒，爲他自己只留着他所需要的一些。因爲這個，又因爲他當獵人的功績，大家都尊敬着他，甚致敬畏着他；還有着舉他繼續克勒許廣做會長的言說。因爲他所做過的那些事績，他們切望他重又出席會議，可是他永遠不來，他們是恥於去邀請。

「我存心要給我造一所居處，」他一天對克勒許廣和許多獵人說，「這應是一所敞大的居處，益紀加和我能舒適地住在這裏面。」

「哦，」他們莊嚴地點着頭。

「可是我沒有時間。我的職務是狩獵，狩獵佔去了我全部時光。所以這正是公平的，村裏那些吃我肉的男人女人給我建造居處。」

那居處就此規模宏大地建造了，甚至勝過了克勒許廣底住所。紀許和他母親搬進了這裏面去，這是在包克底死亡之後她所享受到的最先的幸福。對於她還不僅是物質的幸福，因爲，靠了她驚人的兒子和他所給與她的地位，她漸漸地被人看作全村裏的第一個婦人；那些

女人都來拜訪她，請求她的忠告，採納她的卓見。當她們之間或和男人們發生了爭執的時候。可是，這是紀許底驚人的狩獵底神祕在他們心中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一天烏格勒克當着他面拿巫術底話責罪他。

「我們告發你，」烏格勒克自以為知道了地說，「你和魔鬼來往，因此你的狩獵得了酬報。」

「那肉是不好的麼？」紀許回答說。「村裏有一個人因為吃了這肉而害了病麼？你怎麼知道這與巫術有關係呢？或者，僅僅因為那苦痛了你的嫉妬，你惡意地胡亂猜想的吧？」

烏格勒克失意地退去了，那些女人當他走開去的時候譏笑着他。可是在一天晚上的一個會議裏，經過了長久的考慮，議決遣派探子去跡隨他當他出去狩獵的時候，這樣他們也許會懂得他的方法。於是，在他下一次出獵的時候，獵人中最出色的兩個青年，卞和彭尾隨着他，留着心不給他看見。五天之後他們回來了，他們的眼睛腫凸着，他們的舌頭咋抖着講他們所看見的事情。趕緊在克勒許廣底家裏召集了會議，卞講起那故事來。

「同胞們！遵照着命令，我們跟着紀許底足跡趕着路，我們機巧地走着，這樣他纔不會知道。在那第一天底半路上他遇見了一隻大的雄熊。這是一隻非常大的熊。」

「再大沒有的了，」彭證實說，他自己接了下去。「那熊還不想鬥打的，因為牠轉向別

處去，慢慢地在冰上走開去了。這個我們從那海岸底石頭中間看見的，那熊走向我們這裏來了，在牠後面紀許來了，一點都不怕的。他在那熊後面喊着粗暴的話，揮動着他的兩臂，發了許多聲音。於是那熊發了火，後腿立在地上舉起了身體，吼着。可是紀許正對着那熊走去。」

「是呀，」卞繼續講那故事。「正對着那熊紀許走了過去。那熊也向着他跑，他就跑了開去。可是他一面跑一面投下一個小圓球。那熊停了步，嗅着小圓球，隨即吞了下去。紀許繼續着跑開去，繼續着投下小圓球，那熊繼續着吞下這些小圓球。」

狐疑底驚嘆和呼號發出着，而烏格勒克明白地表示不相信。

「我們親眼看見的，」卞證實說。

而彭——「是呀，親眼看見的。而這繼續着直到那熊忽然立直了，痛苦地大聲呼號着，瘋狂地舞抓着牠的前爪。紀許繼續着在冰上跑開去到一個安全的距離。可是那熊一點都不注意他了，全副心神對付那些小圓球在他肚裏所發作的不幸。」

「是呀，在他肚裏，」卞打斷了說。「因為牠的確抓牠自己，在冰上跳來跳去像一隻做把戲的小狗，可是從牠咆哮，號呼底格式看來，這是顯明的，這不是把戲而是痛苦。我從沒看見過那樣一個情景！」

「不錯呀，從來沒有看到過那樣一個情景，」彭接住了話。「而且，是那樣的一隻大熊啊。」

「巫術，」烏格勒克提出說。

「我不知道，」彭回答說。「我只講我眼睛所看見的。過了一會，那熊漸漸地力弱而疲憊了，因為牠是非常沉重，牠跳來跳去用了過度的狂力，牠沿着那海岸邊的冰跑遠去，慢慢地向左右搖着頭，幾次三番地坐下來呼號叫喊。紀許跟在那熊後面，我們跟在紀許後面，我們尾隨了那一天和三天。那熊力弱了起來，從未停止過因痛苦而發的呼號。」

「這是一種魔術！」烏格勒克喊說。「當然地這是一種魔術！」

「這會是魔術。」

卞救助了彭。「那熊亂跑着，一刻兒這一條路一刻兒又那一條路，折回來又折回去，繞着圓圈兒，所以到最後牠是靠近紀許第一次遇到牠的那地方了。這一回牠是十分病弱了，那熊，不能再爬遠去了，於是紀許走近了來，刺牠到死。」

「以後呢？」克勒許廣問說。

「以後我們就離開了剝着那熊底皮的紀許，奔跑了回來，覺得那殺熊底新聞應該通報的。」

那一天底下，女人們搬運那熊肉進來，同時男人們都聚坐在會議場上。當紀許回來時，一個使者被派到他這裏來，請求他到那議場上去。可是他給了回音，說他肚皮餓人又乏了，還說他的住所又敞大又舒適，能夠容納許多的人。

那些男人好奇心是如此地強烈，全體會議的人，克勒許廣打頭，都立起來走到紀許底家裏去。他正吃着，可是他有禮地迎接了他們，依照他們的品級請他們坐下。益紀加驕傲着，繼續地亂了主意，但紀許却非常泰然自若。

克勒許廣背了一遍卞和彭所報告的話，在它底末了用莊嚴的口吻說：「所以，啊，紀許，要你解釋你狩獵底方法，這裏面有巫術麼？」

紀許望着上面笑了。「不，啊，克勒許廣。通曉巫術底任何一部不是孩子底事，我關於巫術什麼都不知道。我只是想出了一個法子，用了這法子我可以容易地格殺冰熊，那就完了。這是思想術，不是巫術。」

「那麼無論什麼人都可以的麼？」

「無論什麼人。」

有着一次久長的默靜。那些人彼此面面相覷，而紀許繼續着吃。

「而……而……而……而你，啊，紀許，你肯告訴我們麼？」克勒許廣終於用顫抖的聲音

問說。

「好，我告訴你們。」紀許吮吸好了一根髓骨，立了起來。「這是非常簡單的，瞧！」他拿起一小根薄薄的鯨魚骨頭給他們看。魚骨兩頭銳利如針尖。他小心地把這小骨捏成了圓圈，直到它在他手中不見了。隨即，忽然把它放鬆着，它重又挺直了。他拿起了一塊鯨脂。

「所以，」他說，「拿一小塊的鯨脂，這樣，這樣，把它弄一個洞。那就把這鯨魚骨頭這樣，捏得緊緊地，擺進這個洞去，另一塊的鯨脂塗滿了這鯨魚骨頭。那以後，把這擺在外面，在那裏它就凍成了個小圓球。熊吞下了這小圓球，那鯨脂溶化了，那鯨魚骨頭兩個尖頭就挺直了出來，那熊就病了，當那熊病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哪，你就拿長矛來刺死他好了。這是非常簡單的。」

烏格勒克說「喔」！克勒許廣說「啊」！個個人都照他自己的說法說了些什麼，而大家都懂得。

這就是紀許底故事，他在許多年之前住在那近北極的海底邊上。因為他運用着思想術而非巫術，他就從那最窮賤的地位躍起到做他村落底會長，而在所有他活着的那許多年間，據說，他的部落是興盛的，寡孀和弱者都不因為沒有肉吃而在夜裏大聲號哭。

父親

法國莫泊桑著
王墳譯

—— 父 ——
他是一個民衆教育館裏的書記，住在鮑的諾萊的。每天坐了四輪馬車到巴黎，對面坐着一女子，後來互相發生戀愛了。

她也雇傭在店裏，而且每天就在同時進去辦公的。是一個面色微黑的女子，眼睛更其暗得好比象牙皮色中的黑斑點。他常才她走到街路的一角上，大概趕着脚步去搭車，馬未踏穩她已跳上去。於是進車廂，坐下，望到她周圍。

—— 親 ——
當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候，弗蘭庫哀·坦西歐歡喜那個臉。人，常常會得碰到一個意想着要去趁着不備而摟在自己懷裏的女人。這女子，似乎就能撥動他的弦，他的那種在心靈深處養成於無意間的愛。

他有意釘住她，也不是顯出他粗暴，她就困惱而羞慚了。他見到，想把視線快移開；然而他的眼睛，仍然在無意間時時緊釘着，雖然自己要望他處；因此，不數日，他們在不語中早已了解到一切。他有時見到車廂全擠滿，于是把自己座位讓給她，到外面，實則對於這

事也有一些掃興的。這當口，她已能在他面前表示一種微笑的謝意了，縱然她常把臉龐沉到那副在她以為太誠懇的臉以下，然而對於這副臉龐的望着她則也並不惹厭的。

結果，他們談話了。友誼在急促中進展着，每天的半點鐘密語，對他真是一生的最有味的時光。他把多餘的時間化費在幻想她上面，辦公時也竟繼續着欣賞她的幻影了。他給一種飄浮而不忘的回憶侵佔着，迷惑着，牽連到一個心愛的女子，因而他想假如能夠得到她，在他真是使自己可以瘋狂的愉快，甚至駕乎人們的置產以上。

如今，每早她可以和他握手了，而且他能保持到觸覺的感性，及她的小指壓着他時的回憶直到第二天，甚至他能想到在他手掌上殘留的痕迹。所以他總是渴望着這個短時期的馬車行，對於星期日反以為是乏味的日子了。無疑地，她也愛他的，因為在一個春天的星期日，她答應他第二天一同出去到一個拉飛底飯店裏去用午餐。

二

她先在車站上，使他大驚奇，但她說：『在我走之先，我應得向你申說幾句話。還有廿分鐘，我想儘夠讓我說話的。』

當她掛上他的臂，她發顫，臉色變慘白，望着下面又說道：『我不願你欺騙我，而且也』

不願你和我一同去，除非你發誓——不做——不做一切——一切不正當的事。」

她立刻好比罌粟花一般的紅暈了，不再說什麼。他也不懂得怎樣去回答她，因為他既愉快而失望。當然，假如他已知道她的品性是端方的，或許還要少愛她，但是得到那風情的賣弄，又是怎樣的美感和喜悅呵。

見他不說什麼時，她又用一種忿怒的語氣說話了，眼裏蘊着淚。「假如你不允許我一直對我很尊重，我一定要回家了。」于是他很柔和地緊摟住她的臂，答：「我允許，你隨着你所歡喜的事做去吧。」她心裏因而釋然了，微笑着問：「真的嗎？」他看到她的眼，又答道：「我可以賭咒。」「現在你可以拿票了，」她說道。

爲了車子全擠滿，所以他們在旅途中沒有說過一句話，當他們到了拉飛底飯店時，人全走向西納去。這太陽，耀在小河樹葉同花草上，好比反映到他們的心，他們便在河濱手攜着手地走，看着大隊的魚羣游近到水濱，心裏充滿了快愉，彷彿在騰雲着而向前進行。

到後她說：「你想，我是何等蠢笨啊！」

「爲什麼？」他問。「像這樣走出去，一直跟着你。」「當然不；這很自在的。」「不，不，這個對於我是不很自在的——因爲我不願我有錯過，而這個分明是使女子墮落的。但是假如你知道這個是卑劣的，每天如此，一月中的每一天，每年中的每一月。我只有一个母親

同住的，然而她因為有到困難處，所以不常開懷的。我總要使她忘了一切而笑，却未必能每次都成功。因此，我以為雖然你可以不掃興，我却是來得很錯的。」

替代回話的，是他的吻；他很親密地吻了她最靠近他的耳朵，但在一種急速的動作中，她是掙脫了，很忿恨地喊：「哦！弗蘭庫哀先生，想想你方才發的誓！」他們就轉身入拉飛底飯店裏。

他們在小小飯店用餐的，這飯店是很低，差不多葬在河邊的四棵楊樹下。這空氣，這熱度，這些白的酒，這些混雜的感覺，使他們靜寂了；他們的臉是薰灼着，心裏感到大壓迫；但是吃了一杯咖啡後，他們又恢復過熱情來，過西納，沿河，走向弗利旦村去。忽而他問：「你的名字叫什麼？」「璐嬌娜。」「璐嬌娜，」他重複說一遍也就不睬了。

這女子摘着小菊花，做成一大束，他使用勁的歌唱，好比一只小馬蹲在草原上一樣的無拘束。靠左，則有一片長着蔓藤的斜坡連到河。弗蘭庫哀停止了，不動且驚訝：「哦，看那邊！」他說。

蔓藤的盡頭，全個斜坡是給深蓮色的野花鋪蓋着。這是紫的木！一種大的花地毯罩住整塊地，引伸到村的梢，有到二哩多。她也起立了，且驚訝且喜悅，低說道：「哦！何等美麗哪！」經過這片大草原，他們跑向那個好看的小山，牠是每年要把丁香花供給那挽着車子

過巴黎的賣花人。

在樹木下，通有一條路，他們就走這條小徑了，當他們到一處清淨地方時，坐下了。

一羣的小蠅飛繞在他們身畔，作着嗡嗡的微聲，而一個清淨天空中的太陽，照過綠的草野，又從一片花草的林中吹來一縷強烈的氣息，是芬芬的氣息，是萬卉的氣息。

遠遠地響着禮拜堂裏的鐘聲，他們便柔順地摟抱了，也不知其他除了接吻，于是平躺在草地上。但是她立刻回後到自己，只爲一種大不幸的情感支配着，因而將臉龐伏在她兩手間悲哀地抽泣着。

父

他去安慰她，然而她只要立刻回到家；她急促地走着，一壁說：「天啊！天啊！」他對她說：「璐嬉娜！璐嬉娜！讓我們就在這裏歇息吧。」如今她的臉蛋是紅了，眼睛是陷下了，及後他們一同走到巴黎車站時，她離了他，甚至沒有說「再會」。

親

三

第二天，當他在馬車中遇她時，她態度是變得疏遠了，對他說：「我要對你說；我們到鮑利淮下車吧！」

他們一到街砌上，她問：「我們一定要分別了；我也不能再見到你。」爲什麼？」他問。

「因為我不能；我是有錯了，但我不能再如此。」

于是他用愛情的解說懇求她；然而她堅決地回絕道：「不，我不能夠，我不能夠。」他越說越興奮，甚至允許着她要結婚，但是她仍然拒絕而走去。

他已一個星期不見她。他不能去找尋她，因為不知她地址，他想她已完全把她失落了。第九天，他的門鈴發出響聲來，而他一開洋門時，她在那裏了。她把自己擲入他的手臂裏，且再無抵抗，如此三個月，他們是對好朋友。到後，對於她的絮語，他也覺得討厭了；因而他只想到一件事：找一機會就和她破裂，可惜他做不到，也不會做，不會說什麼，祇怕着暴躁的結果，他就決意走這條路：某一夜，他竟遷居而隱起了。

打擊既厲害到不再找那拋棄她的人，她在母親面前跪倒了，申說她不幸；幾月後，一個孩子也已生下來。

四

幾年又過去，弗蘭庫哀·坦西歐只是老了些，其他全不變。他過着一個辦公室書記的單調的生活，毫無希望。每天，他在一個不變的時光下起了身，走過街，經過看門人，走進辦公室，坐下椅子，做工作，一切全在不變中。他單獨地在世界上，日中混在一羣同事間，晚

士又進房裏去；他總是以每月一百塊錢作抵抗生活的用途。

每個星期日，他總到巴黎游樂場去走一趟，看看文雅的人，車輛，以及秀麗的女子；第二天他就對一個同事說：「昨天，從鮑愛斯。第鮑隆回來的車輛真是好看哪。」某一日星期日晨，他到蒙休公園去，裏面有母親和保姆坐在路旁邊，看着孩子玩，忽然弗蘭庫哀·坦西歐上前走去了。一個婦人攜着兩個小孩行走過，一男孩有十歲，一女孩有四歲。就是她。

他又走了一百碼路，在一條凳上伏倒了，爲緊張的情緒而壅塞着。她已不認識他，所以他又回過來，想再見他面，她坐下，一男孩很靜寂地站在她身邊，一女孩則弄着沙泥的城堡作嬉戲。這是她，這自然是她，但她仍舊保留着少女的相貌，衣着雖簡單，而看去則既泰然而又嚴肅的。他從遠處望着她，因爲他不敢走近去；然而那男孩抬起他的頭，弗蘭庫哀·坦西歐覺得發顫了。這是他自己的孩子，毫無疑義的。當他望着他時候，他相信會從數年前拍的一幀照片上認識的。他隱到樹背後，候她走，然後好跟她。

那夜，他不會睡。孩子的影象糾纏他。他兒子！哦！祇要他能確知道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呢？於是，他到她住宅去訪問了。他因而就知道，有一個人格高尚的鄰人體味到她苦楚而娶了她；他明知她所犯的過而仍然娶了她，甚至承認到弗蘭庫哀·坦西歐的兒子作爲自己的。

以後，他每個星期日總要到蒙休公園去，因為常常可以見到她，而且每次總有機會發瘋的，想去抱他兒子在懷中，吻他，偷了他遁逃了。

在一個繆夫的孤寂中，他是困惱着，也沒有人維護他，并且受到心靈方面的凶戾的痛責，做父親的心情湧現而悔恨，渴望而嫉妒，只需要一些先天所給與的對於自己兒子的愛。最後，他決定要作一失望的嘗試，在她走進公園後，過去和她說，立在路中心，臉變蒼白唇發顫：『你不認識我。』她抬起眼，看看他，發出一聲恐怖的驚嘆，拖着兩個孩子匆忙地跑開了，而他則回家去大哭，無可安慰。

他不再見她又有些個月，但他是日夜受着苦，因為他已是父愛的俘虜了。假如他能親到他兒子的嘴，他覺得死也愉快的；他想作暗殺，做任何勇敢而危險的事。他寫給她信，沒回答；寫到二十次，知道她的堅決是無可變動了，於是又失望地決意寫給她丈夫一封信，在必要時甚至預備吃手鎗。他的信，只有下面這幾句：

『先生，你一定很看重我，但我是何等的薄命和憂鬱，因為我的唯一希望是在你；所以，我敢胆請求你允許我有五分鐘的會見。』

『謝謝，……』

第二天他接到那回信：

「先生：我希望你在明天，星期二，五句鐘來。」

五

當他走上樓梯時，弗蘭庫哀·坦西歐的心房是如此緊跳着，在樓梯中也不知停頓了好幾回。胸間是好比有幾條野獸在奔跑，有到很笨重而振耳的噪鬧；他呼吸也困難，只能扶着欄杆防跌落。

父

到第三層樓，他按了按鈴，一個女傭來開門，他便問：「弗蘭米爾先生是住在這裏嗎？」
「先生，是的。請進來。」

親

他被攙領到會客室；一個人候着，如在災難中般困惑着，直到一個人開了門走進來。這人是軀幹碩大的，極莊嚴，穿着黑色大禮服，用手指了一個座位。弗蘭庫哀·坦西歐坐下了，哽咽着說：「先生——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曉得我的名字——你是否——」

弗蘭米爾把他話頭打斷了。「你不要說牠了，先生，我是知道的。我妻子曾經對我講起過。」他用一種威嚴的語氣說着話，這好人是要想做得嚴肅的，而且這人是莊嚴得值得尊敬的，弗蘭庫哀·坦西歐又繼續說：「是的，先生，我要說的：我悲哀得要死了，又悔恨，又羞慚，但我只要一次，祇要一次去吻——那孩子。」

弗蘭米爾起來按了按鈴，而當那僕人進來時，說：『帶路易來。』她出去後，他們面對面，默無一語，也沒有什麼可以說的話，只是守候着。一忽，一十歲孩子衝進房來了，走到那一個他所信爲是他父親的一個人；但見了客人他即停住，弗蘭米爾吻他，又說：『現在，我親愛的，你去同這位先生接過吻。』於是那孩子即刻走到客人面前去，望着他。

弗蘭庫哀·坦西歐起來了。他讓他的帽子墜下來，而且預備着在望他兒子時自己要跌倒的，弗蘭米爾則在喜悅的情感下，背過臉，朝着窗外看。

孩子倒候得奇怪了，仆身去拾帽子給客人。於是弗蘭庫哀把孩子抱在手臂中，在臉上用勁吻；在眼睛上，在頰上，在嘴上，在頭髮上；這孩子，見這熱吻的頰仍也有些驚惶了，想迴避他，轉過他的頭，用小手推開那人的臉。倏然間，弗蘭庫哀·坦西歐把他放下了，喊：『再會！再會！』他匆匆地衝出那房門，好比一個賊。

晨 (續)

美國辛克萊作
王墳譯

第三章

和平到底是到來的，南方可並不能和平呢。一片廣漠的區域雖爲聯邦所爭勝，但在國會的議事廳上，南方依然要爭持一次的。並不著名的惠爾摩忒但書彷彿一種脅嚇般在她面前懸掛着；廢除奴制的信徒成羣地宛如遊民一樣起事了。人家懷疑他們背着墨西哥和平代表的頭，私下裏把新地方的奴制，訂約而取消；假如這些是事實，那是罪不容赦啦，因爲美國代表屈利斯忒是一個阜琴尼亞人，曾以不朽的話宣佈道，如果這境界的「區域有十倍大的價值，且蓋着一尺厚的金」，在這種情形下他也不願容納的。

戴維斯參議員如今在華盛頓，處事雖甚謹慎，却暴躁。他學到了世故，跟着卡爾項，很剛毅地說，憲法員不給國會以褫奪蓄奴者公權的權力。初次的爭端，便在准許奧列剛的草案；密西西比的參議員并不想到黑奴會到奧列剛，然而這主張又很危險咧。在臨溪別墅的代表看到他的講辭時，全詫異到其他的份子仍能繼續地不給說服的。

一八四八年又輪到總統的選舉，在民主黨的會議中，也有同樣的爭執，是給阿爾拜摩的英雄威廉弟楊珊所煽議。他非但否認國會的排奴的權力，且否認到各地立法部的效能——和以前有點差別了。在自己的省裏很能廣佈那主意，但從會議回來後却是困惑了——南方的人還沒有覺醒自己的危急。民主黨人自然躲避這主張，而臨溪別墅就推舉自己的英雄——坦曼將軍——他是沒有主義的候選者，然而南方的人，也是參議員戴維斯的岳父。

一年又過了。不論在家或在外，人們總很貫注而不耐煩地討論這問題。後來，事實漸漸的明顯，南方人知道可怖的惠爾摩忒但書，阜琴尼亞的立法部既贊成，也要不顧一切而堅持到底的——雖然在國會中通不過，在各省自己却要實行了。按着，加利福尼亞省裏發見了金礦，於是破天荒的混亂又起來。一年中只是一片墨西哥村落的荒地，第二年却是十萬人口的社會了——全是廢除奴制者！

國會並不為他們設立起政府，他們自己組織的；如今他們要求為省分，草就的憲法是禁止奴制的。從世界各部到來的礦人，多數是不去用黑奴，他們以為雖然南方人在爭奪牠，自己已是永遠不放南方人踏進金礦的區域。意見既明顯，公論便迅疾地嘩然。各省的立法部都有所決議；密西西比的會議在秋季，而卡爾項也佈告南方諸省的會議期，在春季召集於納盧惠。

國會在十二月召集，一切的思想蠟聚了。南方人對於坦婁將軍的希望，大家知道已徒然；他贊成准許加利福尼亞，因為他說自己的女婿比賣國賊總好點。國會召集時，三星期中只選出了一位講演者；然後是無窮的爭辯和挑戰。惠爾摩忒但書又討論，奧海渥的吉廷斯堅請人類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喬其亞的屈羅潑都督却建議，他的一省要到華盛頓去解散那政府。這些是在某天早晨愛倫得到的要訊，當他父親支着手杖，跛行進房來，把他拖在膝邊說，「孩子，我們到北方去。」

愛倫只能瞪着眼睛屏息了。「爸！」嘆口氣。

父親重復地說道，「我說我們到北方去。」

「誰啊，爸？」

「你和我。」

愛倫還有軍隊的影象的，他問，「爸，爲什麼？」

答道，「我們到波士頓去過生活；」這房間對於這孩子彷彿有點不穩了。

蒙坦古軍長說，「我從沒有和你說起過；我想等我確定。第一是身體；醫生對我講，

除非換氣候，我是不會愈癒啦。而且，你也知道的，孩子，你還要讀大學呢。」

「我不高興進楊基的大學！」愛倫躁着說。

「你總要到任何一處去的啦。」父親微笑道。「這裏並沒有大學；你記得一個舅舅和舅母和許多表兄弟們全在波士頓。」

孩子又喊，「廢除奴制者！」

「孩子，我希望他不是的；雖然自你的奧底斯爹過世後，我從未聽到他們的消息——愛倫，還有商業上的事與計劃相合的。漢彌爾登叔叔和許多的鄰家都以為我們如果躉買供應的物件，一定還要好，而且他們要我去設法一個直接販棉的市場。當然，每一樁事都有目的呢。所以你既然十二歲，就配進大學了。」

愛倫問，「我們到什麼時候去？」

「兩星期間吧。我們打陸地走，先到華盛頓停一會，看看那邊的情形什麼樣。」

愛倫望上他一眼，昏昏然。在他生命的過程中，以前是從未想到要離去臨溪別墅的。

「爸，好的，」他說，說時哽住了一口唾沫；「我想我歡喜到北方去。」

但是假如他真是歡喜的，那末當他出去幾分鐘，碰到一個披髮的小黑人，穿着第一的密西西比的小販模樣的破制服——裘利旁阿納克西明，他自己的「隨身僕」——為什麼他伸起手臂拘住頸項而大哭，弄得裘利旁阿納克西明非常恐怖呢？

第四章

這是一八五〇年二月廿二日的下午，臨溪別墅中有些舉動了。假如你從上面看上去，那一定以為一羣黑蟻在上面；不但是別墅中的家役，並且有來自好夜，梅蓀斯和印底茜斯的人；他們穿着漂亮的衣服，由總管事潘利克爾斯帶領着，在草地上來往的飛奔，往昔是從未有過的。

先說一隻小平臺，周圍有四只桌子，排成一個半圓形，外邊的一隻有到一百尺周圍，恐怕歷史上沒有這樣大的嘍。這上面鋪着雪白的檯布，放着盆子和碗盞，刀和叉；到後來，笨人也知道這是設宴的張羅了。

他們搬運東西，彷彿沒有窮竭似的——大瓶的花，和冷藏的大碟，都很慎重地遮蓋着，每一樣有一個黑奴撲趕着飛蠅。一邊，一隊的農夫一捆捆的載着長的木料，在四周堆垛。但是還有許多人在樹上繫燈，或從屋後的幽僻貯藏室中搬運長凳。

其間也有孩子們雜着奔走，興奮之至；有時，他們中的愛倫停住了向旁張望，則有一陣薄霧，泛過他眼前。後面馬棚的近傍站着坦婁鐵李斯，洗刷家裏的車輛；當着宴會已過，野火已盡，愛倫被帶走了——離去臨溪墅——要多少時候，到什麼日子，誰能夠告訴他？

有幾個早到的男女賓客，在陽臺上絮語而瞧着慌忙的景色。楊珊先生是最受孩子歡迎的一個，是有名的演辯家；他們都鬼鬼祟祟地望他，却都顯出驚愕的態度。老實說，他是一個公明而樸素的人，矮小身材，說話時非常謙卑，但多數還是緘默，朱唇緊壓，臉龐盡是嚴肅的表情。他在人家一不留意時便漫步開去，愛倫看見他反叉着手，低倒着頭，徘徊於林叢的前面。他而且爲父親賭東道，實在不懂得爲什麼一定要差人出密西西比去作效飲時的演說。

太陽向西沉下，賓客陸續到來，有的已整天騎過了馬；那時候桌子上差不多鋪着神祕，近着火爐的兩柱中間，挂了隻全牛全羊，和一串火鷄。月光照耀當空，草地和陽臺上充滿着人羣的生氣——一千吧，你也許說。燈已燃，火已爆裂而發光燄；頃刻如同白晝；烤肉的香味排佈空間。在遠處唱着黑人的四行詩，在歡笑和沉醉中你不時可以聽見情歌的音調，重復地詠奏——

「我的軀體雖然埋入黃土，

然而我的靈魂依舊前行！」

在大宴舉行及招賓客入席前的一少時，從「大宅」中魚貫地走出一列侍者，擎着冒烟的碟子；將大牛橫上桌子，四脚朝天。十多個宰割者一齊動手；一轉瞬間，已成俎上肉了。

饗宴，雜着歡笑，調謔，叫喊和侍者的奔走正在舉行。臨了時你可以看見每桌上有到一

大碗五味酒；宴客一個個將刀又放下，侍者將碟子端了出去——每個人退後坐着，準備晚上的正席——不息地喊着：「講！講！」

後來，主人漢彌爾着（和他別離的哥哥是此次的上客）起立。歡笑和戲嬉——各人都是他的知己——安閒和從容，他先表示了歡迎的誠意，斥責阻斷的厭事，并講故典與說當地事務的深奧的暗示——總之是無限的快愉。當時在密西西比地方的人都能夠講演；他們沒有戲院，沒有音樂會，也差不多沒有書本——他們有的是口才。

到後來講演的人變得嚴肅起來。景色極美麗，酒味也極佳，因為照他自己的方法釀製的；但是在前面的黑暗中迷漫着不敢思索的震怖——在他認識的每個歡顏背後，都潛伏着一種隱匿的驚駭。假如誰要把牠們藏狙，那當然可以，然而智慧并不允許這種事；總之，南方已入死地，只有這裏是指迷的南針。他已作一度長的旅行；全神貫注地等待着；他們却在他的講述下，給他處理：今夜的講演者也是南方的講演者——威廉郎弟楊珊先生！

於是愛倫注視着的那個安靜的人慢慢地上臺了，靜候着熱烈的掌聲停住，環顧四周，容受聽衆。一羣一羣的不速之客，雜着黑人，圍成一個大圈，頻頻向火光處擠攏。

然後他慢慢地却很清楚地啓講，人們立刻往前坐下——那聲音，哦，是何等的聲音！既清楚，又震動，又圓熟，有如凡啞林的鳴奏般將你縛住；牠能刺入你靈魂的深處，牠能使你

的指節都抖動。這個安靜的人，雖然並無什麼的動作，却能執住你整個，他要什麼，你就會跟着他。

這裏將宇宙的神祕展開，事實的隱處坦示。到底有許多感覺敏銳的人，能夠發現到萬事的緣因。你可以看到你從未見過的——一切黝暗的全可以瞧清——不但是現在，還有陰黑而寂靜的未來。你對着那副不可思議的臉子，望得久了——但如今却立刻變成充滿了意義的東西！

然而將來是什麼；這光景又什麼迅疾地駭你了，因而你把你的指甲鑿着你的手掌！又什麼迅疾地使你懷恨，因而你有失望的叛逆——并且你何等瘋狂地擯棄了安逸——却和罪惡作一番有力的格鬥！當着這種遭遇在世界上運行，而你却安閒地坐在筵席上，這是何等慚愧的事！

你知道文化有兩類：一種是作工的白人的——農人，工人和水手；另一種是並不作工的上流人的，他們雇着僕役，種着田地。這兩種文化，自己既有發展的餘地，自然平安地度過了兩代；然能到今天，他們已把自己的界限充滿了，就立時相接觸！你可以調和，你可以衝突，但你總免不了見到他們中間的無可挽回的戰爭！你找不到其間相同的理論——一邊的生命却是另一邊的死亡。一邊是農業的，另一邊是實業的；一邊需要土地，一邊是貿易；一邊

在鬥爭中生存，一邊却平靜；一邊是保守，而另一邊是十二分的激烈。所以當那兩種勢力在政府中遇見時，你便瞧到牠們鉤住了；且有厲害而迅疾的衝突，最後，一邊是倒了。一經打倒，那可完全給壓服。也沒有第二個機會，因為勝利者的腳踏踏着你的背。此後，政府的政策便是作主的政策了，且漸漸地將另一派的實權剝削掉。

「南方的民衆們！南方的民衆們！」講演者再不能安靜了——光燄騰上他的臉，感情制住他的態度而露在言辭中。「南方的民衆們，聽我啊！」他舉起他緊握着的手，聽衆在一種緊張下向前擠上了。「那時光已降臨于你們——你們如今正面着牠！那時光在消逝，也許已過了你們也不知道！」

他稍停，你可以聽見人們的喘氣；于是他的聲音又沉下，他們也釋然地坐到背後一點去了。再在安靜的體態間他指出各節的理由。譬如這裏有一個幅員廣大的民族，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還豐饒，有着一種天然物產的專利——棉花，掌住世界的權。當然他們是十二分富裕的啦；哦，然而財富在那裏，今夜坐在這裏的人的財富在那裏？他有土地和工作，是的；但這些只是財富的工具。而且，贏利呢——贏利在那裏？每年到紐奧蘭去買了生活的供應品，却從那裏來的？從北方！他不能夠從最賤的地方去買來——却一定從北方！因而北方有一種爲「鼓勵內地實業」而設的稅率！南方的實業是什樣？南方也沒有什麼實業的，也沒有人知道實

業的！把手插進口袋，付了雙倍的價錢，還要去鼓勵北方的實業！所以北方的報紙，驚奇着自己的興旺，和自己從歐洲過來的移民——全給南方所鼓勵，從事於實業的！

誰都意想不到這樣的譏諷；講演者真不是人而是神吧，從天上下，在端莊的體態中將一切虛偽者的面紗揭破了。北方人對於這些民衆的輕視，和嘲笑，是何等底深刻！他，那講演者，已從國會中告退，因為他不願和同僚共任事——以爲是黑暗時代半野蠻的遺留，并且永遠地可以從統計中證出你們的卑下。北方有更多的大學，書籍和教堂；牠們彷彿間列在被南方鼓勵而起的工業中間！當他知道自己所獲得的成功時，何等的榮耀怔忡着南方耕種者的心胸——他所鼓勵的實業已漸漸地發展到可以打倒那般提倡的人了！

再看！你們的提倡實業，已歷一代，帶了幾百萬的外國人來到北方，直到你們的錢不能支持那些羣衆。那末，什樣？你們南方人便需要更多的區域和接一回戰。一共化費了九千萬洋錢；你們輸入的省份付了六千萬。你們而且捐了私有的財產——你們犧牲了你們的血。北方人不高興打仗，見你們建議就要吐罵和侮辱了；然而如今是勝利，這裏是土地，而北方人要的是土地！你們說他們不會得到的——呸！你們是傻子，他們在你們睜開眼睛之前早就得到了。這裏是你們所「鼓勵」起來的一簇蟻集的人民；步行了兩大洲，航過了兩大海，且彷彿飛渡了天空。總之，那裏就是了！那是選出你們的！你們，你們的奴僕和你們的文化——那

是選出你們的！很溫柔地注視着你們，詢問着是否全很正式而合法的。

當你們駁論的時候也如此。北方人告訴你們，「只有一省囉。」是的，但是他們太太謹慎而把計劃宣佈得太快了。這裏有一片廣漠的區域，依然在危殆中，他們却要制出法律來禁止你們的入境！幸而在參議院中你們也有同等的票數，他們不能通過那法律。然而假如再給他們一省呢——他們便可以把持議院了！

正在這時節，參議員克雷的所謂講和條件披露在國內；講演者都去誹謗牠。北方人大聲地喚着——但是他們是不怕的！他們已經得了加里福尼亞；其他管麼呢？他們想給南方人一種逃奴的法律案——在任何方便下可以取消牠，可是從沒有施行過。南方人是允許他們這樣做，因而可以收回十萬塊錢的財產；否則要把一個價值無數的省份放棄了！如果在加里福尼亞如今還准許逃奴的話，那末，紐奧蘭的市場中，一頭黑奴要值五千塊；他們肯放棄的！他們把自己的統治權都放棄——放棄了戰爭！

這人彷彿一個音樂家玩着樂器般把玩着聽衆：有着巧妙而圓熟的言辭，有着神韻的語音的響亮，却很少整作出來的臉相，他把他們噓拂着情緒的全部——驚怖，忿怒，侮慢和淚流。他把自己所忍受着的陵辱深刻地畫出——他彷彿風浪鼓起海洋般激動着他們；他抓住了跳躍的狂濤，把他煎熬到暴憤而爭鬥。他找到了一種鳴奏於他們靈魂深處的音弦，便不斷

地鏗擊着——人們給與的下劣的污辱。「可鄙！可鄙！可鄙」他咆哮着，直到他們大聲的嘲笑。他又指出那些囚籠着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覺得咽喉的攔握，而你也可以見到你面前的人，都是灰白了嘴唇，震慄着臉子。他所禱着征服英人的祖先的神魂和幽鬼，人們的精靈才釋然爲聖明所撼震了。

他的呼喚是：「立刻去挽救那危機，準備着戰事——在懸崖的峭壁上掙到你自己的立足點！用一種暴舉去對付北方人滋擾！使他們知道那次破壞你們民族平等的行動——無論他們什麼去詭辯，無論他們什麼去飾詞——總是締約的終止，和南方人被逼的棄去。你們說，你們可以等待而隨時退出的——然而不能夠！你們在聯邦中一日，則事情就更爲難，而蠶食你們能力的權勢就更強大，且更不願你們放走了！」

「不是過去，却在目前！將來是有無限止的成功希望。站着注意你自己的喜好，你看北方的遭逢不再使你們驚擾啦。你們的南部是些王國，你們曾經戰勝過的，當然還能戰勝哩。古巴，中美州，和其他的陸地——沒有一處的人民，能夠抵禦你們王權的伸展！」

講演者泛着這樣的幻想，內心是緊張到極度了；幽景展在他面前，聽衆都感到小鹿的狂躍，而覺得他是一個偉大的人。出神的講演者，這時忽然的轉過身，張開他手臂，振作他喉音，對那壯舉的皇后，衆愛之神說——南方人，南方人！她於是突然地而神祕地升在他們的

面前——生就星斗的彩耀和神明的絢爛——散着清晨的光輝，唱着可愛的歌曲，她來了，她來了！她來的時候是隨着震撼和戰抖，宇宙萬物的合唱和齊奏，歡舞的步踏，和微曙的噴射着她道路的上層。人們對她是將胸脯鼓脹了，臂膊張開了逃避——觸到她衣裙是瘋癲，她的美麗確非人間所有啊。他們生命的皇后便是她，他們靈魂的主婦便是她，她是南方的女神！

「哦，將我們帶到你心中，因為我們是你的奴僕！將火的鏈繫着你，給我們童年的歡愉，給我們青年的熱情，給我們老年的嚴肅而慘慘的景色，我們發誓皈依你！我們母親的仁慈，我們姊妹的友悌，我們情侶的神聖都是你賜與的！我們春潮的豔麗，我們夏令的美滿，我們清晨的亮照，我們昏夜的岑寂都是你的啦！為你，我們在安甯中做着工作，在戰爭時鼓足勇氣！我們且為你而生活下來，為你而和平地長眠下去！我們歸向你時，請你帶我們到你心中吧，南方的精靈！」

講演者停止了；但他鬆弛的情感의 浪潮依然在原處盪漾着；不少的回響鳴奏着，不少的聽衆躊躇着；坐得出神，人們都捏着手掌呆望而燃燒着，臉子高抬，頰上流淌着滴滴的熱淚，或者伏在手臂間嗚咽地哭泣了。在這神明激動的一刹那，一切的人類成爲昆弟——老的與幼的——黑的與白的；灰色髭鬚的人靠着各個的肩頭在悲哽，年輕的人又用手抱着鬢角往暗處衝去——因為這些事情畢竟太難忍受了。

於是突然來了一個人，見到那垂着手低着頭的講演者，便蹲到他腳邊嘶喚着；驀地裏水鬧大開，人們在囂噪和吶喊中表現着自己。當他降下講臺時，他們湧去圍住了，扭着他的手，顯着各種不同的感謝。

然而對於一個人——那個孩子愛倫——這種行爲是匪夷所思了；他很遠地站着，兩手交叉，狂野地自語。他將他的手掌伸開到燃燒的野火，彷彿牠是神祕的人物。但當那風波平下，人們清醒，全都受不了污瀆時，他溜了；並不聽見他父親的道別，他攤着手掌平躺在地上，在這驚異的剎那間，對於把捉住他的她，迸着熱淚證實他的愛戀，崇拜，和自己的生命。帳幕下的炬火已盡，月兒已東升；在這孩子跳躍着而知道人們已在各處喚他的名字之前，車輛早守候在門外，正是出發的時光了。

幾及昏迷的他，終於出來了。賓客們蟻集在陽臺上，扈從的人員也鵲侍着。他盡情地望了望四周——這是他對於臨溪別墅最後的一瞬！父親問他，他回說不知道；他只覺得自己爲家人和潑泣的黑人所擁住而抱住，但畢竟登了車。浴在聒耳的歡呼中，車輛突然地馳去。輪聲漸杳，他伏在父親的流淚肩上了。

在某一時刻他是停住的——當他們已經渡過了小溪，爬上了斜坡的頂上，父親突然間輕輕地說，「噓！」一種微弱的歌聲從後面飛來，是和故土的最後的道別：

「去吧！去吧！」

打迭克衰往南下去！」

破曉時，他們已在駛往紐奧蘭的汽船上，愛倫偶然在艙中開出他小小的衣箱，發現了一個固縛的包裝，有着一條隨意塗寫下來的條紙：

「親愛的愛倫——我給你一把我打獵時用的刀。我要你佩着，直到你會遇一個廢除奴制的信徒。于是你會知道作什麼了！祖父肯爲祖國捐軀，但我不相信一個人殺了一個廢除奴制的信徒，就會給他們上極刑的。」

陶兒富。」

（第四章完全書未完）

(1)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國際法概論	原哲泉	沛學彭	一元二角	泉哲氏這本書別的不論，單在取材均勻，應有盡有，和章節分明各點，已具特色。其中譯者有關於中國國籍法，國際聯盟組織，領海港灣的概念。無害通過權，繼續航海主義的補充，務使讀者完全明確了解。
政治科學概論	達公楊		八角	這是楊先生在各大學所授的課本，注重實際，介紹歐美學者的思想，並論及中國的政治思想，是專供給大學高中讀的一本好書。
國際政治概論	生鯁周		精裝一元 平裝一元	周鯁生先生這本書論裏面，所有關於近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秘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項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
再版 政治制度淺說	慈慰張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完全以敘述各國的實際政治為主，即有理論也是從實際的政治制度中抽出來的理論。絕不是不談理論的著作，也不是專談理論的著作。胡適之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看過本書後，都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四版 政治學綱要	涵一高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

詩選

夢裏的情人

余 珊女士

詩

怪道被角還留些溫磨，

陶醉着我不可捉摸的胸膛，

原是昨宵啊——

我會會見過情人在夢裏。

選

你說：

「您不是夢裏的百合花

也得是蘊藏着的青春，

不然見了您爲甚有火燄飛進！

「你——假使是暖河裏蕩漾的鱗紋，
我——原是一張飄浮的落葉。

「你——有的是全身燃燒的熱燄，
我——將寄生命於灰末的堆屑裏。

「你——當臨鏡顧盼的時光，
我——佇候着的口紅在粧台旁。

「你——微醺的滿斟葡萄酒，
我——化着水晶的杯兒湊着你唇邊。

「你——玲瓏銳俐的針，
我——長長地一根線。

「你——……」
「我——……」

我會見我的情人在夢裏昨宵，
怪不得今朝喲春到人間來了；
不可捉摸的詩人底胸膛，
長飛進着百合花溫磨的影象。

二〇，二，二五，春來海上時。

生命之花

梅痕女士

咳！我這消失了生命底天涯流浪的幽魂，
今宵，竟無意地飄浮到昔日甜蜜的故鄉。
碧水依然在皎潔的月光下泛着銀波；
寒梅依然在昏黃的晚風前放着幽香。

我生命之花曾一度在此地鮮豔地蓬勃地開放，
那多情的園丁也曾頻頻地灌溉以珍貴的營養。
可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園丁終於拋撇我去了：
我好似失掉了春光的溫暖就瓣瓣的零落枯黃！

啊！我多情的園丁今宵你可曾在那裏憶想，
憶想自你手中栽活的鮮花又自你手中凋亡？
你心中存的是傷害的喜悅還是迷惘的惋惜，
不論你惋惜喜悅我消散的幽香已不復再芳。

二十年元月五號遊西湖歸作於滬上

朦朧的黃昏

孫濟儂女士

漫天的雲兒漸漸的溶消，
晚煙在凝凍着樹梢，
她獨自徘徊在青石道上，

懸簾瀟的瀟瀟鐘聲聲；

紅色的燈光掛上粉牆，

幾點星星噴出寂寥的火光，

滴落含露的淚珠滾向肩膀，

她獨自徘徊在青石道上，

沉悶的鼓音從遠方灑來，

簷漏的滴瀝依然壁鐘般擺蕩。

紀念着你的時候

潘素卿女士

微風輕婉地將濃密的烏雲吹散片片的浮絮，
暖日溫柔地把純潔的冰雪化作溶溶的春水，
那兒呀，便是我紀念着你的時候。

當嚴酷的北風唱着淒惋的離歌，
微耳的寒鐘一聲聲地催促我們的分手。

那兒呀，你荷着行裝，

整着書籍，

有似匆促間和你這個快樂的校園永遠隔離。

我們站在分歧的路上，

祇見你冷凍了的手微顫地向我招展；

你的眼睛蘊着熱淚底光輝，

是想把嚴酷的空氣呵成濃冽的朝霧，

是想把枯凋的樹枝萌着嬌嫩的新芽。

今朝呀，

嬌嫩的新芽已被黃鳥的歌聲驚醒，

濃冽的朝霧已在遠山之前顯現，

曙光照耀着顫動的青草，我在這裏徘徊，

新朋歡笑地相迎，

舊友愉快地握手；

那兒呀，便是我記念着你的時候。

花落流水時，我當戀託着

黃鶯的歌聲來問候你底平安；

紅葉飄搖時，我當輕喚着

和鷺的南風來傳給你一點消息。

但是，我回憶我們分手的景象，

祇有暗自墮淚，

愛呀，我淒咽地捏起一團純潔的冰雪，

乘着寒風的飄旋獻給你的胸前。

莫非你回來了麼？

太陽爬出了樹梢，

露珠該沒了。

你——快快兒走吧！

王鐵華

我要爲你所禱，

無從說起哪——說些什麼？

我長跪着泥痕，

吻着葉尖到黃昏。

雨點又滴着落葉，

空山繚亂起一派足聲。

「莫非你回來了麼？」

我重睜着火一般的睛球。

二〇，三，一，傍山海居。

晚禱

你底微笑的光彩正回照着天空！

你底溫穩的容顏正遍吻着蒼穹！

俱工

海波平息了！
青山沉默了！

我希求你，賜給我明天底曙光，
虔誠地跪在這黃昏的景色中！

一九三〇，十，廿九。

快樂的一對

Perce 著
趙景深譯

— 運 —

兩個小褐翼的鳥，
棲在我們前的蔭落，
卜居在我家裏，
奏出他們可愛的音樂；
整天他們來來往往，
做工繁重又敏速，

重重覆覆的唱：

「快樂，快樂，真快樂！」

他們的頸毛擺動閃光，

眼睛好似珠鑽；

整天忙，

拾取稻草和枯竹；

有時尋見破布零羽，

幾乎樂極忘了食物，

仍然不停的唱：

「快樂，快樂，真快樂！」

我撒碎屑在階石上，

拋絲線給他們啄；

毫無懼怕，受了我賞賜，

抬起頭來感謝着，

小爪弄着線，

唱歌，跳躍，將翼撲，

重重覆覆的告訴我：

「快樂，快樂，真快樂！」

雲蔽天便怎樣？

雨落地又怎樣？

他們都無妨，

褐色的雨衣已披着，

暴風烈日都不怨，

既不怠懶又不弱，

無論什麼天氣總是說：

「快樂，快樂，真快樂！」

親愛的褐翼小鳥！

時常歡欣又忙碌，

教給我這特別的權力，

藏在你們柔和的心曲；

無論在黑暗或光明裏，

你們很快樂的重覆，

再二，再三，再四的說：

「快樂，快樂，真快樂！」

生命的泡沫

羅洪女士

「你們一有閒空就扭在一起打，從來沒有一點好事情做出來過，說起來是不當真的大家玩玩，什麼打架也可以當做玩笑的！好，你們歡喜這樣玩，就來和我照樣玩玩看。」一個近乎中年的女教師，看看前面兩個小學生子，這兩個小傢伙湊巧是差不多高大，都撅起嘴，兩雙小眼睛的視線碰到的時候，各個全裝一副鬼臉。這種玩劣神情，很明白地可以看出對於那將受到的責罰，無論輕重都不在意的樣子。然而那女教師是在他們的背後並沒有看到那種鬼臉，即使她見到，照了慣例她也很不在意的，只要憑自己的心意任性責罰一下，那她的責任是完了的，氣也可以出了。

進了辦公室門，跟在背後另外一羣看熱鬧的學生子，很敏速地毫無空隙地塞住門口。各人張着嘴，像貪食一般地想把熱鬧看得仔細一點。在後排許多人想要找一個空隙不妨礙自己的視線，於是聚在一起略有高低的頭顱，看去有點騷動。有幾個在笑，似乎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有好多則因為看這熱鬧已有許多機會，熟練成很有經驗的樣子，聲色不動的看着。

「在一起相打爭吵的人都不是好東西，我照例是每人兩下手心，你們歡喜打，所以讓我

來痛快的打一下子。」她是有着高音而響亮的聲調，似乎生氣似乎很有經驗地說。

「一個人立一邊！」她命令着。

兩個孩子相背地各人面向了壁立着，一個向東另一個向西。

外面的人堆又新加入幾個熱鬧的，大家嘴裏在說一點很輕的話。那女教師看看門口的一堆人，因為辦公室的光線不很好了；但她沒閒顧及這個地看了看仍不說什麼。拿了戒尺先到站在東邊的那個學生面前，戒尺和手心的接觸發出兩下很清脆的響聲，同樣地又響了兩下之後，那人堆裏面有一生輕微的笑聲。有些因為這簡單的熱鬧大概是看完了，散了開去，此刻站在門口的已不多。

「爲什麼不好好地玩而時常相打？我一個人管不了這許多。」現在倒好像真的生了氣一般地說，同時把眼睛望到裏面坐在西邊辦公桌邊的另一位女教師，原來這近乎中年的女教師是這裏的校長。她意思是他人太不負責，只自己一個人管理。這辦公室本來有三位教師，現在祇有一位很年輕的女教師在着，所以她望到了這位教員說；但對方却並沒有看着她，所以又轉身去看着側了頭鼓起嘴的兩個學生說：

「記着，下次再相打，仍要打手心。」她命令着；同時右手指劃着，說完一句話，就放到了左手裏去。對於自己這樣滿意的處罰，用很響的聲音想灌進玩皮學生的頭腦裏邊，好

讓他們不要忘掉。

坐在辦公桌旁邊的女教師正握着一管筆在改卷子，靠左手是高高的一疊很整齊的放着，右邊大概是方經批改的幾本，而前邊又有很高的一堆練習簿。她看去很年輕，頭髮向右面披着，鬆鬆的自然的披着；臉龐是很平凡的。然而有一雙深藏着一點人家所不可知的東西的眼珠，這不可知的東西是不能領會也不能描述的，並且這一雙時常含有笑意的眼珠，而那種笑意是充滿着年輕女子特有的天真。當女校長正在處罰的時候，她停了筆看着，而眼睛裏有到一種似乎担心的神情，但她對於這種自己生疏的處罰方法，看也看得很夠了。她此刻的看着是下意識地的。在這一忽的時光，她爲眼前的局面的各種人心理照例不自主地又在分析了。校長從神氣上就可以推測她心裏的誇耀，有着這樣斷然處置的經驗，一方面是在心裏怪到教員不能盡責；被罰的兩個小學生毫無悔悟地張大了眼睛，鼓起着嘴好像心裏很不服氣的樣子，還在計劃到放出去之後什麼再痛快的和對方打一通，心裏是絕想不到兩下手心的責罰是什麼意義的；一些看熱鬧的則覺得很不痛快，因爲並不好看，總共只是四下手心，所以有些便散開去找尋對手來做各種俏皮的事，把上課時已靜養好的恢復過來的疲勞任性地發洩一下子，有些還站着觀看的，則是想再多看到一點什麼，然而暫時是沒有了。

那年輕的女教師這樣想着，她心裏有點輕微的懊惱，提着筆忘却了手裏的工作了，看到

校長有點怒意地坐了下來，她不經意地說：

「有些學生子真太玩皮了。」

「那是只配打手心的，對他們要什麼客氣！」女校長用着很響亮的聲音回答，有勁地也好像要把這種辦法深印在那個年輕的女教師腦子裏。

她用着微笑的眼光望了校長一下，並不接着說，低下頭做自己的工作。

晚假的鐘聲這時響了起來，在各處鬧着玩着的一羣羣孩子都向外走了，嘴裏還是噙論着，說笑着，雖然是孩子，有許多已是像成年人那麼高大了。留下幾個玩得很高興的還不想回去。

「現在回去。」女校長看到兩個學生子說着這簡單而命令的話。

兩個孩子一溜煙地跑了，還隱約可以聽到他們的說話聲音帶着笑。

「你先動手……」

「我嗎？」另一個搶着說，話裏夾了笑。

「還賴嗎？」

「好了，有什麼賴不賴！一回去踢小皮球。」

「……………」

校長大概也聽到的，這幾句話倒很有注意的價值，那年輕的女教師想。另外兩個學生先後走進了辦公室。

「林先生，他說了侮辱我的話，我責問他，他把我推一下肩膀還很痛着。」先走進的一個到女教師面前略略喘着氣說。

「黃世傑，爲什麼要這樣對人家？」年輕的女教師望到站在很遠的一個學生說，放下了手裏的筆。

「他不得我的允許先踢了我的皮球……」那學生的額上微微有着汗，很有理由地說。

「你走過來一點。」她很鎮靜的說着。

校長是注意地看那眼前的局面。

「怎麼不得到允許就動人家的東西，你是不是這樣的？」對了先來報告的那個，她注視着說。

那學生剛要回答的時候，校長又命令着說：

「你們兩個走過來！」聲音很響。

兩個學生旋轉身慢慢地走了過去。

女教師是明白了校長先生不滿意自己這樣的處置的，她心裏湧上了一點難堪的情緒。

「你們兩個我知道平時就是頂會鬧事，現在又在這樣。問起來總是大家都有理由，今天我偏不來責罰，教你們下回留意點，假如你們歡喜打，再鬧事，我也要打手心了。」

兩個站着的學生沒有回答。

「都快點回家去，下次留心點！」

事情這樣解決了。看着的女教師不得不有些驚怪，而心裏是感到一種侮辱，她覺得這個樣子是太侮辱了自己的。

「什麼是教育？學生子是一天天玩皮而和理性隔絕起來了。退一步說，即使是處置的方法不當，那也怎可以在學生面前這樣，這是難堪的一種侮辱……」她想着，茫然了，眼睛面前一片模糊的東西，莫明其妙地呆着了。

「林先生，這些學生是不配講理的，你和他們講理，那事情是不得解決的了，他們更沒有怕懼，下回還要鬧得利害。」校長先生依然用着她天生的響亮的聲音說，右手指畫着。

她的眼睛略略的轉了一轉，有一點不自然的微笑，說：

「也許是吧……」然而她要說的話不是這一句。她心裏燃燒着一種火焰，年青人那種不可壓抑的熱血，在她周身奔流着。

辦公室裏沉寂起來。她把右邊的頭髮掠後一點，低下頭無聊地改那卷子。

一個中年的男教師走進來，他走到掛着幾本表格的場所拿下一本。這是一個有着兩隻不很大的眼睛生在一副極平凡的臉相上的人，對人總是很客氣的樣子，從他的外表就很有使學生們怕威的可能，事實的確也是如此，據說是很能管理的一位教師。

「仲先生，現在的學生越不好了，總是吵得不堪，所以我只得打手心，否則還要不得了的。」

「真的，……沒有辦法。」

「只有一個嚴格的辦法，現在他們只怕着我和你，但是我們兩人又那裏管得到許多！」其實說到學生們的怕懼，她的聲音雖又高又洪亮，倒不及仲先生一副怕人的有威儀態度的。

在仲先生似乎辦公室裏現在有着三個人，這樣說了却有點不好意思，雖則事實的確不錯，他仍然好像客氣地說：

「只是我多管閒事不怕做凶人罷了。那些學生子也真不好，對他們客氣是不懂的。」

那女教師本來覺得受到侮辱的心上，覺得眼前的局面也在侮辱到她，這不是神經過敏，她實在不能忍受了。

「客氣，講理，那真越弄越糟的了，這裏新方法是用不到的。」校長很感興趣地說。

那位女教師在茫然中間，她像夢遊一般地想辨清楚自己是在一個什麼的環境裏面，這一

瞬間她覺得太模糊了，心裏各種感想和不可言說的難堪混合在一起使她的心田沒有一點空隙。她仍然微笑地，那種不很自然的微笑的目光望着這兩個談着的人；可是她整理一下桌上的東西，立起身走出了這一間辦公室。快近傍晚的時候了，太陽的光輝照在辦公室面前的幾棵樹上，秋天的夕陽有些無力地顯着金黃色的光芒，她看看樹下還在玩着的孩子，走上一條很長的甬道。在甬道的中段向右邊轉過灣，她登上了樓梯走到自己房裏。

——
代 文 藝
房間的陳設是十分簡單的，在中央並排着兩張床，靠住一面的牆壁。她在靠窗桌子前坐下，毫無目的地茫然地坐下，二三分鐘之後，終於又立了起來，她無聊地走到門口。一種懊惱的心情被當前的晚色所吸引而消融了，她感動地微笑着注視一下那渲染了紅雲的天空，豔麗的天色絕不有一點俗氣只含蘊着和諧幽美的情調，尤其是對面遠遠的天邊稍淡的地方。她靠在走廊的欄杆上，自己就溶在臨去的陽光裏，暫時，這年青女子的心裏一點不想什麼，好像自己是融和在眼前景色裏，她不能想到什麼；然而總有點茫然的樣子。

這裏是S縣的一個小學校，她是今年才到此地來做事的，也是S縣的人，除了一個異母的哥哥和嫂嫂外，她沒有一個親近的了，親近的人都丟了她，剩下她一個人在世界上。然而哥哥雖有着也等於沒有，她不能和他人一樣地得到兄妹間的情愛，僅僅還有一個算起來最親近的異母的哥哥，而從他也不能得到一點親熱的情感，她差不多是生活在荒涼的沙漠場

所。在她，也並不要希望她的哥哥什樣，因為兩個志趣絕不相同的人，始終是不會把感情融洽起來的。

陽光又移動了一點地位，她仍然站着，茫然地，一雙深藏着一些他人所不可知的東西的眼睛，看着很遠很遠的地方，她好像看到一種人家所不能看到也不能瞭解的東西。

「密司林！」樓梯上走來一個也很年輕的女子，也是這裏的教員，除了校長，女教員只有她們兩個。那走上來的看見她出神的樣子，帶了笑喊她。

「唔，密司施，你回來了……」她轉過頭，走上一步說。

「你一個人很無聊吧？站在這裏欣賞晚色，倒很有味的。」說着自己也對了眼前的景色注視一下。

「是的，很無聊。你怎樣這時才回來？」

「買了點東西，她們還不放我走，我一定固執地要回來了，才放走的。」

兩個人一同走進了房裏，施把一包東西放到桌上，說：

「我有許多事要做，還出去了好多時候，親戚們盛情地留我，我也只得辭謝了。」好像在恨到難於兩全的樣子，這個人比林相仿的高矮，不過稍稍帶點胖，她有着一口整齊得很的牙齒，說話時可以很清楚地見到。

「差不多的工作，我看你總比我要忙一點，才走了一走回來，又在這樣說了。」
「也真是莫明其妙。」

「我是沒趣得很呢，施，你慢些要緊去做工作，這一忽時光也該是休息的了，晚上豈不儘有時候做的？」

施照例是對於人家的話很不留意的，她隨便的說：

「好的。」

「我們房間前面望出去的一片空闊的景色，倒是在這裏環境中好算可以得到些安慰的。每天清晨我從床上總看着天空的幻變，真是很有味。我們就到外面隨便談談好不好？」她很興奮地，跟到施也對鏡子照了照自己，鬆鬆的頭髮自然地散在一邊。說着對了施看。

在她倆的生活中，除了各自做一點事情外，差不多就很少有一些消遣的方法了，就連這樣對了美好的晚色而任性談笑，也是極難得的。試想一個人在並不適宜的環境，生活又這樣枯燥，也很難怪到年青人慣會厭惡現實，說上生活枯燥等等的串名詞，實在生活的確很單調而沒有生氣。人的心情是難於強同的一種東西，因而雖是有到兩個人，也不一定會使生活有生氣的。

「施，真出乎意外，教員生活會這樣令人掃興，但我想也不至於到處都一樣吧？」

「大概總不會都如此的，我是也不高興了。」

「其他先不要說，第一對於所做的事我失望，完全失望，我也知道有努力不憊等許多名詞，然而在這裏要向正當的路上去努力也不可能，努力之後的效果更談不上。照着他們的方法做，我不願意也做不好，學生子已在那樣管理下變成不可以理喻，不可教導的了，說實話，我真看不上眼。」

「努力，我碰了不少釘子了，每一件事都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的，甚至毫無說話的餘地。小學教員的生活本來是使人搖頭的，尤其在這種環境裏。密司林，我是不想久留此地，我要使自己改善一下。」

「我也如此，不過我現在不夢想辦教育的人是爲了教育的，至少比這裏較好的環境當然還有。」

「林，你有着那樣闊氣的哥哥，何必要做小學教員？」

她望到同伴含笑的臉，一排整齊的白牙顯露着，心靈上的悲痛這時又湧了上來，

「無論做那一種事我以爲都有牠本質的偉大，都有光明，即使地位好像高一點，又那會一定有價值？小學教育倒是偉大的事業，比較高等機關裏的職員所做的事也許更有些價值更不容易做得好；不過現在從教育的內包一看，真是全使少經世故的人要失望的，我不能全怪

到環境，問題還在我自己的沒有能力。哥哥，是的，他是有着豐富的生活，結交的人所謂都是闊氣的；然而也很渺茫……」她將這樣一句含糊的話來做了結束。爲了不要使施看見自己眼睛裏的淚珠，她忍住着，於是話不能再說下去了。此刻是並沒望着旁邊的施，她看着西邊一抹陽光的餘輝。

暫時是沉寂。

接着那絢爛的晚色的，是空間滲入了一些微淡的黝黑，面前兩棵梧桐樹上還未吹落的枯葉，在這樣寂靜的近乎蒼茫薄暮時間，更顯得憔悴一點。傳來從小學生嘴裏唱着的不合調的歌聲，反而更覺得這裏太靜寂了。

天空已完全是一片藍色，只從西邊人家的屋角上，還隱約可以見到一線淡紅的雲片。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眼裏是被淚水所充滿而眼前則模糊。天色漸漸地濃黑下來了，

* * * * *

日子儘轉着牠有規律的巨輪前進地過去，人是沒有力量將得意的歲月拖延下來或將無可奈何的生活縮短起來的。假如有一個人能夠明晰地知道她心靈上感受到的痛苦，則這個人一定可以了解她所以時常有發愁的機會，再假如更明白她的心情和意志，那末這人定會原諒她愁笑的無常，而心裏的所以有着說不分明的心懷了。然而，她是沒有一個人了解到她，在

這樣的環境中，除了自己便沒有了。

想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努力一點，感到些興趣，而事實却不可能，於是這年青人便毫無生氣地生活下來了。使她現在更覺得枯寂的是施有病回家了，這個辦公室本來有三個人，其餘的在另一間裏，現在施既不來，校長又時常不在，只剩下她一個人。除了上課，簡直毫無與人家接談的機會，房裏也冷清清地只一個人。

是深秋的夜晚，寒氣已很重了，又是雨天，於是更顯得陰沉沉的怕人。天是深青色，帶一點黑，雨滴緊密地下着。她一個人在辦公室裏記載些教務上的東西，然而心是好像被一件什麼東西壓得緊緊的，又好像心裏是漫無邊際的空虛。她為這種情緒所苦惱着，那所以然的原因自己又茫然，勉強把記載的事完畢了，她微微皺着眉，無目的地向四周望了一遍，眼睛含有一種愁苦的光芒，常常含笑的眼波現在不容易見到了。她立起了，把圍巾聳上一點，走出了辦公室，夜寒是很厲害，仰着頭，望了望黑的天空，這年青人很感動地望了片刻，好像要在黑暗中看出什麼來；然後她走了。

房裏也同樣是單調，冷清清地，她一坐下來，就似乎覺得這屋子空闕了好多。聽着雨聲，實在除了雨的音響外，什麼也不能聽到了。現實是這樣的孤涼，心裏又染着一種說不明白的懊悔，這人是不能措手來擺佈自己了。她仰了頭，就像一個聖教徒的誠意的禱告一樣，

合上眼；而眼淚從她的睫毛上滾下來。她茫然，隱約中聽得雨聲更加緊密，是一片混雜的聲音，交響着，奔瀉着。

雖然家在本地，她也不常回去的，因為哥哥嫂嫂大部分時間在外地的，一個人回去有什麼趣味？即使是他們在家，她也不想返家的，甚至是怕到返家。試想，在這樣情感淡薄的家庭，回去反增添她流淚的機會。譬如一個孩子生下來，便一直沒受到過父母的撫愛，那末他或她也不會感到失去了親子之愛的痛苦；如今她是非但不能再得到這種撫愛，而僅有的一個哥哥又如此，所以她甚至不大敢常常見到他了。

人在這樣的境遇中是免不了要傷感要流淚的，何況她哥哥的一切又不能使她滿意？

* * * * *

這年青女子，以本質而論還很保留着一點天真，雖然環境促成她變做沉靜持重，而她的天真仍然處處是顯露着的。因此有許多人說她是儼然一個成人的模樣，這是爲了好多地方她的舉動很端莊的；也不缺少很多人看到她的孩氣般的天真，而說她是一個稚氣的少女；則以上兩種說法全是對的，但也都是不周全的。

生活既如此沒生氣，她一顆燃燒着的心，只能毫無滋長地包裹在軀殼中間。一種不安定的無可奈何的情緒使她痛苦。

在一次星期六的傍晚，她應了朋友的約到S埠去。S埠與S縣的距離只要坐一小時多的火車便可以直接到的。她好像被好奇心的指使般地答應了朋友們的話要去看看她們。有好幾個朋友在S埠也過着小學教員的生活，她因而預備在這樣僅僅一天的時光要了解一點她們的情形。於是決意去了，然而她心情還是不安定，似乎心裏缺上一樣東西。這情緒給她莫大的苦楚，而對於自己最近的遭逢莫明其妙地有一種意外的預測，好像在最近的時日裏要有意外的轉變到來；這個，使她自己也奇怪到什會如此想，更什會情緒糾亂不安定到這樣的。

火車在黝黑的天幕下衝進了S埠的車站，從每個車廂裏吐出了許多人，她跟了前邊的人走，然而大家緊緊的擠在一起，她這樣一個倭小的人挨在中間只能看着面前許多人的闊大的背項。設想到萬一友人們並不候着，那自己將什樣去尋找呢，S埠她是不熟悉的，於是她有點忐忑了。努力地對付了右邊兩個人的排擠，而後面的又肆勁地向她衝撞，稍稍將身子向左側一點，右邊一個人立刻代替了自己的地位。她是奇怪到車廂裏什會吐出這樣許多人，於是她更努力一點，從兩個的一條狹狹的間隙中，看見橋上也滿滿的站着了人，這些人的眼睛正對着自己的一羣流動地望着，她便要在密層層的人頭中找尋自己所熟悉的臉子，然而這間隙是合攏了。走近了橋，她發見了一個熟悉的臉子的側面，終於這臉子轉過來了，她笑着對準了看，上面的人也流動着眼珠，但沒有碰到自己的視線。

「張！」她欣喜地叫。

「我怎麼不看見你？」張是一個略略高大的人。

「綺！」

「綺，我們都來接你。」

「芬，什麼你們都沒有先見到我？」

「我們以為你是不來的了。」這是豁然的話。

「我倒起先以為你們不來接的，很担着心事。」她笑。

連她一共五個人，現在不像方才那樣擠了，她們笑說着走。

「綺，這次你很爽快的答應我們來，真是難得的，我們全高興的不得了。」這是一個很胖的少女，而有着一雙不大的眼睛，笑的時候是變做了一條極細的線。

「是嗎？也許出於你們意外的。」

這一羣五個人，她是最小，而她的衣飾最雅素，全然是一個女孩子的神態。

「黃，半年不見，我大了一點嗎？」她向那個很胖的說。

「不見得長大吧，綺，你還是一個小孩子。」說着，一雙笑得變成一條線的眼睛望着綺。

第一部電車把她們剩留在外面，人多得沒法上去；第二次的才奮勇地挨進去了。於是在電車上明亮的燈光下，她細心地看清楚四個久別的朋友，都市的時髦至少是感染了她們一點。人的本質原是不會輕易變更的，但人力所得到的一切，則儘有可能轉換的，這樣一個包羅萬狀的S埠使一些年青人在外表上稍稍轉變，的確也毫無奇怪的理由。她自然並不有點奇異然而也絕不有絲毫能夠動了她的心。

電車把她們帶到了XX學校附近，走進一條胡同裏到了那學校的門口了，校舍是借人家的住宅設置的，寬敞和完備當然也不可能。她細心地看看一切情形，心裏好像添上了一些說不明白的東西：本來是一顆受了創傷的心，這時想起了一時任性的到此地來，看到眼前的情景似乎使她失望，可是說失望也不切實，那是很難說得清楚的一種心情。然而她忍住着，極力使自己平靜下來，泰然的要現出一副自然的神氣。一間長形的屋子充作教務室與客室，在這裏幾個年青人毫不客氣地任性着說笑了。

「今天什麼都湊巧，我正想出去到張校裏去看她，還到霽然校裏去，臨走的時候接到你的信，於是和黃一同去。幸而電車中人擠，我立在開車人的旁邊，半路上看見張的一條圍巾，遠遠的人還沒看清我就對黃說是張，真的她們兩個也是來看我們的，因為得到你的信預備一同來接。」芬是指手劃腳地很高興。

「我在火車上想起了寫給你們的信太遲了，也許你們不候在站上，那真是糟糕的事，我是一處也不熟悉的，要茫無頭緒的找起來太掃興了。車子裏大半的時光是在躊躇這個問題的。」

「今天車子裏出來的人真多極，我拚命在人堆中找你，只是見不到，甯然是說你不來了。」黃本來在琴上彈着吻着陶醉吧的調子，說了這幾句話又接着彈了。

「我們八隻眼睛到底沒有找到你，真是笑話，……」張說了自己笑。

仍然是往昔的一般情景，大家和着琴的聲音唱歌，在這暫時，她是極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靜着的。

「這裏的情形大概很好吧？」綺急切地問。

「不過如此，也沒有什麼特異的處所。」

「你們什麼呢？」甯然是不大說話的。

「我嗎？我自己也茫然……」綺不自然的笑着，她知道訴苦也徒然的，說起來也太使自已難過了。

「甯然，你和張的學校規模都很不差的，那末教學方面等很有可取的了？」
兩個人都笑。於是她明白了這笑的意義，又說：

「形式總不肯放鬆的，表格等很多吧？」說着這話的她把眼睛看了看她們穿得過分單薄的衣裳。

「我們全不經意地過着日子。……」

「你們時常可以幾個人聚在一處，至少這一點是很足欣慰的。」

……

人在彼此分別得久了，總要客氣上一點，晚飯是在一種稍稍客氣的情形下進行着。然而說笑依舊是一樁不可少的事件，她聽着她們高興地講一些人家的近乎戀愛的的事情，這在她毫無頭緒，而且對於這種兒戲似的戀愛故事她也沒有心緒去關心地聽着。

「九點鐘了，電影要去看嗎？」芬一半是徵求同意一半也是催促。

「要去的，開頭一些不看也不要緊。」黃和張同聲說。

從實說她倒並不要看，但也沒理由說不去的。

又搭上電車被帶到×馬路口。馬路上每分鐘都是同樣的紛擾，她們要去的××戲院還得走過一點路，她和芬兩個人在最前走。

「綺，你想來這裏做事嗎？」黃在後面這樣問。

「我是想這樣的，人既到處都碰壁，到這裏來至少可以和你們一起消磨些時光。」她有

一種心底裏的話，時常是想任性地傾訴給人家聽的，然而她遇了人就覺得每個人都不適於說這些話的，其實是一些什麼話連她自己也茫然；即如此刻她也只能說一點浮泛的話。

「我們在一地至多每星期見面一次，有時也要三四個星期。」

「那太掃興了……」綺隨意回答着，突然地把話停住了。

「哥哥……」她略略停了脚步招呼一個年青人。她們全跟到她的招呼而望着一個正拉到汽車把手的人，旁邊還有一個是年紀較大一點，衣飾則同樣的漂亮。這年青人露着一種不經意的微微的一笑，點一下頭，說：

「幾時來這裏的？」語氣顯然並不親熱。

「傍晚時光，明天就要回去的。」

彼此間好像沒有其他的話可以說了。她依舊同到芬並肩着向前走，可是她的神情是很不自然。

「你自己的哥哥嗎？」芬也有點奇異地問。

「是的。」

「綺，怎麼你們會這樣客氣的？」

她的回答是一種苦笑，幸而戲院的門口快到了，大家全想快些進去找坐位，時候離開映

時刻已半個鐘頭。

只空着幾個地位不好的座位，自然也就坐了，她覺得這裏的空氣有些窒息，茫然地看着銀幕上，有點頭暈，眼前活動的情節她彷彿不能理解地把牠連續起來。

混和着一片的笑聲使她有點驚怪，傍邊的張問她說：

「影片還好嗎？」

「很好。」她裝着很熱心地看着的神氣。

「甯然，覺得熱嗎？」爲了要掩飾自己不自然的神情，她裝作泰然的用閒話來敷衍。

「有點熱，好像還頭昏。」

跟了人羣到外面，這五個年青女子擠在一起看着緊密的雨滴而呆了。馬路上很溼，電燈光照在水潭上發亮，汽車和黃包車緊接地排着。

「黃包車，××路。」

「不去，」車夫此刻很傲然的回答，大概因爲路太近，不能賺多的錢。

「××路去不去？」甯然走過一點問另一個。

「三毛錢。」

兩滴在她們頭上身上，於是跳上車子，催促車夫跑快一點。

人在一切都失意的時候，反而會得麻木的，她暈暈然的聽着討厭的雨聲，情緒倒也很平靜了，假如要找些字句來形容，那還是「茫然」妥當一點。

一間不大的房間有了五個人，立刻更見得小了，五個人只有兩張床鋪是不夠分配的，於是攤起地鋪。人既都還年青，處處不會缺少一種興致，她那種似乎麻木了的心情，也有到一些興致來使這局面更有趣味的，因為在眼前的情景下，她當然不能什麼的掃了人家的興。

五個人在地鋪上坐成一團，一條薄薄的淡紅色綢被堆在中間，大家全赤了腳，於是赤了的腳一起伸進那被堆中去。

話是大家都任性地說着，她起初興奮得做了這局面的主角，無論說到那一方面，總有幾句他人所不能全部懂得的話從她嘴裏說出來，這差不多使其餘四個人有點奇異了。

「還下雨嗎？」她現着有些倦意的神情，抬頭看到窗外說。

一瞬間房裏靜了一靜，大家都同時抬起頭。

「小得多了。」

「下雨在你有什麼相干？」

「我明天早車要回去。」

「虧你說得出的，難道就這樣匆促的一點時光嗎？」

她看着似乎鬍鬚的黃，笑，但又加上一句說：

「我本來預備明天早車回去的。」

「早知道你這樣我們倒不來接了，不要你來。」

「那你們是來接的，我也要在預定的時光去的。」她依然勉強露着笑，然而這笑是苦笑
了。

「後天早車。」肅然好像和解一般地說。

「那是來不及上課的。」

「難道脫一課有什麼妨礙？」

她知道再說也不行的，停了一會，然後說：

「中午的車我真要回去了。」

「……」

* * * * *

天收了雨滴，空間則依舊是陰沉的氣象，她又被笨重的車廂送到了故鄉。

人有到一顆隨波逐流或許甘於平凡的心，則這人會毫無痛苦地生活下來，像她這樣，雖說家庭的環境孤落一點，但在另一種人處了這地位，未始不可以坦然泰然地生活着的，可是

總不成。原因是她有了善於分析也善於感動的心，這連她自己也絕無辦法的。

她現在反而覺得很痛快。譬如一個臨刑的犯人，伸長了頸子給劊子手爽快快的一刀比三收三放的絞罪要痛快得多。她覺得，自己潛伏着的熱血，一種年青人的熱血與意志在狂熱地要找一條出路；她本來以為努力兩個字是並不附帶有條件的，然而自己目下的環境就不容許努力，縱然努力也絲毫沒有效果。這一次的往返在她倒有所獲得的，因為她切實瞭解到自己和人家有點異樣的地方，於是就多了愁悶和不安定的機會了。

近來，她一雙深藏着一些東西似的眼睛，仍然是常常含着笑的，但有說不出的一些地方，她的態度顯然有些不同了，這個施也稍稍覺得，女校長雖是和她同在一間辦公室辦事，一點也不會知道的。因為她在可能中很少和這位校長先生談話的，現在比從前是更少，但校長先生又什麼會覺得她是異樣了呢。還有一點異樣的，她近來反而每星期回去一次，有時是兩次，然而在環境中不關心她的人，又那裏會在心裏掀起一點注意。

空間與時間在人們的不經意中是會得變換的。S城中此後不見她再來的縱影，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也漸漸地在少數人腦膜上消失了，消失了，好多人仍舊照例地精榻着時光，精榻着一切。

時間的巨輪有規律地輾轉着，毫不停息地。世界在人們的模糊中在變換面目。……

無涯之路 (長篇)(續)

張資平

三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漁光因為政治的關係，借名研究學問一個人跑到日本海岸去住了兩年之久。家中三個小孩子，都歸漁太太教養。在那時候他們的經濟情狀不很好，漁光在日本的用費全賴友人的供給，而漁太太則在市政廳裏當一名書記，月薪有八十元左右，僅堪度日。但她仍盡力為她的丈夫吹牛。她的丈夫只有五分本事，她把它吹成十分。她的丈夫只有三分的前程，她却把它吹成九分。最後還要表示有「有其夫必有其妻」一類的說話以證明她和她的丈夫是一樣的能幹。有時好像在說，丈夫之有今日的名聲，完全是由我這位賢內助創造出來的。她和人家討論事情時，無一次不是「自己第一」主義。只有她的苦衷，沒有他人的苦衷。只有她的利益，為她的利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都該犧牲。只有她的立場，為她的立場，一切人們的立場都該打倒。本來漁光這個人，除在學問上有些術學的誇大狂之外，在友人間的名譽不算怎樣的壞。自因他的夫人出來，女作男權，到處討了人家的厭惡之後，社會

當他夫婦倆是像麻瘋病一樣的害怕，最少對他倆也是取了敬遠的主義。

「他那一件會輸于那些只屍位素餐的要人們。他的學問，人格，道德，才幹，那一件會比他們低下。當局不起用他，完全是他們瞎掉了眼睛。」

一個友人替她的丈夫略表示了幾句同情的話後，她又大發其牢騷，指手劃脚在大罵當局了。她的那樣高聲大氣，像男子漢一樣的態度，真使對手方也有挨了她的罵之感。

「現在想做官，非用錢運動不行。你看到處的機關不是在公開地賣缺，講價錢麼？學問才幹都是靠不住的。」

「真的要錢時，我也有辦法。我的哥哥在銀行裏當監理，可以替我們想辦法。……」

她露出她的左側鑲金的犬齒在微笑。當這位女丈夫微笑時，也表示出幾分女性的媚力，不過一想到她挺着胸，伸出雙手在口角流沫時的丈夫氣概，又會使和她接談的男性們打一個寒抖。的確，在那時候，漁光每和友人說一句話，就要望一望他的太太的臉，他原來是這樣權內的一個人。

漁夫人的虛榮心和丈夫的一樣強，因丈夫做了校長，她也想籌辦一間女學校而自當校長，由她的丈夫去約一班要人及名流做發起人，兼校董。但是單靠要人和名流，學校是辦不起來的。最少要有一位資本家能夠投資的做中心。因為要人和名流，大抵都是愛財如命，慢

說想他們解囊相助，其實他們還想多立名目，多向你們加撈幾個呢。關於這個資本家的人選，經了長期間的物色，才選定了一個新從南洋回來的，有了利，欲求名，既富未貴的大商家，黃錫爵。漁夫人創辦女學校之能獲得這位資本家黃錫爵允許經濟上的幫助，實在是出於兩個介紹人之力，一個是女性，即漁夫人和黃錫爵的第二夫人是小時的同學。第二個介紹人是前任××大學教授陳禮人。他從前在爪哇學校担過課，是黃錫爵的西賓。

陳禮人原在××大學担任經濟學，及經濟史，因為他的學歷差些，只是個菲律賓大學畢業生，在學生間的信望不甚高，所以選他的課的人數不多，只有七八名，上課的時候，出席聽講的又減少了一半。

有一次天氣很冷，學生們尚睡在被窩裏不願意起身。××大學的重心本來大部分是移在學生會了的，所於學校當局也麻麻糊糊，不敢去嚴格規定學生起身及就寢的時間。

一天陳禮人因為有功課，不敢担擱，一早就爬起身，冒着寒風走到教室裏來。但教室裏還是冷冷落落的，全不見一個人影。陳禮人雙手插進褲袋裏，在教壇上站了一會，一連打了幾個呵欠，待要走了，忽然看見一個穿長棉襖兒的學生推開了門扉走進來。

「他們呢？」

陳禮人問了這個學生。

「都還沒有起身吧。」

那個學生苦笑着望了望陳教授的臉後，也打了一個呵欠，同時他忙伸出隻手來掩着口部，像怕給先生看見。

陳禮人想，今天教課不教課呢，只有一個學生來聽講。最初，他想向那個學生說，今天休息一個鐘頭吧。但過後他又翻想，假如他們時常不來聽講，自己便永久不教課了麼？那唯有辭職了。想到這點，他又不能不勉強開始他的講義了。

他講過了七八分鐘後，略注意注意坐在下面的那個學生的態度。他看見那個學生正在閉着眼睛打瞌睡。這真叫陳教授進又不能，退又不可了。無可奈何，他一翻身向後轉，朝着黑板又繼續着講了二三分鐘，後來才提起左脚蹬了一蹬教壇。果然坐在下面的那個學生給他驚醒了。他便乘機結束了他的講義。

陳禮人終辭了××大學的教授，由漁校長轉荐他在教育部裏當了一名科員。關於這次女學校的籌備，他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陳禮人在漁光夫妻面前，則盡力吹他和資本家黃錫爵之間，有怎樣怎樣的特殊關係，黃錫爵如何如何地信任他。在黃錫爵面前，則拼命替漁光吹牛，把他吹成一個在政治上是極重要的人物，不難幫黃謀一個顯要的官職。

今天陳禮人來了，但是漁光出去了，只由漁太太招待他。漁太太最先告訴陳，她的丈夫爲出席××學術研究會的常務會，出去了。

「到××學術研究會事務所去了麼？」

陳禮人略表示了一點懷疑的樣子。

「我還會騙你麼，陳先生？」

漁太太又露出左側的鑲金的犬齒來給陳禮人看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說話，不過剛才我在車站等車的時候，看見一輛汽車在車站前走過，裏面坐着的人好像是漁先生，還有楊達人甘篠雲兩個人。」

「你認錯了人吧。」

漁太太的臉上剛才表示出一些微笑，登時又消失了。她的腦裏，也像起了一陣疑雲。

「楊甘兩個，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至于漁先生，我沒有看清楚，但姿勢是和漁先生沒有兩樣。我原想不來的，但後來想，這些話告訴太太也是一樣，所以還是跑了來。……」

「有什麼話？你在外頭聽見有什麼關於我們的話麼？」

「是的，我爲女學校的事，昨天到黃錫爵先生家裏來。……」

「他答應了的第一批的款，什麼時候可以交來。我已經託了我的哥哥請××銀行代收這

些款了。叫黃先生直接交給我的哥哥手收就可以的。」

漁太太聽見了錢，比聽見什麼好消息還要歡喜，再次露出了她的鑲金的犬齒。

「所以我要趕快來報告你們，漁太太，他們變卦得這樣快，真是意外。不知道是誰造了謠言的。……」

「什麼？他們變了卦？黃錫爵不給錢了麼？」

這位女丈夫忽然從椅位上跳了起來。

「他們原約定了這次的星期六先付五千元。昨天我去看他們，特別提出款的事來說，因為怕那個老頭兒忘記了。我一提起女學校，那個老頭兒的臉上便馬上變了色。尤其是黃太太，最初是有說有笑的，聽見我提及女學校，她也立即斂了笑容，轉變了一副莊嚴的面孔。……」

「爲什麼事？」

漁夫人由客廳的這一頭跑到那一頭，再由那一頭跑回到這一頭，急急于要聽他們變卦的原因。由她的語氣，可以知道她心裏是十二分焦燥的。

「黃夫人說，外面的謠言，都說漁先生爲老不尊。……」

陳禮人像不敢率直地說下去。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陳先生，你快點告訴我吧！」

「他們——外面的一般造謠的人說，漁先生的名字應改為漁色，不是漁光。……」

康遭人說着苦笑了一忽。

「到底是什麼意思？陳先生，痛快點說吧。我決不會怪你的。」

漁太太的樣子是更加焦急的了。

「黃太太說，漁先生和學校的女書記發生了關係。縱令女學校辦成功了，也怕招不到良家的小姐們來做學生。漁先生若不把名譽恢復，女學校是不好辦的，雖然他們也不相信漁先生是這樣輕薄的人，但恐怕因此也累及了黃先生的名譽，所以她無論如何暫時不准她的丈夫加入這個校董會。如果真的要辦，只好請漁太太另物色人。」

漁太太像受了意外的打擊，好一會不會開口，若是在平時，她早口角飛沫，揮手蹬脚的大發議論了。

（第三節完全部未完）

(2) 譯選著名與作創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沈從文甲集	沈從文		一元二角	沈從文先生的作品是能抓你的感情一氣讀到底，不會使人疲倦，而且只是使人感覺得貪多無厭的。這本十萬言的小說集是夠你過癮了。全書包含六個短篇，一個中篇，都是他最近精心結構的傑作。
寒夜集	彭芳艸		四角五分	本集的作者向以冷峭而緊張的作風見稱。其態度之勇進，思想之深刻，尤為馳譽。本集所收，為苦酒集發行後之短篇作品精華。其中之「愛與仇」諸篇，不特表示作者對戀愛之勇往直前精神，且能具體表出作者對人生之真實態度。
在世界盡頭	王魯彥		七角	本書內容包含九個短篇，都是世界聞名的作家的著作。王魯彥先生用他的神妙整潔的筆調翻譯出來，使我們讀者，更會加添了無限的興味。
都市	辛克萊	彭芳艸	一元	本書以紐約資產階級為全部對象，描寫他們的慾望，墮落，卑劣，……可謂淋漓盡致了。高爾基到美國去募捐，受盡美國上流人士的奚落，而將此書題作「獻給高爾基同志」，可見他著此書時之動機與心情，因為他也被美國資本家，新聞記者，以及喜讀辛克萊作品的讀者們，不可不再讀此書。
西伯利亞的戍地	馬可維	林疑今	一元四角	天才，在西伯利亞各處獄中流浪五六年。階級的意識與驚人的牙利出版，銷路方面打破匈牙利出版界最高紀錄。作者因而西羅為當代有數的文豪！現已譯成十三國文字，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同受全世界熱烈之歡迎。

變

斯永

天快夜了。

梅生在大震工廠裏工作完畢了，隨即跟着一大批的工友們從廠裏散了出來，在大門口立了一會兒，朝很晴明的青藍的天色望着，他的樣子並不覺到直感着像平日望到了這晴明的天色有歡喜之感，只是拉長他的臉部有所藏着些悒鬱了。他的頭，朝東邊的一條路上張望，又朝西邊的一條路上張望，很悵然的離開衆人獨自地朝西邊的那條路上走着，那裏轉了幾個彎，一直走到公園裏，一路冷冷清清的，連鞋底踏着泥路的瑣細的小聲也可聽見，他摹想着預備在公園那裏兜幾個圈子呼吸些新鮮空氣，在那裏隨便的散步，洗洗所懷結着沉鬱的情緒，然後再回鴿子籠般的家罷。

幾個星期不見的公園，裏面的情形還不是和從前的相彷彿。青翠的樹枝，油綠的草，雖是交了秋的天氣，它們的美麗不因此而損滅夏天所有的風姿。不，變了罷，不相關的有一些

兒，如同樹枝上的叫蟬不響了，花台上已安放上了幾盆新開的海棠花很嬌豔的給秋天做一種新的點綴，幾個看去容顏好像很年青的太太和搽粉搽胭脂的小姐，去了單薄的夏衣換上較厚的最通行的新妝，由有關誼的男人陪領着來公園裏欣賞秋天，他們，許是她們，完全是懷着從從容容不露色聲的有閑的趣味，像沙鷗在沙灘上懶懶散步，它會慢慢地提起右腳慢慢地擡攏着小腿，頭朝前面的地注視了一下，是否對於它的行動沒有妨害的，才把右腳慢慢地伸向前方先把腳尖輕輕地落地着實了，才慢慢地提起左腳準備跨第二步。

他在裏面兜了幾個圈子，雖然公園裏的空氣新鮮足以爽人；但以沉鬱的情緒插在愈快的氣氛中，在旁人也許有被愉快所融化的可能，可是他依然是一個不愉快的人呵，想洗去的沉鬱還不是像從前一樣懷結胸頭。

秋天，好像並不晴朗而是低氣壓般的使他不爽，他的眉尖有點鎖不住愁了。

海棠花，好像不是爲着他而開放的；不然，花朵決沒有那樣妖形怪紅豔豔的，而是威焰迫人，怪刺眼的。那些沙鷗樣的男女在花前徘徊着戀戀不捨地欣賞着，好像海棠花爲他們而開放，他們爲海棠花而生存，這使他直感到不愉快。

印象自然惡劣了，再也不能叫梅生在公園兜圈子了。

「不來到好了，來了反而添些頭痛的印象。」這樣說着，人憤然的離開公園。

已經離開公園很遠，不愉快的感覺不時在心頭活動着，雖則離開更遠了。

一路匆匆，離開公園如隔絕可怕腦膜炎病疫一樣。路上一點也不勾留，那熱鬧的街市上走着，在那裏沒頭的亂竄，連只僅僅的幾分鐘的時間也不站住着一會兒張望路邊的商店裏的新奇的樣品廣告；在這時候，他畢竟放棄從前愛看樣品廣告的嗜好，在從前看到一件樣品中意了，就起了佔為私有的慾，能佔為私有便滿意了，愜心了，尤其是身邊有幾個錢的時候獨多這樣，立在玻璃窗前注視着隨便揀幾樣心愛的東西，揀定後走進店門向伙計去買；即使沒有錢，立在窗外看望一會兒也好，期待着有錢的時候到了一定要去買的。這樣往往把光陰空空的消磨了好多。街市遇到許多男男女女如黑點的螞蟻爬動着，他們都是喜笑顏開的在那裏過着這天沒有一點憂慮而平安的生活，在他看來，自然可羨慕的。想着，像這大批男女，又像公園裏的男女，多麼的幸福呵，如其他變了他們，在生活上的他感到異常的疲倦與枯澀了，也不會妒忌那些享樂的男女，厭恨的心理已不知消滅何處去？可是事實是事實，他的幻想是幻想而已，對於生活感到異常的疲倦與枯澀，對於所見的男女取厭恨的態度。

幻想着，如其能夠用炸彈毀滅了這些驕矜的狗東西，那末我快樂了。

公共汽車直駛而來，想上公共汽車回家，又恐在車上重新遇見另一大批驕矜的狗東西，這多麼的可怕呵，這心理支配着他，如其上公共汽車，不如從熱鬧的街市躲入一條寂寞的

小弄巷裏去步行。因爲一上公共汽車便早一刻到家，早一刻到家便早一刻與不願相見的一個女人相見，不，與願相見的一個女人相見；但女人是他發生苦痛的來源，一旦相見了給予不少的感傷，他不願意接受，所以在工廠裏散工後到公園去消磨時間一味地做頹廢的故事。那裏知道公園裏使他分外感傷，因而人憤然走出，徬徨於街市上。又徬徨於冷巷中。

「回家了，即使遇到那女人怎樣辦呢？」他反覆地說着，走着。

然而他還是走向回家。

他走錯路了。到家去，由那條大路一直走去，走不到四五里便可到了，坐公共汽車更近了。但一走小巷，因爲轉彎的關係，至少要把路伸長了些，好在他慣于走路不在乎此，照常走着，可是迷住路了，走上一條不認識的路了，大約是神經錯亂了的原故。

試走了幾條巷，找不出一條是認識的，人因而又縮退回原巷來，對着巷頭巷尾不住地張望，好久，想坐人力車回家，手摸摸袋子裏的錢只有幾個要預備明天買早點的，這不可以浪費的，雖然在家裏還存着些錢，自然有另外用處的。走吧，苦苦腳腿子罷了，他想。

在一月專售紙煙店的門口隨便拋了三個銅元買了二枝香煙，在那裏問了一個訊，燃着煙走了出來。

慢慢地照舊煙的伙計所指說的一條路上走去，果然如願找到他自己的住家那條穢濁的小

卷不遠了，在眼前已經能看見門口的一枝電桿樹上的公共電的路燈發着淡淡的黃光，好像在親近黃昏，又在誘惑。那時候，天，已經夜了，不比得在日裏晴明的時候有青藍的顏色了，不是只有灰黑的暗青的顏色了麼。

家近了，他想，怎樣辦呢？走進去呢？還是不進去好呢？遇見女人什麼辦呢？……

到了門口，人顫抖了一會，想着一切，……

對着已經緊緊地關閉着的兩扇木門張望，手推幾下是不能開了，須得用手着力地敲幾下，使得聲音很響，同時使得住在屋子裏的人能夠知道這很響的聲音是有人在敲門，他敲了，變口，也隨即喊了幾下，『開門呵，開門呵！』當時很懷疑自己爲什麼這樣做呢？過了好些時候纔聽得裏面有人在答應，而且聲音怪熱又溫和的女人，他毫不用思索可決然斷定她是同居的資新的女人，他見了會顫抖的……。他想，見了她怎樣好呢？不住地問着自己。不經意的時候裏面一個頭髮散亂的女人從黑暗裏迎了出來，外面的電燈光就整個投了進去，裏面的黑階在四處潰避了，黃臉孔的女人沐在不十分充足的電光之下分外地發黃，黃得像紙，那正是一個身材不高不矮的不健康的女人，啊，她確是資新的女人啊。這樣，給他一陣寒心，身子不自主的在那裏顫抖，連一點也不能止住它。

『啊，是梅生叔回來了。……』資新的女人笑着招呼。

「……………」

「你回來了？」女人又補上一句，在他沒有答復的時候。

「聽你的話多好笑呵！你這——」他有點厭恨她，想這樣說。「我好像不可以回來的麼？只有你的——資新可以回來的麼？」

想罵而不敢罵出聲，在止了顫抖後，二道厭恨的光芒從他的眼睛裏透射出來到她的周身。

女人呢，在她的意料中，好像早已知道他在厭恨她了，她並不去追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在她已感到自己對不住他的地方太多了，……………

「門外頭風大，天又冷哩，你等了許多時候一定着涼了罷。」她用女人的特性很溫和地去安慰他，不致以使他十分的難堪的苦痛着，那末再也因此而感傷，自己墮落自己，專向頹廢那方面走去。

「在我有什麼呢。」自暴自棄的說着，使女人很感傷。

「我以爲是資新來了，所以特地開遲些，讓他在外頭凍凍也好，我恨他不過。我，那裏會想到是你呢。啊喲，我知道你又發脾氣生我的氣了，你打我幾下吧，這樣消消你的氣罷。你以爲好不好？如其真的生我的氣，我看，你很犯不着，因爲我本來是一個不好的女人，你

何必計較呢？要消消氣，趕快在我的身子上揀塊肉打吧，搗吧，罵吧，只要你高興做那一種的時候就做罷。」

「嚇嚇！」鼻子呼吸着，冷笑着。「不要騙人！」很疑惑女人的態度是假做作的。

「難道我騙了你麼？」

「也許是對的。」梅生雖然不敢斷定，但總是懷着半疑半信的態度朝着女人張望。

「我騙你不是人。」她抬起頭朝他看着，很可憐的，很誠懇的說。

「那末到裏面去再說罷。」

女人點點頭先進去了。他替女人關上了兩扇木門，然後在黑暗中索摸着追着了女人並着肩牽了手一同走到梅生起居唯一的一間狹小而有霉腐氣的廂房裏，裏面只有容納一張六尺長的舊破的棕紉牀，已是感到範圍真太小了，這是因經濟恐怖而不得已的事，試想有錢的人誰願住在此地？梅生除了起居在這個房間之外，還要在這個房間裏飲食與消遣，所以特地向朋友那裏買了一張廉價的粗木桌，把它放在牀邊，一方面可以節省地方不見得小，在另一方面又可以省下一條凳子。他時常靠着桌子手托腮而沉思，想到一切大問題而至零零碎碎的瑣事，有時借這個地方吃飯及其他工作。梅生又是托着腮而沉思了，女人默默無言坐在牀沿，一種霉腐的氣霧包圍着他們兩人，好像從泛了潮的蓆被牀上發出來的，又好像從欲霧蛙

了的地板上蒸發出來的。梅生很知道廂房裏之有霉腐氣，並不是被褥髒了，地板壞了，而是在地板着地太近了，所以地上潮氣容易潮濕上來，又加空氣不流通，這是重要的原因。使他幾次要想遷移地方總給經濟所束縛住了，像罪犯打入了牢獄裏按上罪名加上了手鍊腳鐐再也不能夠走出一間狹小的囚籠，以致日夜在霉腐氣霧裏過苦悶的生活。在身體健康的時候偶然嗅覺到了倒還罷了，可是在人不愉快的時候聞到這霉腐氣息好像特別多，不時地使他難堪，如今他坐在房間裏，霉腐氣如煙似的一陣陣從四周冒了出來，使他不能安坐，但是他除了這房間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容身呢？他想沒有了，所以勉強坐了下來，享受有意和他搗蛋的霉腐的氣息，偷望女人一眼，她好像厭惡這霉腐的氣息又好像不厭惡的樣子。房間裏一點一點黑起來，女人代替了主人的地位在他的門角落裏找出一隻髒污的煤油燈點了，放滿了一房間的光，大概報答他替她關了大門的恩罷。

她先說了。

「我在今天等你有許多時候了，你說一放工就來，那裏知道你在這個時候來。難道放工遲了麼？難道是在朋友家去談話回來遲了麼？難道和不正經的朋友去聚過賭了麼？難道和下列人去喝過酒了麼？到底你爲什麼在今天夜裏才來呢？這樣遲呢？這樣生我的氣呢？」

「是的，我來遲了，和朋友談了一些閒話。……」他含糊地說了幾句。

他若無其事的壓下了在內心所感受到的苦痛，和女人一味敷衍，雖然懷着厭恨女人的心理在這時候他不肯發作了，臉色很是蒼白，又悵鬱。女人替他悲傷，以為他的臉色不好看是恐有了病了，許是病的預兆？想問，可是放不出勇氣來，恐怕問了以後如其是真的呢，豈不是使他更加感傷？況且明天兩個人長此分別了，不知道能否有見面的一天很難預料，在這時間何必再說出溫存的話給將來的回憶裏多一種感傷的來源呢？

「明天怎樣了呢？」他又想到女人走不走的問題了。

「明天一定要走了。那資新催過我好幾遍了，他同我說定明天走。以便早日到S城做生意。我想要多挨一天二天連半天也都不容易，甚至連幾個鐘點也感到困難。你看，他理好了許多行李了，那簡直叫我沒有方法推託，如其說生病呢，像他這種野蠻的人不管人家的病與不病的，不病如此，既病也如此。說行李沒有理好不能說了，因為只有些瑣小東西。說船不開，那更不能說了。天啊，教我怎樣辦好呢？你從前說他是一條糊塗虫，在從前有點像，現在簡直完全不像了。啊，看來明天真的要走了，不知道在那一天我們再有見面的一天。」

「你真的要離開我而去麼？」他凄然地問。

「天啊，這事情最好不是真的，我並不想離開你呵。」

「我也不想離開你呵。」

女人張圓了粗黑的眼睛朝他張望，放大，又放光。她的眼睛有點潮潤了，有水分了，所以分外黑了，已是欲哭在感傷的樣子，當她聽到「我也不想離開你呵」。她覺到自己好像犯了彌天大罪，一種乞憐的色情掛在臉上期待他來寬容，可是他並不覺得，他所覺得的是他自己犯了罪，期待她來寬容。他想，我不應該對有了兒子和有了丈夫的女人發生愛慾呵，又不應該和她發生關係呵，他本來很白的臉上又籠上一層青暗的藍色，身子又不住顫抖起來，苦痛，這小東西在身上大施騷動而作怪了，懺悔着從前的意志力爲什麼這樣薄弱呢？一旦有如此結果。想對女人宣傳從今起各走各的路，她去愛她自己的丈夫，他去找愛他的女人，兩者都沒有關係，名譽與道德都沒有衝突了。可是他敵不住女人的引誘，一旦改變其態度，燃燒着佔有女人的慾望。

「到底怎樣好呢？」他胡亂問着。

「你看到底怎樣好呢？」她反問着。

「我看你你你還是不要走好。」他朝着女人的臉張望。「你走了，我好像也要被你帶走了。雖然我的身子還在這裏，只賸下一個空殼，所帶去的是一顆心呵。你想，我這幾天被你說要走要走，我的心已在動搖了。我是這樣，我想你也是一樣的。」

「是呵。我的心在這幾天糊塗極了，好像不在一樣，不過我沒有對你說。他要走，如其

我不走，可是做不到呵。你想想看，我的話對不對？這種事，你們男人往往粗心大意的，每遇到一種困難的事就辣手了感到苦痛。再也不會去理解困難的地方在何處？比方這件事，根本是我不好，我不應該和你相識，並且有了那……，如今我們兩個人分別，只當我和你沒有這件事就天大的事也完了，還有什麼苦痛呢？你要我不走，在我很難，你能養我母子二人麼？資新能允許你麼？官庭裏能允許你麼？啊，不是我沒有心呵，你要想想的。」

「別的事，可以作作比方的，獨有此事那裏可以比方呢？你說的話，我或者可以做到。」

「不見得吧。」女人說着。

試想梅生這樣貧困的人確是沒有辦法，個人生活都感到困難的人那裏有本領顧到三四人的生活呢？在他自然感到困難，給女人說破了，臉紅起來了，感傷着，女人知道話不應該說得太直爽。

兩個人沉點好久，頭都低垂着幽想，聽桌上的煤油燈在那裏燃燒着發出嗶嗶撲撲的有韻節似的跳息破了靜肅的空氣。有時，他們兩個人先後抬起頭來看一陣陣的煙煤從燈罩裏伸出島島地上升，雖然很細的一縷，已經使人難聞，如其四處都煤油燈，叫人什麼辦好呢？因為常點煤油燈的緣故，這鴿子籠的房間裏的天花板上已燻得很黑，積着一層薄煤了，和灰塵混

在一塊兒分不出那是塵那是煤了。四角都有蛛蜘蛛的網絲滿佈着，有的挂着塵，有的挂着煤，又有的挂着死去的小虫，是一種很美麗的裝飾。這些東西，可以藉着燈光隨地隨時像探險似的發現一樣一樣，他們對於這些東西並不足怪，而怪兩個人爲什麼說不出話。

「蓬，蓬！……」木門突然被擊着。

「開門呵！……」有人在門外喊着。聽去是資新的聲音無疑。她很驚異的朝着梅生看了一眼，迅速地立起身來去想開門。

「資新來了，我去了。」女人低了頭慢慢地出走房門。

「你在半夜裏到我這裏來一次吧，千萬不要忘記了。」他追出去到她的耳邊說。

「我來的。」

他回到牀上躺着，滅去了燈火在里暗裏獨自感傷着，淒涼獨自來拜訪了，苦痛又在內心大施活動。

二

「那女人有點壞呵，像上海四馬路的野雞，啊，像極了。」梅生從資新那裏吃了酒回來罵起來。

四肢無力地躺在牀上，乏力的醉了酒的紅眼睛裏不時地發現細粒的火星在黑暗裏飛進着，不斷地變換，他知道酒吃太多而醉了，在他雖然感到身子多麼的倦了，但一想到資新的女人像隻野雞化的行爲能立刻使他疲怠萬分的身子會興奮到精神很飽滿的樣子，想了後，人不禁憤憤然在小房間裏兜着圈子。脚步很沉重，不用力好像不容易舉起的。他懺悔，到資新那裏去壞了，尤其是自己的嘴太饞了吃了幾杯酒和資新作着伙伴。去看：那女人的手搭在資新肩上並坐在一條凳上吃着同一個酒杯裏的酒，讓資新一隻肥大的短矮的髒腳放到她的大股上。資新在一方面和梅生談着臨別的閒話，他方面和女人尋尋開心，叫女人替他自己敲敲背，又叫斟酒，又叫倒茶，又叫點香煙，又叫盛飯，女人很能聽而且做得很好。因而資新興奮極了，一隻肥腫的手不時的去探摸女人的臉孔，乳頭，呵着癢處，使女人尖聲的嬌叫，自己便嘻開厚嘴唇的嘴合不攏來的哈哈大笑，張着豬眼似的眼睛睜視女人在梅生的面前做了出來，朝着梅生看了一眼露出很得意的態度。真的，資新越來越興奮了，連他的病態的嗜好當着梅生的面子發洩出來，用手從她的褲腳管裏伸進去伸進去不知道伸到什麼地方，也不知幹的是什麼一回事？在這樣舉動以後，資新的周身着了電似的酥醉起來，搖着上尖下肥的三角臉，歡喜得了不得的吃着酒，一杯又一杯的痛飲。女人呢，似嘔又非嘔的裝著很正經的臉孔紅了臉低視着地板一聲不響，好像很願意似的又好不似。在梅生看來怎不叫他氣憤呢？他

想，這樣的女人，在未分別以前當着自己的臉畢竟也不會留着一個面子而會幹起這樣放蕩媚騷的事，以後的事，一定不堪設想，無所謂愛與不愛。因此，他對於這個女人並不足以留戀，再不希望她裝着多情的態度來款待他，引誘他，被迷住着。只是和資新一樣痛飲着酒，不過資新爲開心而吃酒，但他呢，不過當酒是一種消他悒鬱的方法而已，豈是真的願意要吃酒？酒夠了，便怒視女人幾眼倉皇地和資新告別懷恨歸來。本來即刻想睡，但一想到資新的女人像隻野雞的行爲能立刻使他不能睡去，爲像吃了濃茶興奮極了，那女人一個個惡劣的印象接連送上眼簾，禁不住欲哭個痛快，才能把這所受的悒鬱洩發出一樣。

對於女人的懷恨心被衝動得暴發了，罵着：

「野雞，你這個像上海四馬路的野雞呵！」罵過，覺得罵了沒有什麼意思也就懶罵了。

想到酒，那黃分分可親近的顏色，盛在素白色的瓷器的酒杯裏發出一陣陣很濃厚的香氣，引誘着好酒的人去吃它，不吃，喉嚨便癢癢的難過。他在資新那裏吃了多量的酒後，對於酒一時很有興趣而有嗜好了，一想到喉嚨裏便感到枯燥，口裏發生膩味，只希望一種透明的黃分的液體從杯裏很快的倒進喉嚨裏滋潤，安慰着它的期望不久到了。不致以心裏太餓想了。此時對於女人懷恨的感情都轉移都發洩到酒上去了，以爲最好的女人抵不過最賤價的酒。女人能消愁那裏及得來酒？酒可以由飲者自由處制，女人呢？他曾聞酒有毒汁，他想，

女人的毒在行爲更比酒毒呵，酒可以留戀而女人絕對不足以留戀的。酒是多麼好的東西呵，能麻醉神經失去所感到的苦痛而快樂，簡直是感傷者的唯一安慰者，在他有所需要於它了，於是私掩了木門，他偷偷地走出去買酒。

上了街市裏，昏黃的路燈一隻隻高懸於很長的電桿樹上，照臨着悠悠夜景。市面因爲夜已深了，車子也稀少了，行人也少了，沒有天纔黑的時候那樣熱鬧了。大一點的店家都關起門來不作買賣，只留着門口的電燈亮着保存着這蕭寥的市面，他在小的酒店裏打了幾斤紹興酒，又走到南貨店裏買了花生米以便下酒。

在店門口，他記起來資新家裏吃了白酒，理應用點禮回回，況且他們明天走了。就趁手頭尚有錢的時候在南貨店裏包了二斤雞蛋糕，又包了十包的麻酥糖，這就是禮物了，送給資新吧，他想。

匆匆地回來，把酒和花生米等東西帶到小房間裏，然後想把雞蛋糕和麻酥糖送給資新那裏去。眼廉裏忽見那女人的野雞的行爲，人立刻不安起來，何必把好好的雞蛋糕和麻酥糖送給資新，送了資新，那女人不是也吃着在內，啊啊，最不願給她吃呵，野雞化的東西，不如自己吃了好些。然而多想了一想，做人還是虛僞一點好，可以騙得不少同情與記念，如其空送了二斤雞蛋糕與十包麻酥糖也不在乎，況且兩者間畢竟有了相當的交情，並不淡薄的。

資新正在監督着女人理牀上亂放着的零零碎碎的東西，嘴說着，手指着，樣樣東西都要女人親自裝入一隻大網籃裏，自己並不幫一點忙使女人可以偷閑休息一下。他倒替她有點可憐了，他想，女人啊，你何必要戀着這種一點不憐憫女人的東西呢？

「啊，資新兄，忙極了罷。」梅生走上前招呼着。獨不理那女人。

「原來是梅生兄，我以爲是那個。」資新旋轉笨重的身體來，「不忙，不忙，一點也不忙。方纔，你老兄吃酒好像還不到量罷，是不是看菜不好而不吃了？」說了，那有趣的三角臉便哈哈地大笑，嘴一嘻開分外是上尖下肥了。

「那裏，那裏，實在吃不下去了，我本來是不會吃酒的人。」

「太客氣了。」

「看起樣子來，明天一定要動身了罷。」顫抖着問。

「我這樣想。」資新挺着大肚子說。「你看好不好？」

「……………」

「我看來不及吧，我們的東西完全沒有理好哩，明天起早要趕船那裏來得及呢？我看，至少要遲一二次才好，我並不是在這裏想多住一二次。」女人在中間插着嘴。

「你不多嘴，專門替我理東西罷。我決定明天無論如何要走的。」資新有點動氣了，大

肚子突得分外高了，那有趣的三角臉上的笑容霎時收了下來很尊嚴似的。

「我並不想多住一二天，你看東西理好了沒有？你叫梅生叔評評道理。」女人很不服氣的說着，故意朝梅生看了一眼，微笑着，她還是理着東西。

「資新兄，你不要氣。」他於是做了調解人。「我想遲一天二天到S城也不要緊，東西總要理好了走。」

「不。梅生兄，你不曉得S城遲到一天便少一天的薪俸，此地又多一天的房錢，又多一天的零用，這樣多少不經濟呢。我們做生意的人，對於這些是頂吃虧不起的，連一個銅錢的帳也要算的。梅生兄，你看困難不困難？」

「錯是不错，不過我勸勸罷了，不知你能中聽不？」

「我想，只有明天走。」說着，資新哈哈地大笑。

「小弟弟呢？」

「小囡已經睡着了，學農的娘，是不是？」

「是睡着了，」女人一面理東西一面答着。「問他做什麼？」

「我有點糕餅是送給小弟弟在路上吃的，聽說你們都要走了，我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好送，不過送這些給小弟弟當點心罷了。」把雞蛋糕和麻酥糖放在桌上。

『小田那裏有這種福氣，我們當不起的，我們走了，用不到老兄破鈔。你未免太客氣了，要送東西給我們。』資新的臉又浮上笑容了，大肚子小了起來。

『那裏，那裏。』梅生苦笑着說。

『太客氣了，梅生叔又喜歡破鈔了。』女人說。

資新的豬眼惡意向女人看了幾下，那女人自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來重新又去做她所應當做的工作。梅生一面苦笑着，一面想着，這種女人嫁到這種男人多可憐呵，資新未免太惡了，很殘酷的壓迫無抵抗的女人，使她含怒着而受着苦痛，有誰替她同情呢？除了我，還有誰呢？梅生在這個時候不再想那女人是淫婦蕩女了，只是一個代表懦弱可憐的女人而已，也許是個有公通性的模型。資新的上尖下肥臉映到梅生的眼簾上，梅生不禁憤憤然罵着：

『好！……』梅生的話很響，並沒有繼續罵下去，

『什麼？』資新着了慌，匆匆地問着。

『沒有什麼。』梅生恐怕罵了人要鬧起駕來，就遮飾着裝作很安閒的樣子。臉微微地笑。

『我給你吃了一驚。』帶笑地說。

『好，我們再會吧。我在明天早晨來送行吧。』說着，低下頭苦笑。

『不用了，不用了。』資新客氣着。『明天，不用老兄多客氣了，算了罷。老兄還是照

常去上工，省得工廠裏扣工錢。」

「甯可扣工錢的，禮總要送送的，我不願意不送的。」

「不用了，不用了！」

「再會罷，明天，我一定送。」說着，動身要走了。

「我說不用了，老兄不要送吧。現在慢走，兩包東西，請帶回去罷，小囤用不到的。」

「是不是東西太少了？」

「那裏，那裏。」於是資新不客氣的把兩包東西好好地放到箱子裏去。

但資新還是說着梅生多麼客氣呵，把話說得故意響些，使未遠離的梅生可以聽到。梅生笑了。獨自走入廂房，有無限的淒涼，伴着青燈冷坐，四周都是寂寞的空氣慣會戲弄感傷的人的。

他想，女人不是明天一定要走了麼？她走後，真的教自己常伴淒涼同坐了，並不以一天爲限度了。從前曾有一度兩人雙雙暗禱希望永遠不離而很平安的生活下去，那不過是個美夢，美的夢總是不久長的呵。從此要和旁人一樣不相關涉的分了手，如水上的浮萍偶然相逢一瞬即刻就離拆？很難預料，不知這生這世有何日是重逢的一天？這恐是憑着命運安排了！如其這一別永不再見呵，怎不教人悲戚呢？怎不教人感傷呢？以後的人，只要寂寞時，偶爾

看見她坐過的牀沿，她捏過的筆，她點過的煤油燈，她替我補縫過的衣服上……都可以教人流淚，嘆息，悵鬱，這樣，豈不是教人永遠地在苦痛裏掙扎偷生麼？

隨意地吃了些酒，沉思着。他眼簾裏總是有那個女人的印象。他的心裏自然又想起那女人。是的，他搜尋着已往的事，他雖然健忘，還能記得在青春的十三歲時候，開始作流浪的生活，就在那一年，像柳樹上的飛絮被風任意地帶了吹到這一邊來又吹到那一邊去沒定規的，路上有時觸到危機是不幸了，或許暫時過着平安的生活。他記得在趙維臣的南貨店當一名最低卑的小學徒，又在魏後明的雜貨店做一個小夥計，無非是一種被壓迫的奴隸化的黑暗生活，無條件的賣去了自己的生命做着人家的牛馬，替主人賺着錢去養主人玩弄的發胖的姨太太和發騷的兒女。有人說：『應當起來反抗一下呵！』他何曾不想到呢？但他知道吃着人家的飯而想反抗一下，如其一旦因反抗失了業，在有錢的人感不到有多大的影響，在他就失了生活的保障了。所以幾次給人惡罵毒打，幾次的飢饉，幾次的病災，他並不懷着消極的觀念而自殺，只希望有發皇騰達的一天。一真飛渡了一二三年以後，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漸漸多起來，看有錢人的錢只會一天天從四處八方聚集攏來，多起來；沒有錢的人的錢只會在社會上流動，無論如何積藏不起來的。他知道發皇騰達的一天，不過是一縷青煙裊裊頃刻會滅亡不見的罷了。那時候，對於生活的趣味一點也沒有了，感到的只有厭倦，疲乏，想自殺了可以

得到滿足。幸而後來學了工，在這時候和資新的女人發生了愛慾，心裏的缺陷好像暫時滿足了，又如少年時代幻想有發皇騰達的一天的那樣意味。

在他有了女人，生活已不至十分單調了，所謂厭倦，不知遁逃何處？對於人間，感到可留戀，因為女人代替了他在少年時代所夢想幻想的發皇騰達的東西。啊，無庸諱言女人是成了他的生命，他想，在空閑的時候或是倦乏的時候，只要和女人隨意談些平淡或奇趣的話，往往使人不致於厭倦而感到有安慰了。做人好像很有意義，再也不抱悲觀了。自從佔有資新的女人，每每向自己慶賀有幸福了，但偶爾想到和資新的女人發生了愛慾是件不道德的事，遇到資新常常感到不安，啊，犯了欺騙忠實的朋友做下一件不道德的事了。怎樣辦呢？怎樣辦呢？想與女人相離，可是找不出一個合意的女人，又苦於經濟窘少，不得已還是和資新的女人鬼混瞞着資新。他又沉悶地倒了些酒吃着，想到如今要和女人分別了，那可以放下野心的時候了，不放下到什麼時候放下？但自己太淒涼了怎樣辦呢？……

點了一枝香煙，口啣着，眼看着一個很小的窗。

窗，雖然由木格子改變到玻璃窗，以為這樣外面的光線可以透射到裏面來了，但是給煤油灰與塵灰染上了看不到外面一點東西，只覺得漆黑模糊的一團，於是聯想到他的前途也恐如此，心裏不勝地感傷。

「我不放她走的，她走了，就苦死我了。」他說着，隨即又吃了一杯酒。「我同她逃吧，或者我獨自走亡吧。」

本來，酒量不大好的他很性急的吃了幾杯，加上次又在資新那裏吃過，在這時候，人漸漸地失了知覺，神經給酒麻醉了，隨即倒在牀上睡去，如癡的一樣。

三一

資新的女人怯怯的放輕了脚步走到梅生的房間裏，像一隻兔子的竄着，只着了一件很小的襯衣沒有聲音的立在梅生的面前。她看見那個可憐的人兒依舊原有的衣服橫倒在牀上，注視了好幾分鐘運動也不動的沉睡着，口裏流出許多有粘液的口涎長長地拖着，已流得褥子上濕透了一大塊痕迹了，鼻子裏發出呼吸的聲音，多麼的好睡，連約會都忘記了，這人真是糊塗極了，她想着。

女人看了笑了一笑。

頭轉過來，發現半桌上還放着殘餘的花生米雜在花生米衣殼裏；一隻空了的酒筒似乏了力的橫臥着；一隻素白色的杯子裏面盛着一些多下來的黃酒，在表面上已落下來煤油燈的煤粒；一隻竹筷端端地放在桌上沒有動過，好像吃酒喫花生米沒有用到它；一隻煤油燈因為燈

罩染上了煤的原因發出不十分明亮的光來，其實，煤油燈裏油太少了，風偷進房間裏來故意逃來逃去叫燈光一閃一亮，這也是其中之一的理由。憑着一種幻想的告訴與直感，女人知道他的心裏一定多麼的苦悶，對於人生一定抱消極觀念了，以為做人多麼的沒趣呵，所以為免避苦痛起見到街市上打了酒來狂飲，醉了，可以忘記一切了。因而，橫臥牀上沉沉地睡去，忘記吹滅了燈。

她想，梅生太可憐了，為着自己和他要分離的原故，竟自暴自棄摧殘自己的身體不顧危險狂飲黃酒。不覺流着淚可憐他。想到他如其酒醒了後，不是依舊要記起從前的感傷的故事麼？也許比從前分外明顯記得些。這樣，他未免太魯莽了，她想笑了，又想哭。

走過去，貼着牀沿抱着梅生的頭，搖了一下。

「喂，糊塗蟲醒來。」她很低聲的幽說。

他照舊一樣睡着。

「糊塗蟲，你醒過來吧！」又把梅生抱着搖了幾下，輕輕地在他的耳邊說着。

一點效力也沒有，他照舊的沉睡。而且睡得很平安的，連身也不翻一個，手脚動也不動。女人想，你為什麼這樣沉睡呢？竟連你親自所說定的約會也忘記了麼？做人不要這樣糊塗呵。

「橫生，梅生叔。」

「……」

「梅生叔，你這條糊塗蟲醒來呵。」她又在耳邊輕輕的說，手又去搖他的頭。

他好像醒了，於是翻了一個身，嘴好像嚼着東西唧唧有聲音的動着，她想着，他醒了罷？但不久，又無聲無事的睡去。她有點憤憤然了。

「喂，醒轉來！」用力的推了幾下。「喂，醒轉來！」

「啊……」他似乎說着夢話。

女人在此機會又用力的接連的搖了幾下頭，這是比從前更用力些。他的睡意，果然有點被她吵醒了的樣子，閉着的睡眼會一度開開來露出醉了酒的紅色，只開了一開，無力又閉上了。在他完全沒有感到女人在面前。她真的很憤然的，手敲了他的臉部，他不過用手拂了一拂以爲是一個蟲在擲擲。她，笑了。

「糊塗東西，不要睡！」警告着。「替我醒轉來！」

「什麼東西呵！」他說着，還是要想沉睡。

他的頭側了方面，身子翻了一個轉身，向裏牀睡着，又發出呼吸的聲音。她想，這個人多麼可惡呵，如豬一般的偷睡，是故意的不理我罷？又像不是，想立刻離開他走了，但只有

今天的一次機會，無論如何不放棄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又用力搖着頭，更比從前用力些，這一次，他醒了，着了驚般的迅速地從牀上坐了起來，雙手捻擦着眼睛，定了神，非常驚訝的看着她，忘記自己約會她來的，以為出了什麼特殊的事，半夜裏她離資新走到房間裏來。

「你來做什麼？」

「……………」女人只聞到他的酒氣從口裏吐出。

「做什麼？」他推開身邊的女人又問。

「問你自己罷！」

「問我自己？」梅生想了一想找不出其所以然來，只朝着她張望。「你到底來做什麼？」

「你真的忘記了麼？」她說着，想着，看他的語氣這樣強硬立刻會預感到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在眼前要實現，這一定與她不利的，恐是他恨她來遲了，所以一意裝腔作勢生她的氣了，這是使她的心會顫抖。「你忘記了你約會我來的麼？」

「幾時我約會你過的？」

「今天你回來的時候，你在這裏對我說的，吃了酒竟忘記了麼？」

「我忘記了。」

「我實在來遲了，對不起你了。因為理東西理了許多時候，等他們睡著又等了許多時候，所以不免來遲了，你以為我失約了是不是？」

「不要說了，我實在有點恨你！」

「恨在什麼地方呢？你說呵！」

「我說不出。」

「哈哈！……」女人幾乎笑了出來，但是一想到他在恨，恨的是什麼呢？她到有點恨他了。「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

他只冷冷地笑，答不出一句話來。她看他這樣冷酷無情如一個暴君，她想脫離，但有點捨不得，所以在未走以前先試探他一下。」

「我冷極了。我冷極了！」向梅生叫着。

「你坐到牀裏來罷，把被向身上披一披，省得着涼了。」女了就照了他的話做。

「資新沒有醒麼？」

「剛剛醉了酒睡着，要醒，決對沒有這樣快的。」她本來想不回答，恐梅生生氣，不得不說了。

「小囡呢？」

「他也睡了。」

梅生對於女人好像沒有什麼意見和惡意的表示了。在這個時候開始露出好看的臉色，不再使女人十分的難堪，並且有與親近的可能性。女人笑了。

「你到底愛不愛我？」他很溫和地問。

「真的愛你囉，你爲什麼這樣問呢？」女人顫抖地說，很懷疑，爲什麼說出這樣話來。

「假的罷！」他叫着。

他發了怒，很惡意的握緊了拳頭向女人的背上痛擊了一下，她抬起頭來看了一眼，嗚咽地哭着。他覺得哭又是在欺騙他了，如她明明白白說愛他而離開他遠去，這明明白白是在騙人，這次哭又是這樣的。他還是叫着：「假的，假的！」

忽然想起在資新家裏吃酸酒的故事，女人既然會當面讓資新摸臉孔，乳頭，呵癢；又會讓資新用手從她的褲腳管裏伸進去伸進去不知道伸到什麼地方，也不知幹的是什麼一回事？這女人真淫蕩呵，完全是隻上海化的野雞，可爲打她個死，拳頭握緊了向女人的背了搥了二下。女人弄到莫明其妙了，在平日她只要拉他的手到胸部的乳頭附按着他便不生氣了，這次她照舊做了一下並見不效，反而又被痛擊一下。他想，女人真淫呵，想叫我撫撫乳頭就可消氣了，我偏不服呵。

罵着：「你哭罷，哭得傷心些。」

「嗚嗚！」女人越哭越悲哀了，聲音很淒慘的求着人同情，如受了傷不能說話的狗。

「給我滾開去！不要你在這裏。」他真的推着她的身子要她走開。腹裏的酒好像作起酸來。

「啊，梅生叔，你不記起我們過去的事情了麼？我可以對你說老實話，我確實愛你的，我可以對天罰咒。如其我不愛你的話，我在今夜裏再也不來看你了，你想想看，我到底愛不愛你的！說起來我有點痛心，從前這樣好，現在這樣惡了。」女人說着要走了。

「不要走，我還有話對你說，要我告訴你麼？好，我告訴你罷，你的確不愛我了。如其愛我的話，你不應該首先忍心離開我，你不應該同你丈夫同到別的地方去，讓我獨自在這裏淒涼地過着苦難的日子。如其你真的愛我，你不應該跟你的丈夫跑，應該留住你的丈夫再住下去，我和你可以照常生活。明天，你真的要走了，不是討厭我是什麼？不是不愛我是什麼？你所以要走了，是罷。你既然這樣待我無情，我那裏不恨你呢。你這女人，多麼的淫蕩，在我面前讓資新摸探；多麼的壞，又竟會說愛我，會哭，專門欺騙我。」

「這是沒有法子呵。那是資新要走，我留不住他呵。」

「難道就沒有別的法子了麼？」他的態度已不像從前那樣驕傲與氣憤了。

「你想想看。」女人很和氣的問。

「我只有從前對你說過的辦法，請你拋棄了資新與學農一同逃走。」

「這話是很對的，我也這樣想。同你逃到別的地方去，勝過同資新同住好得多了。可是你沒有好朋友能幫你的忙，如其逃了出去到什麼地方去好呢？你說，你有一個朋友在C城當一月小南貨店的夥計，我以為可以到他那裏暫時避一避了，可是你又說他不能供給我們衣食住三者幫一點忙，因為他自己窮得要命。這教我怎樣辦呢，逃出去不是很危險麼？況且資新和他的朋友也不肯休的，這樣看來，我們暫時分離一下好，有機會再想法子。」

「你怕資新罷，怕死罷！」梅生還是懷疑她的態度不明。

「我到不。」

「那裏，你不愛我是真的了。」

「我到愛你的。」

「假的，假的！」他重新懷恨起來。「你太會騙人了。」

拳頭，他的拳頭又緊緊地握了攏來舉了起來落在女人的背上，接連搗了幾下。女人又無聲的流了淚哭了，不反抗他的打，也不說一句話，讓他打個滿意罷。她想，如其反抗更容易把事情擴大起來，兩方面再也不能調和了。她對於他，絕對取無抵抗主義的政策，但是對於

他這樣野蠻不講理的舉動，在她的面前演出來，非常傷心，不應該把她看得如此下賤，低卑，以致有這種殘酷的手段來虐待她。她雖然有點恨他，但始終不敢說出來，也不敢表露出來，讓他接着搥第二次拳，忍着痛倒在牀上，預備接受第三次的搥打。

梅生雖然感到不好意思再打，可是還罵着：「啊，你這個淫婦，我恨你極了！」

他兩隻手抱緊了女人的頭搖着，要女人不能休息一下，因為女人在日間勞動過度了非休息不可了，所以在這個時間疲倦極了竟不知不覺的閉了眼睛想睡了，給他搖了幾下，粗黑的眼睛又微微地張開來露出可憐的光，望着他看了幾眼，等一等又閉眼睛想睡了。

但是又給他搖醒了。

「請你不要再這樣凶惡對付我呵，你有話對我說罷。」她求告着。

「我恨你，你不應該離開我去。」

「我原想不去，但我不得不去，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麼？」

「哦哦……」

「我始終是愛你的。你在今夜叫我過來還有什麼話沒有？」

「說來我很痛心，也許我在以後不久不是出亡，或者自殺了。」他說得淒然。

女人猝然的倒在他的懷裏哭了，淚，如洋燭迎了風而無聲的狂落。她想不到她的一舉一

動會牽連到他的生活上去，既然如此，她只有勸着他何必如此頹廢？對於她何必這樣戀戀不捨？況且在世界上像她這樣女人很多。梅生聽了，只有哭，想着，女人真是賢惠極了，叫他在世界上那裏能找出第二個呢？叫他那裏能捨得呢？越想越悲哀了，在房間裏充滿了淒淒如黃梅雨的低哭。他們兩個人好像除了哭沒有別的法子，臉上又籠上一層灰白的顏色宛如病人。

煤油燈還是嘩嘩撲撲的跳息着打破那單調的寂寞，在風裏搖曳着乍明乍滅的燈光。

四

第二天，資新忽然病瞭下來，渾身發着燒。到S城的計劃顯然不實行了。只是奄奄的臥在牀上呻吟着。病好像很重，他的女人想叫梅生代去請一個醫生來診治，吩咐學農在旁邊伺候着，自己匆匆的跑到梅生那裏，滿想梅生在這時候尙未起床，當好好的叫他起來去找醫生吧。到了房門口，門閉着，但沒有加鎖，大約他沒有出去吧。她很高興的叩着門，叫他開，但裏面連一點聲音也沒有，她推門進去一看呵，沒有人了，她才知道他是出亡去自殺了，履行昨夜所說的話了。而且他是着了那件心愛的夾袍子出走的，因為這件袍子非有大事大節不

上身，這次死不得不把夾袍子着上身。她白了臉倉皇地回來。

「我想，找梅生叔去請個醫生，那裏知道不見他呵。是自殺了呢。」她很恐怖的顫抖地說。

「什麼呵！你也有病了麼？你竟也講起昏話來。梅生在早晨不要到大震工廠上工麼？不久要回來的。等候他一下吧。」資新很氣憤女人無用，咆哮地說着。

「哦，要來的。」她不敢說出梅生此次去出亡自殺了。只等候有個人來告訴梅生死在何處？她可以去見一面。

「梅生叔叔，在晚餐的時候，一定要從大震工廠裏回來的，爸爸，你看是不是？」

資新聽到兒子講的話很對，微笑着靜候着梅生回來。直到天夜了，說着，「梅生在這時候總要回來了。」

女人苦笑着不說什麼，只是暈了去躺在地上顫抖起來……

愛的跳舞 (續)

陳穆如

七

一輪紅日，已經漸漸地向西邊落了下去。在這夕陽影裏，我挾着露霞從一間酒樓上吃過了飯走了出來。她的心中，好像有些憂悶的樣子。於是，我便向着露霞說：

「我們慢慢地走吧；在街道上，還可玩賞許多景緻呢。」

這是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大自然的氣候是異常地可愛，異常地溫和。街上的一對一對的男男女女，穿着花紅柳綠的衣裳，來來往往的好似空中飛舞的蝴蝶。在每個人的面孔上，都表現着一副特別的愉快的神情。

我心裏微笑着，不禁地對她說道：

「好吧，這街上的夜景！」

露霞低着頭不說話。

「可不是麼？我倆不是一對愛情結合的情人麼？親愛的？」我繼續地說：

「噫，不見得吧。」露霞冷淡地回答着。

「那末，你爲什麼不說話呢？難道你不愛我麼？親愛的，是不是？」

我一面輕輕地說，一面便貼近她的身旁，好像快要倒在她的溫柔懷裏似的。

她依舊不說話。

「喂，你真的不愛我嗎？不然，你爲什麼不高興說話呢？莫非你有了隱痛不成？親愛的，你不妨對我說一說吧。」

「呵，隱痛？假使我說了出來，又有什麼用處呢？」

沉默了一分鐘。

「說吧，你對我說呵。」我催促着她。

又沉默了一分鐘。

「那末，只得回到房裏說你聽。」

她受了我兩次三番的催促，便不能不這樣地對我說了。

這樣，我們就乘上了一輛黃包車，默無語言地走了回來。照例，當我們回到房裏的時候，她就會躺在柔軟的棉被床上，笑吟吟地而且撒嬌地對我說：「快點吧，親愛的。」可是，現在從她的外貌上看來，她不獨沒有笑容，而且莊嚴地帶着一種哭泣的樣子。她的烏黑的頭

髮散亂着，目光無神地注視着房裏的地板。今夜的她，不是從前的她了。宛如在茫然自失狀態中的露霞，只有兩手抱着面孔，開始嗚咽起來。

我一面撫着她的肩膀，一面便甜言蜜語地安慰着她。

「對我說吧，你到底有什麼隱痛呢？親愛的？」

「沒有什麼。」她說，「當我想起了你，我便會哭泣的。」

「這話怎樣解呢？」我茫然地像迷路的小孩，在馬路上彳亍徬徨。

「你記得清楚麼？當我們離開酒樓的時候——」她說到了這裏，不願意地說下去了。

「當我們離開酒樓的時候，不是在街上行走麼？」

「是的。」她回答着，「那時，我不是走近你的身旁對你說麼？噢，你！」

「以後還有別的話麼？」

「你接着就說，趕快走吧。」

「還有呢？」

「這就夠了，我不再說了。」

「我一點也不懂，你究竟說些什麼？」

「你要我說你聽麼？好吧，當我們離開酒樓的時候，我是何等地高興，所以我就立刻地

叫你「噢，你！」這不是出於我愛你的表顯麼？但你却是很冷淡地回答我，「趕快走吧！」這時，街上無數的男男女女正從你底身旁走了過去，然後我才對你說了一句：「我底最親愛的——」

「這是出於你的誤會，我可以坦白地對你說——真的，我沒有什麼不可以說出你聽的。」
「自然。」她說，「你的話沒有說錯，不過你的聲音却使我十分地難受。你明白麼？街上來往的人，看見我們表現出這種的態度，每個人都生出驚異的神情，以爲我們這樣的一對情人，也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咳！那時，我真的比挨了打還要痛苦呢！」

「你說什麼？你是神經過敏了麼？親愛的，我真料想不到你會對我說出這麼一句話來。」
「但是，你爲什麼在『趕快走吧』的下面，不加上『吾愛』兩字呢？這不是在證明了你是不愛我麼？」

我站在她的身旁，說出了許多安慰她的話，然而，在今天的晚上，無論如何，她也不再做撒嬌的笑容了。

「親愛的，請你原諒我吧！因爲我沒加上『吾愛』兩字，我當然是錯了，但是說錯了的話，是再也不能挽救回來的；以後我定會留心，定會使你不致再受這種痛苦，吾愛，我請你不要再來憎恨我，也不要再來囑嚇了。」

「那末，你說我嚙嚙麼？好吧，我就不說了，我們再會吧。」

我心裏越想越不安，越不安越能把這件事拋棄。最後，我終於忍着氣對她哀求着。

「吾愛……」

「你不要再來和我說話了，我不是對你說過「再會」嗎？」

我聽了露霞的說話，終於沒法的在朦朧中失去了思想，慢慢的睡着過去了。

第二天早晨，當我蘇醒過來的時候，我還看見露霞在嗚咽着，我不禁歎了一口氣說，

「怎麼，你還哭麼？親愛的！」

「你管我做什麼？我實在受不了這許多痛苦。」

「就因為我沒有加上「吾愛」兩字麼？好吧，吾愛，你不要介意呵！」

「以前，你確實地非常愛我，可是，現在你變了態度，你是不愛我了，因此，我受了人們的輕視；同時，當我和你一塊兒走時，如果有人向你問我，你老總是這樣地說「也許」，這兩個字裏，不是含有半信半疑的成分麼？」

「咳，我竟料不到「也許」兩字，竟有這麼重大的意義呵！實際，當人們問起我的情子，我是如何地愉快，所以我便回答着他們「也許」，然而，你竟冤枉地誤解了我的意思，這又何必呢？」

「是的，這就是我們的一幕悲劇？」

「好了，以後我不再說話了，請你澈底地原諒我！我的女人！」
露霞沒有話說。

「你的身體不舒服麼？要不要請醫生來替你診治一下，或者……」
露霞又沒有說話。

「那末，讓我和你一塊兒出去，在馬路上消消氣好麼？」

露霞兩目癡視着，還沒有回答，只在口中嚙嚙地說：「我受不了這許多痛苦。」

在她每一次的談話中，她總想竭力鎮靜地保持她的原來的態度；但是，爲了悶悶不樂的緣故，她會在不知不覺間從口中溜了出來。她是一位很美麗的，無論比什麼都還美麗。她像小孩似的，天真而且優秀，時常伏在他的身旁，兩手掩着面孔說：「愛人，你講點故事給我聽吧？」接着便將嘴唇湊近前來和我甜蜜地接吻。當她精神清爽的時候，她本想依舊地和我要好起來。可是，這一切一切，在她暗中要和我嫉忌之後，她是無法可以辦到的。而且，「也許」兩字，不斷地在她的腦海中盤旋着，盤旋着……

她喜歡看我，時常地把我的頭按着在她的身上，靜默地看了又看。

她的眼睛射出無數的光芒，她的面孔是溫柔而慈和。她不知道什麼是甜蜜，是她的親

吻，還是她的黑色的眼睛。

我像水鳥似地在她的眼睛上浮泳，我像野鴨似地游泳到她的爛爛有光的目中的深淵裏。她有時眉目傳情地講給了許許多多的故事，但我一點也不明白，除了她給我的恩愛之外。

在這樣的光陰裏，我不獨不去思想，還望着她發出愉快的微笑。

我看見她的玲瓏的眼睛，我的全身會感到發熱，心裏也會亂跳起來。

我陷在深淵的海底裏了。

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她的影子總是在我的面前站立着。她好像神女，好像夏蛙，好像聖母像前的瑪利亞。

她的兩眼好似山中的小湖，她的乳房好似柔軟的棉被；她的面孔好像太陽西沉的天空。於是我走到她的身前，迅速地俯伏在她的可愛的白頸，把自己的嘴唇湊上前去，吻着她的高突的乳房。

呵，我想到了這過去的一切，我是多麼高興！可是，現在，一切一切，我都感到無味。樓抱在我懷裏的，不是我的可愛的露霞了。

我本來是多情的，在我和她認識後的一年多中，我和她是常常地度着甜蜜的歲月的，很

得意地和她說：「有了我們的愛情，這宇宙就會永遠長存！」

我常常地教她學習音樂，圖畫，美學等，我對她的殷愛，可謂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了。然而，這，好像和六月的暴風雨一樣，來的時候是那樣地突然，那樣地迅速，把自己滿意的掃蕩淨盡，一無所餘了。

是十月中旬的時分，露霞發了一次毛病，我請了一位醫生來替她診治。呵，這醫生，這可惡的醫生，就是和露霞發生愛情的起源。我真的不願意說下去了。看見自己的愛人被別人搶奪了去，那我還有高興說下去麼？

當醫生初次替她診病的時候，說來也未免有點奇怪。眉目傳情地一見傾心；再見便愛起她來。

經過了幾次的會面，兩個人的愛情便達到了極點；大有一觸即發，非結合為夫妻不可的情勢了。

幾天沒有到露霞那邊去看她的病了。昨天在××路上，碰見了許桐森，科勃里，鄧澤堂三個人，他們笑吟吟地告訴了一些關於露霞和醫生的消息。……她為什麼不愛我，而去愛上一個醫生呢？大概是雙方面感情冷落的反感吧？

有一次我到她房裏去看她。當我一進她的門口的時候，就聽見醫生和她說話，我禁不住的一驚，他說：

「親愛的，我愛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一切。現在我不能再說出來了。露露，我的寶貝，我有話向你說。我和我的戀愛能不能成功？假使我和我的戀愛能夠成功的話，那末，我便心滿意足了；反之，假使我和我的戀愛不能夠成功的話，那我們就要在今天晚上把牠先行解決一下吧。……我們要怎樣辦呢？」

「……」露露沒有回答，滿面現出愁容。

「我們要怎樣辦呢？」他再重念一句的向她問。

「我們的辦法多得很！我已經和你在戀愛的軌道上過着甜蜜的生活了。你的靈魂，你的一切一切都是屬於我的所有了。你不能夠再去愛第二個人，同時我也不願看見第二個人再把你奪了去。所以在今天晚上，應該把我們的關係告訴他知道，然後你再去和他脫離愛的關係，享受我們美滿的幸福罷。」

「告訴他知道？」她驚奇的問。

「是的，請你告訴你的老情人景華知道吧。」

「不行，一定不行的。……從前我不是對你說過，那是不可能的事麼？」

「不可能？爲什麼不可能？」

「你知道麼？我自和他發生戀愛以來，已經有一年多的時光了。在這一年多的時光中，他愛我，實在到了極點。雖然我們不免生出多少誤會，但是假使我和你的關係告訴了他，那末，他一定會生出許多苦悶來的呀。」

「啞，寶貝！難道你真的不肯把我們的關係告訴他知道麼？」他一面嘆氣，一面把手放在四方的桌上輕輕地拍了一下。

「像你這樣的難題，叫我怎樣回答呢？」

「難題？這有什麼難的題目呢？露霞，我徹底的告訴你吧。假使你是愛我的話，你就應當和他脫離愛的關係，反之，假使你是不愛我的話，那你就是宣告了我的死刑。露霞，你忍心麼？露霞，你是我的愛人，你現在不能再去隨他了，你應要決定你的宗旨——幸福的宗旨——來，來和我一塊兒逃走吧！」

「逃？」

「是的，你趕快和我一同逃到我的家鄉福建去吧！」

「……………」她沉默着。

「啞，我的親愛的露霞！」他像瘋狂地跳了起來。

「我的親愛的胡明！」她含着神祕的微笑向他說。他將她抱到他的懷裏，和她接了很多的甜蜜的吻。這時他的愉快，興奮，喜歡到了極點，彷彿入了蓬萊的仙境似的。在熱烈的接吻和擁抱之後，他的一顆為情愛的火所燒動的微弱的心靈，漸漸的平靜下去，因為他知道她是他的，她是他的永遠的愛人了。

「你……你……」她睜大着眼睛忽然流出淚來。

「哭，哭什麼？親愛的，你真是一個小孩子。」

「假使我和你一塊兒到福建去，我實在有點捨不得他呵！」

「誰？」

「景——景華？」

「親愛的，你既然愛我，你就不應當對他有所戀念呀！」

「不，一點也不！」她說，「我和景華在愛河交情中，曾經受了一番絕大的打擊，所以，

我對他並沒有多大的戀念了；哥哥，我真愛你呢。你愛我麼？」

「我……」

我心裏忍不住了。氣憤得很，用力的把門推開，他們兩個人，面色發青，忽然地跳了起來。

「你……你這豬糞！你這強佔人家愛人的流氓！」我氣憤憤的將自己的拳頭打在醫生的面孔上去。

我們在房裏打了起來。露霞似乎哭出聲音來了，一方面極力排解，一方面將醫生拉了出去。

醫生出去後的一分鐘，我就走到她的身邊來，靠着她的腮，氣喘不定的罵道：

「賤貨，你爲什麼定要把他帶到這裏來？你又爲什麼定要和他哈哈地談笑？難道你忘記了一年來愛我的誓語麼？難道你又想背我潛逃麼？淫——淫賤的狗東西！」

我向她罵後，聲音比較響亮起來了。於是停了一刻，又繼續的罵道：

「狗娘養的，你把你的靈魂出賣了，還不算夠！現在你也把我的靈魂一同出賣了。你

——你想！世間出賣什麼東西的都有，但把靈魂出賣的恐怕是很少吧。」

她一步一步地行着。彷彿跌落萬丈深的古井一樣。

「下賤婦人，你不許還嘴！」我看見她口裏懦懦的顫動，我使用這一句話去制止她的說話。

她果然不敢還嘴，唯有悲傷地嗚咽啜泣。她覺得戀愛有時快樂，有時痛苦，快樂過了，痛苦便來了。她又覺得她自己是個罪人。是個叛逆者。

「喂！你這無廉恥的東西，你爲什麼要做這件壞事呢？我在家裏，你都敢公然約他幽會，假使我跑到別的地方的話，你豈不會時向他人出賣風情嗎？這樣，我和你豈不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一對掛名愛人麼？你——你不許還嘴……」

我罵她的聲音越發響亮起來了。

「你這不要臉的賤婦，你明白麼？假使他下次還敢到我這裏來，我一定要和他拚個他死我活的把戲。就是我把他打死了，雖然會受法律的審判，但是我也非常樂意一點也不後悔。

……啞！賤東西，我真的不願見你了，因爲你留了一點醜態的痕跡在我生命史上的一頁，咳！我——我請你從這裏滾出去罷。」

露霞嗚咽得更加大聲起來了。整個的洋房，全是繚繞着使人不忍聽的嘆息聲，悲哭聲！

「咳！我竟想不到你會措油呀，我也竟想不到你會做出和小丑兒一樣的醜態呀，露霞，這是最所不許的，也是我生平以爲很可恥羞的，你知道麼？假使你不能記住我的說話，我以後一定不要你了。露霞，告訴你吧，一個女人應當保守自己的貞操，而且也應當一心一意的去愛你自己的愛人。因爲你的身已是屬於我的所有，你的一切一切就不應當再去貢獻給第二個男人。……滾，滾出去，你這個無恥的衣冠禽獸！」

我眼睛通紅，停了一回，又再接再勵的罵道：

「滾！滾出去，我這裏不容許你這個賤婦！……哭！你哭什麼？這是你自己的大錯。

……你要哭你就應該到別處去哭吧。……咳！淫婦！請你就從這裏滾出去吧！」

我說完了這句話後，仰望着天空發出了一個長嘆。

「你豈不知道你是我的愛人麼？你又豈不知道女人愛男人後應當死守的責任麼？好，你哭到你父母的面前去吧。」

我走近她的身前去揩她的眼淚和握她的雙手。

「好，不要哭了，有人看見了你哭，你自己不大意思呀。假使你相信我的說話，你以後一定可以得着美滿的幸福？不然的話，你以後的結局，一定是非常悲慘的！露霞，我饒恕你吧，你以後不要做這樁蠢事了，你以後也不要再有和這類的的事情發生吧。」

我正苦於失戀的當兒，一個悲慘的禍又降臨到我的身上來了。這是什麼呢？原來接到了家中的電報，說祖母一病而死，永不復回人間了。

祖母死後三星期，到十一月初五左右，雖然露霞和醫生還不斷地來往，但是我因為失去了慈和的祖母的緣故，也沒有心思去留心他們間的醜態的行動了。

又有一次，我在案頭發現了一封露霞給醫生的情信。信的內容是這樣地寫的：

「親愛的，親愛的哥哥：我愛你，我真心地愛你，我寫這封信給你，原來是希望你能答

應我的要求。在一年前(?)的時候，我似乎就認識你了，那時我很想向你表白我的心情，然而我的胆量不夠，深恐受着你的拒絕，使我的內心受了莫大的打擊。現在，我不能抑止我火焰一般的情感，在悲哀中默無言語的過去！因為我想起了你，我的精神就會感覺得有說不出的甜蜜與愉快。

「一個人生在社會上，爲的是什麼呢？我覺得人生頂重要的條件，是要能夠找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因爲有了精神上的安慰，一切的苦悶，悲哀，便會不期而然的煙消霧散了；反之，一個人如果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安慰的話，那末，這種人生，簡直是沒有一點意義的。所以愛就是生活的源泉；不過愛是要神聖的愛，決不是黃金祿位所能買來的愛。我沒有燦爛的黃金，也沒有高貴的祿位，我祇有將我的一片赤裸裸的心貢獻給我所愛的人！而且我願爲了我所愛的人犧牲我的生命，犧牲我的一切的一切！也祇有這樣的犧牲，才能夠得到真正的愛的價值。

「哥哥，親愛的哥哥：我以十二分的誠意來寫這封信給你，也以十二分的誠意來永遠地愛你！我相信我決不是一時情感衝動而說愛你，是我真心的真心的愛你而說出來的話。我希望你相信，永遠地相信。

「哥哥，愛我的哥哥：我近來苦痛到了萬分，我沒有一刻忘記過你，也沒有一刻不愛

你。哥哥！我愛你！我真心地愛你！

「自從我們的事被他知道了以後，我們便愈鬧愈凶，感情日益破裂了。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的地步，那末，我們只有堅決的做去就是了。你的近來的診治生涯還好麼？我們沒有什麼企圖，只要能夠勉強地維持生活，那就可以了！從此之後，我不要那個流氓來接濟，也不要那個薄情的登徒子來愛我了！」

「明天你不要出去，我有很多的話要向你說的。請你關照你的妹妹啊！」

我把露霞寫給醫生的情信看完了後，我真憤怒到了極點。縱使她無論如何向我謝罪，也是使我心中悶悶不樂的。因為她會給我一種不好的印象，留下了污泥的足跡。當我想到了這裏的時候，我便越想越不甘心，生出一種絕望的表情。

「滾出去！」我向她罵後，她不回答什麼。好像兩個人要拔出白刃來準備着鬥爭似的。

「滾出去！」我再罵了一聲，她也還不答什麼。只是兩眼不斷地注視着我。

「滾出去！快點滾出去！」

「景華，恕我，從此我不再……」

露霞的眼眶中忽然流出淚來，聲音變成淒涼的情調了。

「恕我，我錯了，……：景華，恕我，恕我，我以後……」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將她打了幾拳，她急急地向後倒退。

「你這畜生，你真不是人……前次饒恕了你，爲什麼又還要幹這種非人所幹的事呢？狗！滾！你不滾麼？」

露霞惆悵着，急促的心情忽然轉變了態度。

「那末，我和你不過是友誼的關係而已。你要我滾麼？好，我就出去！」

「好，你即刻就滾出去！」我說時，她就即刻地跑出去了。

當她走出去的時候，我心裏又十分地懊悔起來。

——啊！我真做錯了事，前途是何等地危險喲！我把我心愛的美人趕走了！把曾經給了我許多夢境似的快樂的美人趕走了！

我後悔着的心，越發增加起來了。

——蠢貨！我真比一條牛還蠢！我爲什麼要和她鬧氣？我又爲什麼要把她趕走？如果她能夠原諒我，我一定服從她罷。……

我一方面雖然恨她，但是一方面却還愛她，捨不得她給我的許多溫柔。不過，在我的內心裏，却存着一種危懼，即是「大限來時各自飛」吧。

由是，我倆便常常地吵鬧，不能安然相處了。

八

在春申江上，我和露霞又匆匆地過去兩年了。

近來，我完全地被消極與傷感所籠罩着了。在過去三年中，她曾使我浸在甜蜜裏，過着愉快的生活；可是，現在她對我的態度，完全地變了。因為自從她認識那可惡的醫生之後，她就不接受我的愛，而去愛我所憎厭的醫生了。

她雖然不接受我的愛，但是我還非常地愛她；希望她能夠拋棄那個醫生，覺悟的重新地來愛我。

「唔，你恨我麼？如果你是恨我的話，那末，你就明白地對我說吧。」

「你爲什麼要這樣地問我？」

「爲什麼？我看你和醫生的態度很親密的，所以……」

「我和他並沒有什麼，只是你心裏懷疑着我呢。……」

「你的態度確實使我非常地不安，所以我就會懷疑起你來。」

「那末，你說我的態度使你不安麼？好吧，我請問你，我的態度有什麼不對，如果就是有不對的話，就請你給點證據出來。」

「就是因為沒有證據，所以我才沒有法子……」

「沒有什麼證據，而要懷疑人家，那豈不是你自己不對麼？……景華，你以為我什麼都不曉得麼？你偷偷地拆看人家的信，暗暗地偵探人家的行動，我都曉得呢。」

「好，我不對的地方也有，但是在你呢，至少也要和那個醫生隔絕關係，不和他來往才對……」

「呵，當然的，我一定不和那個醫生來往的。」

我在這裏，便發生了一個弱點，為什麼對這樣不貞的女人，還是捨不開呢？這當然是被她肉體的魔力吸引下去了的。

像發生這樣的不幸的爭論，隨着時日的度數而增加。一天到晚地，兩個人不發一言的時候，也常常有過。……

一方面因為沒有相當的證據，所以我對她只有懷疑，不敢多說什麼；一方面却暗暗地偵察她的行動，想拿出點證據來給她看。

有一夜，他們的醜態，終於爆發出來了。被我發現確證的當兒，正是十二月下旬的時候。

夜深了，聽見露霞的房裏有一陣說話的聲音和足音，剎那間便沉寂下去了，我回頭來看後面，又看不見什麼，只是一團漆黑罷了。我穿過了巷口，輕輕地走到她的窗前來。

露霞房門首掛着一盞電燈，和不住地給涼風拂動着的綠色紗蚊帳，都具有一種特色，十分好看。從窗外的天井中，便有一陣一陣的南風吹了進去。

我站在窗外，房裏的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心忽然亂跳着，牙齒也不住地上下交戰。

——好，你說我沒有證據，我就拿出證據給你看罷。

我覺得我的報復的時機迫在眼前了。

露霞只穿着一件睡衣，袒胸露臂的走到床前來。她的高突的乳房，腿部的曲線，都非常地可愛；從腿部以下，便隱在粉紅色的短褲中，看不見什麼變態。

醫生穿着ABC內衣公司的汗衫短褲走進來時，兩個人便一同眠在床上去了。

「好不好？吾愛！」——上床後就聽見醫生這樣地說。

他們緊緊地擁抱着，吻與吻相接，兩個人變成爲一個人了。

我眼前起了一陣暈眩，再沒有勇氣來看他們的可恥的行動了。我的心亂跳着，連呼吸都差不多會停息着了。

——咳！世界上竟有這可惡的不知恥的奪人愛人的醫生！

我忍不住了，將房門一推，走了進去。她正和她的情人——醫生，一絲不掛赤裸裸地，

緊緊的擁抱着倒在床上，又想作第二次的陽台重會了。他們見了我，都駭了一驚的跳了起來。我的面色頓時地呈現着紫色了。我將要舉起拳頭打醫生時，他便向我一推，迅速地逃出房門去了。

我看見了露霞一眼，打了她一拳頭，罵了幾聲？

——噫，今天晚上，才被我捉到證據！你這不要臉的獸人！你這出賣的商品！露霞喔的一聲倒了下去，我便坐在榻上，不再說什麼了。

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好像向着我的背影在發笑。

我完全地被苦悶所籠罩着，陷在可怕的海底裏了！因為我知道露霞一定會棄我而愛那個可惡的醫生了！咳！我的幸福完全地由醫生一手所破壞了！我永遠地也萬無資格地來接受她給我的溫柔蜜語了！

——假使露霞真的棄我而愛那個可惡的醫生時，我不單是個狂人，也是個沒有靈魂的人了！

——她對我的態度，為什麼地會變得這麼快？為什麼又要棄我而愛那個可惡的醫生？在我呢，真的有點莫明其妙了。

——可憐的我，為什麼會被愛人拋棄？為什麼又會墮落到這不堪的地步？大概露霞總還

能原諒我，而不致使我在失戀之途徬徨了吧！

——她雖然給那個可惡的醫生蹂躪了身體，但是，我不恨着露霞，恨的是那個世界上最平凡的醫生！真的，假使我有勇氣的話非把我的對手——情敵——殺死不可了！

我越傷心，便越使我流淚！

過了幾天，露霞和我終於決裂起來，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最後，露霞跟着那個可惡的醫生走了！天哪，我簡直要變成爲一個半瘋狂的癡情的青年了。

自她跟着那可惡的醫生走了之後，我刻刻地不安，痛哭，甚至流淚！因此，我便夜夜地不能安睡，執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給她。信的內容是這樣地寫的：

「露霞，我寫這封信給你的動機，已經是有許久許久的時候了。但是，當我執筆揮寫的時候，忽然兩手無力，半途中止了。今夜，天氣是非常寒冷，我一個人孤另另地眠在床上，無論如何都不能睡着。所以我從床上爬了起來，又繼續的來寫這封信給你。雖然我的雙手已經是軟弱無力，但是我一定要把這封信寫成，而且還要把它寫得很長點，因爲這是我和你最末次的談話了！

「露霞，我記得我和你認識，是在一個天氣晴朗，星月交織的夏夜。那時我自和你認識之後，我倆的愛情隨着我倆的情感一天一天地濃密起來。這也是必然的事實，因爲我倆

正是青春的時節，愛火熊熊，有如火把的燃燒；在這樣熱情狂熾之下，我倆接觸之後，怎樣不引起愛流的波動呢？在以前，我和你在未認識的以前，我的精神上是感覺到無上的苦悶，這種青春之火燃熾着的苦悶，正彷彿千斤的大石在我身上緊緊地壓制着，連呼吸也不能自由了。然而我自和你認識之後，一切一切的悲哀，都從我的內心消失了。因為有了你，我的靈魂是獲得了至上的安慰，因為有了你，我的精神是有了美滿的寄託，因為有了你，我的火花似如在美好的春天時節向着朝陽之影怒放了，因為有了你，我的過去的種種奢冀的幻想都會次第地實現了，因為有了你，露霞，我真尋找不出什麼適當的詞句來形容了。可是，光陰是這樣地迅速，人事是這樣地難料，你現在竟愛上了一個世間最平凡的醫生離我而去了。你殘忍地拋棄了我，這當然是不值得過分感傷的事，不過我總覺得你們這般婦人的心委實是使人太捉摸不定，過分的殘忍了吧！有人說，婦人的心是含有毒刺，這毒刺是專向男子射的；起初，我是絕對的不相信這種似乎含着侮辱婦女們的言辭，在我，至少是得到你底熱愛與保護，有似慈母對待弱子般的，那種情狀，真使我要拜倒於一切婦女的胸前，實際，最低限度也甘願拜倒於你底胸前；那知，你從前對我的熱愛與保護都是虛偽的，現在我是看透了，看透了你底心，所以我敢大膽的說，你底心是含有尖銳的毒刺的，對我頻頻地擊射，天呀，你這樣真是太殘忍了。

「露霞，你這樣的惡心竟置我而不顧，委實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難道你忘了你以前在黃浦灘頭向我表示過的愛情麼？難道你又忘記了你以前和我在人靜馬路上攜手夜行時的誓語麼？難道你更忘記了我倆迷戀在愛河中的一切情形嗎？呵呵，我是明白了，你這含有毒刺的心是甘願擯棄了我而與那個平凡的醫士發生超於我的愛，這當然是很使我痛心。不過你和這醫士能夠將愛維持於久遠嗎？或許你對他是會維持於永久的，因為，他是有一種特異的魔力能夠引起你底愛的。」

「是的，像我這樣的人在過去蒙你不棄賜予虛偽的愛，在事實上也是異常榮幸的了。但是，露霞，我要告訴你，一個人的愛情，應當貢獻給你最初所愛的人，退一步說，也應當施予你曾經熱愛過的人，決不應該像流水浮萍般的推送無定，沒有堅固意志的在愛的渦流裏波動，一下子東，一下子西，這，這完全不是女子們應持的行爲，假使世間的女子都是這樣，那麼我們一般男子個個都要走向消極之路，被失戀而自殺，這是最淒慘的事。的確，你底一顆心是太殘忍了。你還要曉得，愛是神聖的，決不是什麼勢力和權威所能壓倒的，也決不是金錢和祿位所能買來的，更不是外界一切魔力所能引誘而驀然地轉變了固有的愛的。不過，我知道，我深深地知道，你的意志是薄弱的，你對於神聖的愛是太輕視的了。所以，你現在對我的心也是全完變了。露霞，雖然你是不愛我，但是

你怎能禁止得不愛你呢？這也不過是我悲憤過度的狂語，自己安慰自己一顆受創的心靈吧了。

「露霞，我想起了你的溫柔，我就要和偎倚在愛的夢境裏迷醉了。況且，你的態度是慈和的，你的身體是苗條的，你的眼梢是嬌媚的，你的笑渦是動人的，你的手臂是皙白的，你的一切的一切，都能使我回憶起情不自禁的會愛起了你來。可是，現在呵，你是愛那我認為平凡的醫士了，這又有什麼話好說呢？呵，露霞，我寫到這裏，我便又不期然而然地傷感起來。我的眼淚止不住的一滴滴地流落下來，流落在衣衫上，流落在這綠色的素箋上，真的，這委實使我太傷心了，誰也曉得，失愛是比什麼還痛苦的事，況且，我又是第一次被我愛的人拋棄的呢？我在這種悲哀不能抑制的情景之下，簡直要把桌上放着的利刃，將牠迅速地放在我的喉嚨間刺了下去，結果了我這條殘喘着的生命；這白茫茫一片的世間，還有什麼值得我的企羨，熱愛，追求，因為我委實不忍看見像你這樣曾被我爱過的美人兒被那平凡的醫士奪去了的。」

「露霞，我現在已經是有說不出的隱痛。這隱痛，在以前的時候，我是從來未曾有過的，也是從來不會有的。雖然我是少年離家，長年在異鄉飄泊的人，但是無論是落寞的春宵，淒涼的秋夜；無論是遍地哀怨的鷓聲，看過多少圓缺的秋月，總不能打動我的內

心，逗引起我過分的悲哀的。可是現在呵，我看見了宇宙中的一切一切，我便觸景傷懷，心中無形地會生出無限的惆悵！就是一點極形細小的事，也會使我驀然傷神，尤其是一些事事物物能夠想像到你的時候。實際，我對於你底愛，是一片的真誠，決沒有含有絲毫虛偽的成分的，這，我不但對於你是這樣，就是對於我底許許多多同性的朋友，也是這樣。在你，以變幻無常的態度來對我，毋須說，是使我痛心的。露霞，你在甜蜜的夢境中沉思一下，倘若你處於我這種被愛遺棄的地位，是要怎樣地失了常態，悲憤交集了呢？露霞，你要曉得，我是不會像你這樣殘忍的，你如果不信的話，竟可以將我底一顆純潔的心挖出來獻在上帝之前，或者擺在陽光之下照它一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東西，不過我自己始終相信我自己對於愛是忠實的，一點也不含什麼虛偽的成分在內在底心靈的。

「人事無常，滄桑多變，在這茫茫的塵世間，滄海一粟的我們，竟能在愛的渦流中做了幾個月的甜蜜的夢境，不，三年來的夢境了吧。在表面上看來，我倆過去的結合，實非無因，然而仔細地觀察起來，我們的前前後後又不知要從何處提起，提起了，不外使我加上了一層悲哀的愁痕，因為這次，你委實給我底刺激太深了！這不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事，我倆熱愛已有三易寒暑之久，你又忍心地遽爾和我永隔，這，怎不叫我無端地

逗引起無限的惆悵？但我用着敏捷的腦筋仔細地思索一下，總覺得你底心是有使人不能推測的殘忍，你，竟能拋棄了我愛那最平凡的醫生去了。

「我在靜悄的黃昏，一個人拿了雪白的稿紙從校中的自修室裏歸來的時候，我看見了路旁一堆一堆的墳塚，我總在無形中生出一種空漠的悲哀，這悲哀，是永恆繚繞在我底腦海中不會遽然地消逝的。實際，是你賜予我底刺激太深了。我冥默地想起了我的今日的玉貌綺年，正是來日的荒丘白骨，死，原來是值得過分的留戀，不過像我死了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憐惜，橫豎你現今就已不愛我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又想起了名譽是什麼？金錢是什麼？文章做好了又有什麼用處？這短短的人世幾十春秋，我們若照哲學家教人去追求永恆，宗教家教人去信仰天國，而不和社會上的一切惡劣勢力奮鬥，我們便是失去了人生的責任；如果我們底愛幻變無常，便是我們底意志不堅固，也不是我們對於愛應持的態度，在我，當然是已失去了一生幸福！

「露霞，你現在正是青春的年華，你應當儘力堅持着你固有的愛，不該朝秦暮楚，浮思不定，這，我很誠意地對你說，在你的前途上是含有無限的危機，就是你所希望的愛底結果，我是很替你擔憂的，這結果，對於你自己的本身是異常危險，至少不是一種好的現象。

「露霞，我再對你說明白些，愛假使搖動，就是愛的痛苦，我現在已經嘗過一點你給我的滋味了。哦，露霞，你去了，你和你的心坎中人擁抱去了！我將向誰依依地哀告呢？哦哦，我不是在發狂，我的心境實是非常的清晰，我知道你在不久的將來，你的愛還要繼續不斷地在變動，我不信，難道你底一身竟會永遠地貢獻給你現在所熱愛着的醫生嗎？呵，露霞，這裏所謂你所愛的那醫生，實際就是我的情敵！真的，我恨不得馬上就去將他擊死，將他活活地丟在大海裏去，在那時，你或許會重行熱愛我吧？這，也不過是我所具的一種幻想而已。

「你記得麼？有一夜，大概是月白風清的秋夜。我和我的朋友眠在沙發的上面，你便從外邊跑了進來，我的那個朋友便立了起來對你說：『小姐，請你幫一幫忙罷！』然而你總是癡視着，不發一言。呵呵，露霞，那時我在想，你實是鉄石心腸的人，竟不爲他所感動！雖然，你是一個很聰明的少女呢。現在我是明白了，你這些都是虛僞的表現，你竟被那平凡的醫生誘惑而輕輕地離開了我，然而你對於愛是這樣的不忠實，一顆少女的心居然是如此浮動不定，在另一方面，你委實使我不能了解，怎樣你將過去對於我底愛都收了回來拋在九霄雲外去了？

「我好比是一個英勇的戰士，我又好像是一匹堅毅的駿馬，不久就會到疆場上去開拓

了！因此，我在疆場上，永沒有見你的機會了！暗鬱的森林也永不會再受你的光明的輝耀了！然而，就是我不到疆場上去，你現在已擯棄我不再愛我的了。但是，我仍是癡狂般的對你表示熱愛，即使在模糊的夢中，我也時常隱現到你底倩影在我底眼前，一忽兒去，一忽兒來，真個令我不可捉摸呀！我一顆似水的心情，終究被你底香魂迷戀着，俯首沉思，則我是未免太顛狂了。一個愛情搖動的婦人，怎樣值得人們的追慕呢？但是，我的內心總是矛盾着在，在這種被你遺棄的環境之下，我所寫的詩歌中，還要永留着你的芳名，希冀永傳到千秋而不朽！

「這，並不是我底神經過外的癡迷，實在因為我現今仍是愛着你的，不過我想到你對我的不忠實，我頓刻間又湧起惱恨你的心波，恨不得馬上用利刃將你斬成幾段，以雪我憤，同時，還要擊斃我生平唯一的敵人那個世間最平凡的醫生，露霞，這就是我內心永恆矛盾着在的呀！

「露霞，我仍希望你能夠覺悟的，從今之後，棄了那醫生之愛，轉過來再戀愛於我，這種愛雖然是已經不純潔的了，但是我仍願誠虔地向你接受，你以後向我忠實便好了。如果我這種過奢的企冀不能實現的話，那我便會墮落在紅塵之下了。是的，我真會墮落在紅塵之下了！因為我並不是Thais中的僧人，怎叫我不會墮落到人間呢？露霞，你底心

放慈和一些吧，你不要太殘忍了！天哪，救救我吧！

「露霞，我現在講不出我心中的悲哀，倘若我繼續地癡想下去，我底神經一定要發生異樣的變化，到不可拯救的地步，就是現在，我寫文章也沒有什麼思緒了。澈底的說一句，寫了好的動人的文章又有什麼用呢？我眼看着倒下的墨水瓶從桌上流到地板，污濕了我掉在地上以前那些最心愛的書，這些書，早已就成了我過去愛的殘骸了，所以，我再沒有閒心去將它拾起，而且我將它拾起了又有什麼用處呢？還是不如盡它弄糟了吧！豎橫你所賜予我底愛，比擬這墨水的污跡染着了書還要糟，糟到不忍加以敘述的了。露霞，我覺得我有了你，我便會寫些讚美自然和真情流露的愛詩，這雖說不上是天才，但總是我一腔熱情的表現，却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我現在已經失却了你，我便失去了我的幸福的憑依，我還寫文章做什麼呢？而且文章寫得好，又有什麼用處呢？」

「幾天前的時候，有一位朋友來看我，我便把這一段最使我痛心的事實告訴了他。承他熱忱的愛護，很誠懇地緊握着我的手，安慰了我一番，這種安慰，當然是出乎真誠，沒有一些虛偽的成分挾在其間，真的，使我感激得要向他流淚。但是，我看見他的清秀的眼睛裏包着淚水，我便劇烈起了心的跳躍，分外地感傷起來，當然，我也情不自禁的隨着他而流着悲哀的眼淚了。這種真誠的同情心，恐怕在現宇宙間祇有我這朋友一人了

吧。我想，你既然不愛我，我爲什麼還要死心塌地去愛你呢？是的，愛是自由的，我不應當強求你要愛我，而且我也應當要把你永遠忘却，作算你已經獨自走到了黃泉，所以才棄了我的愛。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至少，你在過去是愛過我的，現在是隨着那個可惡的醫生走了，這些，都不能夠使我把你忘掉，因爲，你的一切一切，已經深印着在我的腦海了！當他用着他的戰顫着的聲音問着我這樣說：『好友，你不應該戀念一個無用的女人，更不應該戀念對於愛的定則搖動的女人，你應該做你的革命的工作，或者文字的生涯，向着你的敵人復仇！』我聽了他這娓娓動人的話，我便把頭低下，呼吸頓刻急迫起來，四肢也隨了這急迫的呼吸麻木了。於是，我便不再說什麼了。

「這或許是我暫時的懺悔吧！」

「雖然我沒有什麼說話，但是我的心中還在想着：『妹妹，我愛你，我永遠地愛你！』真的，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你忘記，把你忘記於九霄雲外去的。倘使我把你忘記，我甯願把利刃舉起在喉間猛力地一刺，完結我的可憐的生命。我的死，有什麼值得憐惜呢？因爲一個人，遭了愛的遺棄，是最痛心的事，也可以說，這人生的一切都完了！我想，慈和的上帝，在現今也不能補救我的遺憾，使我倆再結合起來的！」

「露霞，我失去了你，就是失去人生最有意義的愛護者，同時，這種失了愛的滋味，是

最酸，最辣，最苦的吧！在這種情形之下，世間的人還有什麼比我更可憐的麼？呵呵，我脆弱的咽喉已嗚咽地顫抖了！露霞喲，你那薔薇花苞似的嘴唇，玫瑰暈紅般的雙頰，梨雲淺淺的笑渦，彎彎瘦弱的身體；有時向我丟着眼梢，有時和我低低蜜語，有時在靜寂的馬路上和我攜手同行，有時在濃蔭之下和我接觸濃烈的香吻，有時和我在船艙裏很親熱的擁抱着，有時，有時……露霞，這些使我迴憶起來，怎麼會叫我不愛你呢？可是，露霞，你現在是去了，你的春風似的笑容，不會再吹到我的眼簾之前來了，你的輕脆動人的歌聲，不會再送到我的耳膜裏面來了！我這失却了生命靈魂的人兒喲，在這冷寒的初春之夜，還有什麼希望呢？真的，一切所有的幸福都完了！呵呵，我所愛的人兒是已殘忍地離我而永別了！今後的我呵，也許不會再和人家戀愛了！所以在我近來煩惱的心情中，我只有獨自跑到酒店裏喝得昏醉，但是，「借酒澆愁愁更愁」，這是自古的名言。不過這美味可人的醇酒，暫時是可以解去少許的煩悶；實際是狂迷得不省人事吧了。但有時，反而啜飲了多量的酒增加着一些令人不忍思慮的愁恨，這是很顯明的事實，這事實都是從經驗中所得來。所以，我喝得昏醉的時候，便暗暗地爬到床上來睡。不久，到了酒醒了的時候，你那嫵娜的情影便又在我清晰的腦中閃動，這，竟使我不期然而然的念起了後主的舊句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雄偉的詩魂在我腦際盤旋，

維特的狂熱透徹了我的心田；

姑娘，我誠懇地向你企求，

你應當把「愛的定則」永遠地堅持！

「呵呵，我這一劇的枕上春夢，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得醒覺過來？因為，這種愛的刺激給我委實是太深沉了。露霞，你何故把我拋棄，你為何要去愛那人世間最平庸的醫生？天哪，救救我吧！

「我現在一腔似水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傷感，這樣悲哀與傷感，是未在愛河中周旋的人兒不會嘗過的，這種最酸，最辣，最苦的滋味，我是已經嘗夠了！露霞，我竟想不到你會用出這樣的殘酷的手段來對待我，真的，難道你的心腸是鐵石鑄成的嗎？我更想不到世界是這麼一個深遠深黑的煩惱之窟，到處滿佈着吃人的虎狼，尤其是一顆少女的含刺的毒心，不知刺了多少懦弱的少男的心！現在的社會，沒有一處不是荆棘叢生的地方。像我這樣對於愛抱着忠誠態度的身軀，真不知什麼處所才可收容，那個少女才能接受的呢？委實使人懼怕，在這種環境之下，假使稍不留心，就會跌落這可畏的深

淵，永恆沉淪下去，永恆沒有回頭是岸的希望了！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玫瑰花園中劫後餘生的我，近來除了躺在床上和看些小說之外，其餘什麼事情都沒有去做。寫文章是沒有意義，與朋友談天是更沒有旨趣，就是吃坐也覺得忐忑不定，這種異樣的反常的生活，我實在不願永續下去。就是有時在路上或在電車中，看見了無數窈窕嫵娜的少女身影，也不能引起我凝眸或回顧一下。凝眸，她是不會愛我；回顧，她又不會同情於我的；祇有觸起內心的新愁舊恨，這不是徒然自討煩惱，所以我對她們是不願細瞧的，然而這些女人，或許她們的心是和一樣的含着毒刺吧！同時，因爲我覺得你才是我所愛的人，除了你之外，是沒有第二個什麼女人值得我愛的了，就是我看別人又有什麼益處呢？她們亦和你一樣不會來愛我了。露霞，你亦以爲然嗎？

「是的，這幾十日以來，我不能安心做事，我每日祇有獨自一人俯首着沉思，好像迷了路的小羔羊，終日無依地在徬徨，吐露出嗷嗷的最後的哀鳴。覺得前途茫茫，愛的失望，都是不堪設想！露霞，我曾經與過最知心的朋友永別，我曾經送過最親密的家人遠行，我曾經賣過我最滿意的文章，我曾經失去過我最心愛的物品，但是，這都不曾打動過我的內心；可是，我和你認識而至於結交，雖然已有了將近三易寒暑的光景，然而竟

使我激變到這麼厲害的地步。呵，露霞，你想想吧，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露霞，一個人到了這麼的情形，你想可憐不可憐呢？然而你對我竟沒有一點的憐恤，反而拋棄了我竟不顧一切，我現在仍舊要繼續地呼喊著，你底心未免是過於殘忍了。使我靜悄悄地悵望着十字架，等待着死底來臨。呵，你看，十字架正在我的面前招展，牠是希望着我早些踏進了冥國。但是，這一點也不使我畏縮，有時還使我無意識地微笑起來，嚴密地說起來，這也是極形平常的事，因為這高大的巍巍然的十字架，是殘忍的你給予我的呀！完了，露霞，我的一切都完了！什麼心願，什麼希望，都輕輕地成爲泡影風吹雲散了！露霞呵，我甯願爲你不愛我而死，我也甯願迅速地視死如歸。因爲我死後，我可以變個黃蜂兒，或者變個美麗的蝴蝶兒，時常飛在你的頭上，你的腳上，你的心坎上，你的手掌上，來採取你充滿着的芬香銀液，來獻媚你這朵美麗的鮮花！

「露霞，在冷靜的今宵，無端地惹起了多量的惆悵。你睡在那可惡的醫生的懷中，或許正在做着甜蜜的美夢，對於可憐的我，當然早已置諸度外去了。然而你總不知道我在一間小小的房內，獨自一個人正在洒出淒清的眼淚。露霞，春氣寒冷得異常，我孤另另地被棄在這暴風狂嘯的世間，一切的一切，都在狂叫，都在悲號，但是，到底總聽不着你底聲音，更辨清不出什麼是將要愛我的聲音。呵，露霞，我正在這裏躊躇，我正在這

裏等候着你來愛我的，這，當然都是屬於空想，在做美麗的夢時也不會實現的吧！

「露霞，你現在是躺在那可惡的醫生懷抱中去了。你，我是在希望着你永遠熱愛着那醫生，你堅持着不變動的愛底定則在度人生最甜蜜的生活吧！這些，我想你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因為你底意志我是承認是薄弱的，你底愛的觀念我是承認是搖動不定的，在另一方面說，或許我這種推測是不確實的，即使你永遠迷戀着那醫生，其結果怎樣，我實不敢加以妄斷。現在的種種事情，原來是不能理智有所定論，所謂感情，更其是成爲剎那間所衝動的東西了。」

「露霞，這些痛心的事，我實在不忍繼續地揮寫下去。不過我總希望於你，能夠在度那甜蜜的生活之中，時常回憶着我，就是我這樣不值得別人熱愛的懦弱的人兒，在過去你總算曾經對我加以一番虛偽的愛，曾經在我這並不溫柔的懷抱裏躺臥過多時，曾經對我獻過不少的嬌媚，曾經是真誠又非真誠地說過你的身體永遠供獻於我，曾經愛護我有如慈母之心，露霞，你從前這樣的對待我，反而使我現今回憶起來加倍的傷心，所以有人說，戀愛的時候是快樂的，失了愛的時候是痛苦的，這話是確實的，至少在我嘗過這種滋味是深信無疑的，你，所給予我的報酬委實是太深了。在此，我又不得不向你誠虔的感激，不過我很企望你，你給予我的這種報酬不要再施與你現在所熱愛着的醫生呀！

「可憐的我，有似寸寸的腸，片片的心，都要先先後後地離開我了。今後的我，是不需要別人的擔心，更不需要別的女人再來給予我虛偽的愛，祇有浮萍者的影子，永遠留在知道我的人們的腦海中，在你，當然也有深印着無遺，就是這樣，我對於現實的一切都滿足了。你擯棄了我，又有什麼值得自憤自悲呢？不過我對於你那熱愛着的醫生，我是始終痛恨他的，同時，我仔細地想想又非常的奇怪，在這極形繁華的上海，貴族的公子們真如過江之鯽一樣的多，富紳與官宦們更不知有許許多多，這些，都值得一般濫施愛情的少女去狂愛的，爲什麼你不去愛他們，甘願愛一個世間最平庸的醫生，這很使我發生疑問，而且這醫生究竟有什麼值得你愛，更其是使我莫名其妙，關於此等問題，祇有等待着你來世再來解答了。」

「露霞，我現在是抑制着悲哀過度的受創的心情，盡力想把我生平所表演的這幕悲劇克制下去，永遠地忘記了才好，因爲這世界上以後或許沒有人和人發生戀愛的關係，在我個人，就不會和第二個女人再發生什麼所謂戀愛的關係了。實際，多嘗受一點甜蜜的愛的滋味，即是未來多增加一點愛的痛苦，想到這裏，我一腔似水的心情又怡然了。」

「我的雙手已軟弱無力，實在不能再繼續地寫下去了。這時，窗外的一切一切，都在沉默着。一切一切，都已離開了我的身旁，我所有的祇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心。」

「現在，既然是萬籟俱寂，我的心也寂然了。因此，我是沒有別的話再向你哀訴了。
「敬祝今年西子湖畔的春光正是未來的你們的蜜月！」

三年前的熱烈的戀愛，即是今天的痛苦的結果，我今該咒詛戀愛了！

現在，我明白了，愛情原來是和跳舞一樣的東西。當我們有錢的時候，便可以到跳舞廳盡情地擁抱着嬌嫩的舞女不住地跳舞；不然，如果我們沒有金錢的話，那就不行了；愛情也不能逃出例外，假使我們的愛情能夠互相地熱烈時，我們也可以繼續地愛了下去；不然，如果我們的愛情冷淡了的話，那我們便立刻地不能熱愛起來了。現在，我明白了，愛情原來是和跳舞一樣的東西。……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夜十二時脫稿於上海

七尊菩薩

愛爾蘭唐璣南 (Lord Dunsany) 著

顧仲彝譯

埃格瑪

莎衡

沃葛諾

史拉辯

墨冷

尤爾甫

小賊

易勒命

渥萊突

阿克諾

乞丐們

市民

七尊菩薩，市民等，騎駱駝的人，女人們。

第一幕

景：東方某地。古城牆外。三乞丐席地而坐。

沃葛諾 近來討飯的生意壞透了。

莎 衡 壞透了。

尤爾甫 城裏有錢的人都碰了鬼。他們現在一點慈悲心都沒有，心裏老是酸苦的吝嗇的。他們真可憐呀！我想到了這個，就自然而然的替他們傷心嘆氣。

沃葛諾 他們真可憐。吝嗇的心是很苦痛的。

莎 衡 真的很苦痛的，并且我們的生意也壞透了。

沃葛諾 (回想的) 他們吝嗇了有好幾個月了。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莎 衡 碰了惡鬼。

尤爾甫 近來有一顆掃帚星走近地球，地面上又乾又熱，所以菩薩也打瞌睡了，一切人間神聖的事，譬如，慈悲，醉酒，奢華和歌舞一類的事，都凋萎下去快要死了，菩薩也不想法補救這些好事。

沃葛諾 近來真的又乾又熱。

那 衛 掃帚星我看見過好幾個晚上。

尤爾甫 菩薩都在打瞌睡。

沃葛諾 如果菩薩不趕快把他們喚醒過來，使這地方值得我們生活下去，我第一個要拋棄討飯的生意，盤個店，坐在樹蔭裏討價還價的賺些利子。

莎 衛 你要開店麼？

（埃格瑪和史拉辯上，埃格瑪衣服雖然襤褸，但身材高大，容止倨傲而威嚴，比尤爾甫年紀還大。史拉辯隨埃格瑪上。）

埃格瑪 那講話的是個討飯麼，

沃葛諾 是的，老爺，是個可憐的討飯。

埃格瑪 討飯的生意有了多久拉？

沃葛諾 第一個城起造的時候就有了，老爺。

埃格瑪 那末什麼時候有過討飯改做買賣的？什麼時候有討飯的討價還價坐在店裏賺利子的？

沃葛諾 喔，從來沒有的。

埃格瑪 你難道第一個要拋棄討飯生意麼？

沃葛諾 近來這兒的生意壞透了。

莎·衛 壞透了。

埃格瑪 所以你要拋棄討飯的生意。

沃葛諾 這地方不值得我們再住下去了。菩薩都在打瞌睡，人間神聖的東西都死了。（向尤

甫爾）菩薩不是在打瞌睡麼？

尤爾甫 瑪瑪山上的七尊菩薩都在打瞌睡。七個綠玉做成的菩薩都在打瞌睡。這責問我們的

是誰？

莎·衛 老爺，你是有錢的大商人麼？也許你肯幫助一個快要餓死的可憐人罷。

史拉辯 我的主人是商人！不是，不是；他不是商人。我的主人不是商人。

沃葛諾 我看他是個喬裝的貴族老爺。菩薩醒了，派他來救我們的。

史拉辯 不是，不是；你不會知道的。你不會知道他的。

莎·衛 他是不是國王，親自來責備我們麼？

埃格瑪（極驕）我是一個討飯，一個老討飯。

史拉辯 誰也比不上我的主人。他的狡滑，出門的人誰也沒有碰見過，就是從伊西滸比來的，也休想比得過他。

尤爾甫 我們歡迎你到我們這兒來，這個城近來碰了惡鬼，討飯的生意壞透了。

埃格瑪 凡是知道路途的神奧的，感覺過晨風的味道的，或是喚出過人們靈魂中的慈悲心的，再不准說做買賣，開店，做商人的話。

沃葛諾 生意太壞了，講脫口的說了出來。

埃格瑪 壞了我會把牠改好的。

史拉禱 天下沒有我主人不會做的事情。

埃格瑪 (向史拉禱) 別說話，跟好了我。這個地方我不認得。我是從遠地來的，阿卡拉城都走遍了。

史拉禱 我主人在那個地方三次給車撞倒重傷，有一次他給人殺了，有七次給人打了，把衣服東西都搶光，可是他每一次得到很豐厚的酬報。他從前有過九種病在身上，九種中間大半都是無可救治的死病。……

埃格瑪 別說話，史拉禱……你們討飯中間有做賊的沒有？

尤爾甫 我們這兒有幾個，老爺，不過在你看起來，恐怕還不能算賊。他們都不是好賊。

埃格瑪 我要用一用你們最好的賊。

(兩華服的市民上，一易勒命，一渥萊突。)

易勒倫 那末我們就派幾艘大船到阿達斯潑斯去好了。
渥萊突 經過銀門直達阿達斯潑斯。

（埃格瑪把手杖的握手較粗的一頭放在左手肘下，他伏身在杖上，屈體如癱子。他的右臂無力的掛着，好像已無用了。他蹣跚着脚跑上前去求他們佈施。）

易勒倫 對不起。我不能夠給你。這兒討飯的太多了，爲全城的好處計，我們不能不拒絕你。

埃格瑪 （坐下來哭）我是從遠地來的。

（易勒倫立刻回過來給他一個銀幣。易勒倫下。埃格瑪又直立起來，跑向同伴。）

埃格瑪 我們要用好的綢袍，叫小賊立刻去找罷。最好要綠的綢袍。

乞 丐 我去帶他來。（下）

尤爾甫 我們要裝成貴族去逛騙全城的人。

沃葛諾 對的，對的；我們說是遠地派來的公使老爺。

尤爾甫 於是可以用飽吃一頓。

史拉辯 （低聲向尤爾甫）但是你不知道我主人的本領的。現在你說我們進城去裝貴族，他一

定有更好的法子。他會叫我們進城去裝國王！

尤爾甫 討飯的裝國王！

史拉辯 啊。你不知道我主人的本領的。

尤爾甫 (向埃格瑪)你叫我們裝什麼？

埃格瑪 你先去照我吩咐把好的綢袍辦來。

尤爾甫 辦來了怎麼樣？

埃格瑪 啊，我們進城去裝菩薩。

乞丐們 裝菩薩？

埃格瑪 裝菩薩。你們知道我最近經過什麼地方？瑪瑪山，那兒綠色的山石上，雕着七尊菩薩，靠山不動的坐着，過路的人都敬拜牠們。

尤爾甫 是的，是的；我們知道這些菩薩。這兒人人都敬拜牠們的；但是牠們現在打瞌睡，什麼好的東西都不給我們。

埃格瑪 牠們是綠玉做的。他們盤着脚，右上臂托在左手裏，右手的食指向上指着。我們裝扮了進城去，從瑪瑪山那面進去，說我們就是那些菩薩。我們一定也要七個。坐下的時候，也要盤着脚，右指指着天。

尤爾甫 這是一個壞地方，要是落在他們手裏就夠苦了，因為他們的審判官缺少溫柔，好像

商人缺少慈悲一樣，自從菩薩忘了他們之後。

埃格瑪 我們這古老的討飯生意從前只要有耐心，坐在一個街角上過五十個年頭，可以不
做旁的事，不過現在他該站起來，做件別的事，不然膽小的竟會餓死。

尤爾甫 可是最好不要去惹山上菩薩生氣。

埃格瑪 人生在菩薩看來不也是椿討飯的生意麼？他們難道不看見人人拿着香，鐘，和各種
精巧的方法常常去向菩薩討求麼？

沃葛諾 對的，在菩薩面前人人都是討飯。

埃格瑪 有權有勢的國王莎爾頓常常在他王廟裏坐在寶玉的祭台旁邊，不是跟我們坐在街角
上宮門口一樣麼？

尤爾甫 雖然話是不錯。

埃格瑪 那末我們跟他們學習這神聖的行業，用新穎精巧的方法去做，菩薩不是應該喜歡的
麼，好像聽教士們唱新歌一樣。

尤爾甫 可是我怕。

埃格瑪 (向史拉荷)你先進城去，預言說山上綠石頭雕的菩薩有一天要從瑪瑪山假裝了人進
城來了。

史拉禱 是，主人。我自己預言呢？還是要他們在舊的古典裏找到呢？

埃格瑪 讓他們在不常見的古典裏找到罷。再在市上口頭宣傳一下。

史拉禱 遵命，主人。

（史拉禱遲遲未下。小賊與莎衡上）

沃葛諾 這是我們的小賊。

埃格瑪 （很鼓勵的）啊，他是個很靈巧的小賊。

小賊 我只能給你偷三件綠色的繡袍，老爺。城裏現在綠袍太少了；并且這是個很會懷疑的地方，懷疑了還不知道慚愧的地方。

史拉禱 （向一乞丐）這算不得偷。

小賊 老爺，我不能多偷。我不是從小做賊的。

埃格瑪 你能偷三件也好；或者夠用了。你小賊當了幾年了？

小賊 我十年就當小賊。

史拉禱 十歲！

埃格瑪 我們把繡袍撕碎了，分給七個人。（向莎衡）再替我找個討飯的來。

史拉禱 我主人十歲的時候，一晚上能溜兩個城。

沃葛諾 (羨慕的) 溜兩個城！

史拉辯 (點頭) 在他的故鄉嫦娥廟裏的黃金杯至今不知下落。

埃格瑪 是的，撕成七塊。

尤爾甫 我們每人穿一塊在破衣的外面。

沃葛諾 對的，對的；我們就神氣了。

埃格瑪 不是這樣辦。

沃葛諾 不蓋住我們的破衣麼？

埃格瑪 不，不。仔細看着我們的會說：「他們是討飯的，他們裝出菩薩的樣子。」

尤爾甫 那末怎麼樣呢？

埃格瑪 每個人都穿一塊在破衣的裏面，不過這兒要露出一點來給人看見，那末他們會說：

「他們裝成討飯的樣子。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

史拉辯 聽我聰明的主人呀。

沃葛諾 (崇拜的) 他纔真是一個討飯的。

尤爾甫 他真是一個老討飯的。

——幕——

第二幕

景：康谷洛城的大公共聚會廳。市民等等。七個乞丐穿着綠綢在破衣裏面。

渥萊突 你們是誰，從那兒來的？

埃格瑪 誰敢說我們是誰，從那兒來的。

渥萊突 這些討飯的是什麼東西，來這兒幹麼？

埃格瑪 誰告訴你我們是討飯的？

渥萊突 這班人來這兒做什麼？

易勒命 啊，天啊！

埃格瑪 天是我的家，月是我的親妹妹。

易勒命 什麼？

埃格瑪 月是我最小的妹妹。

史拉辯 我們小妹妹月兒在晚上從瑪瑪山上跑到我們懷裏來。她年輕的時候，她在山上蹣跚跳跳跑遍了全山：她年青瘦小的時候，她來跳舞給我們看：她年老難看的時候，蹣跚着腳跟踉蹌的走下山去。

埃格瑪 可是她現在又年輕了，永遠是活潑而年青的：她又跳回來了，年代不能拘束她，也不能使她的弟兄長出一根灰色的頭髮。

渥萊突 這不是件怪事麼？

易勒命 這是異乎尋常的事呀。

阿克諾 預言也沒有想到這個。

史拉辯 她到我們這兒來既活潑又新鮮，還記得從前相愛的遺跡。

渥萊突 最好請預言家到我們這兒來說說看。

易勒命 從前沒有這種事情。讓預言家來罷；讓預言家告訴我們將來的事情。

（乞丐們坐在地板上態度一似瑪瑪山上的菩薩）

市 民 我今天在市場上聽見有人說在什麼老的古典裏有段預言，牠說瑪瑪山上的七尊菩薩要裝了人進城來了。

易勒命 這預言是真的麼？

渥萊突 這是我們唯一的預言。人沒有預言好像水手在沒譜的海上航行。他不知道那兒有礁，那兒有港。管舵的人只見前面一片漆黑的，星也不能指點他，因為他不知道星有什麼用處。

易勒命 我們不應該考查考查這預言麼？

渥萊突 讓我們接受牠能。這好像一盞搖搖不定的小燈，雖然掌在一個醉漢的手裏，但他總是沿着海港走的。讓我們聽從那預言的指點罷。

阿克諾 說不定他們是慈悲的菩薩。

埃格瑪 天下的慈悲沒有比我們的慈悲更偉大的。

易勒命 那末我們不用忙什麼；因為他們不會給我們危險的。

埃格瑪 天下的發怒沒有比我們的發怒更利害的。

渥萊突 讓我們獻祭些東西給他們，如果他們真是菩薩的話。

阿克諾 我們謙卑的敬拜你們，如果你們是真的菩薩。

易勒命 (也跪) 你比一切人都有威權，在菩薩中間占很高的地位，是本城的主宰，雷電是你們的玩物，旋風和月蝕和一切人類的命運都在你們掌握之內……：如果你們是真的菩薩。

埃格瑪 本來這地方要受瘟疫，現在讓牠慢一點降臨罷。本來這地方要受震災，在雷電的咆哮中全城要陷落下去，現在也可以遲一點發動了。本來軍隊要追殺一班逃亡的人，現在也可以緩一點派遣了，如果我們是菩薩。

民衆 如果我們是菩薩！

渥萊突 來，快獻祭罷。

易勒侖 拿羊來。

阿克諾 趕快，趕快。（數人下）

史拉辯 （很莊嚴的）這菩薩是個最有神通的菩薩。

莎 衡 他不是平常的菩薩。

墨 冷 真的，我們都是他一手超昇的。

市民 （一女子，向史拉辯說道）他不會害我們吧？菩薩都不會害我們罷？我們要獻祭頂好的東西給你們。

另一市民 我們要把和尚祝福過的羊獻祭你們。

市民一 好菩薩，你不跟我們發怒罷？

史拉辯 誰敢說老菩薩心裏這時候不在起殺害你們的念頭？他不是跟我們一樣是平常的菩薩？有一次一個看羊的在山裏走過他的面前懷疑他，他就立刻要了那看羊人的性命。

市民 好菩薩，我們沒有懷疑。

史拉穆 那天晚上他就死山上了。

市民二 好菩薩，我們獻祭的東西一定是頂好的。

（數人帶着一隻死羊和鮮菓。他們把死羊放在生火的祭台上，鮮菓放在祭台前。）

莎 衡 （伸出一手指祭台）這條腿還沒有煮熟啦。

易勒侖 這倒奇怪菩薩竟這樣關心羊腿的熟不熟。

渥萊突 這當然是奇怪的。

易勒侖 我差不多要說那說話的是個平常的人。

渥萊突 （捋捋鬍鬚，看看第二個乞丐）奇怪。當真奇怪。

埃格瑪 菩薩愛煮熟的肉不是很奇怪麼？因為這個緣故，天上有一閃一閃的電光。電光閃在人的腿上，在瑪瑪山上的菩薩就聞到一陣熟肉的香味。菩薩不發怒的時候，喜歡煮熟的肉；不過有時喜歡生肉，在菩薩方面沒有分別的：快停火罷。

渥萊突 不要，不要，山上的菩薩！

其他 不要停，不要停。

渥萊突 讓我們趕快把肉獻上去。如果他們吃的，什麼事都沒有了。

（他們大皆獻上去，乞丐們大嚼，只有埃格瑪不吃觀看。）

易勒侖 不知道他們的人差不多要說他們吃的樣子好像餓人。

其他 別嚙嘛。

阿克諾 看起來好像他們很久沒有吃過這樣一頓飯了。

渥萊突 樣子多餓呀。

埃格瑪 (沒有吃)自從世界很新的時候起，那時人肉比現在要嫩得多，我就不吃東西直到現在了。這班小菩薩從獅子那兒學會了吃的習慣。

渥萊突 喔最老的神仙菩薩呀，吃一點，吃一點。

埃格瑪 我這樣的菩薩吃東西是不相宜的。畜牲，人和年青的菩薩纔吃的。太陽，月亮，電光跟我能殺能怒，但是不吃東西。

阿克諾 祇要他吃我們的祭品，就不怕他難為我們了。

大衆 喔老菩薩，吃一點呀，吃一點呀。

埃格瑪 夠了。他們已經降低了身份做這種畜牲和人的壞習慣，已經很夠了。

易勒侖 (向阿克諾)可是他很像我最近看見的那個討飯。

渥萊突 不過討飯吃東西的。

易勒侖 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討飯，會拒絕胡特婁酒的。

阿克諾 這個不是討飯。

易勒侖 不過讓我們給他一杯胡特婁酒試試。

阿克諾 我們疑心他是不應該的。

易勒侖 我不過要證明他的確是菩薩罷了，我去拿胡特婁酒來。(下)

阿克諾 他不會喝的。如果他喝了，那他就不會難為我們了。讓我們獻給他喝罷。

(易勒侖又上，手持一大杯酒。)

乞丐一 這是胡特婁酒！

乞丐二 這是胡特婁酒呀！

乞丐三 一大杯胡特婁酒呀！

乞丐四 嚟幸福的一天呀！

墨 冷 嚟快樂的時間呀！

史拉禱 嚟我的聰明的主人呀！

(易勒侖拿着大杯。乞丐們都伸出手，埃格瑪亦在內。易勒侖給埃格瑪。埃格瑪很莊重的拿在手裏，很小心的傾倒在地上。)

乞丐一 他倒掉啦。

乞丐二 他倒掉啦。

（埃格瑪嗅嗅酒味說道）

埃格瑪 這是很適當的祭品。我們的發怒現在平靜些了。

又一乞丐 不過這是胡特婁酒呀！

阿克諾 （跪向埃格瑪）好菩薩，我沒有孩子，我要……

埃格瑪 現在不要再打擾我們。這個時候應該菩薩跟菩薩講話的時候了，如果有人聽到了，就

會猜到他命運的空虛，這於人是沒有好處的。去罷！去罷！

（其餘的都走了，祇剩一個。）

其人 好菩薩……

埃格瑪 去罷！（其人下）

（埃格瑪取了一塊肉，開始大嚼：乞丐們站起來伸伸懶腰：他們哈哈的笑，但埃格瑪很

餓的嚼吃。）

沃葛諾 啊，現在我們恢復原狀了。

莎 衡 現在我們有人布施了。

史拉喬 主人！我的聰明的主人！

尤爾甫 這真是好日子，好日子；可是我還怕。

史拉禱 你怕什麼？沒有一點可怕。誰也不及我主人聰明。

尤爾甫 我怕我們冒充的真菩薩。

史拉禱 真菩薩？

埃格瑪 (把肉從口裏拿出來) 史拉禱，你來。

史拉禱 (走向埃格瑪) 是主人。

埃格瑪 我吃的時候你小心門外面。(史拉禱走向門口) 用菩薩的坐法，坐在門口，有人走近來就告訴我。

(史拉禱以菩薩坐法坐在門口，背向觀衆。)

沃葛諾 (向埃格瑪) 但是，老爺，我們喝得到胡特婁酒麼？

埃格瑪 祇要我們開頭聰明一點，什麼東西都能有。

莎 衛 老爺，有人疑心我們麼？

埃格瑪 我們不能不十分的聰明小心。

莎 衛 但是如果我們不聰明小心呢，老爺？

埃格瑪 呀，那末死……

莎 衛 喔，老鐘！

埃格瑪 ……就在眼前。

（人人都不安起來，只有史拉辯安然不動。）

沃葛諾 他們相信我們麼，老爺？

史拉辯 （半轉其頭）有人來了。

（史拉辯復原位）

埃格瑪 （放下肉）我們立刻就會知道。（大皆都復原樣。一人上。）

一人 好菩薩，我要不吃東西的那個菩薩。

埃格瑪 我就是。

一人 好菩薩，我的孩子中午時候給毒蛇在喉頭咬了一口。菩薩，救救他；他還透氣，不過很慢了。

埃格瑪 他真是你的孩子麼？

一人 好菩薩，他當然是我的孩子。

埃格瑪 他平時身體很強玩耍的時候，你常常禁止他麼？

一人 我從不禁止他的。

埃格瑪 死是誰的孩子。

一人 死是菩薩的孩子。

埃格瑪 你不禁止你自己的孩子，要菩薩禁止死的玩耍麼？

一人 (怕起來，明白埃格瑪的意思) 喔菩薩！

埃格瑪 不要哭。一切人類所造的屋子，都是這菩薩的孩子玩耍的地方。

(此人靜靜的走出去，不哭。)

沃葛諾 (攔住莎衡的手臂) 他真是一個人麼？

埃格瑪 (悔恨似的) 當然是人，是人；並且現在還是一個餓人。

——幕——

(第二幕完，全幕未完)

(1)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史的唯物論概說	Borchardt	汪馥泉	四角	本書是通俗資本論的著者波哈特氏以純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史的唯物論的其著。先講解精神的史觀，次指經濟狀態說的謬誤。然後敘述社會的變革之概念，及史的唯物論如何說明社會的變革等。
社會主義社會學	藍維斯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從社會主義的立場，敘述社會學的起源及發達，與關於現在的位置的一般概念，敘述簡賅平明，採用為中等學校社會學教本，最為適宜，坊間有兩本與本書名稱相同的著作，然而與本書却不同的。
財政學史	阿部賢一	鄒敬芳	八角	本唯物史觀的立場而研究財政學史的。阿部賢一算是東方絕無僅有的一個人。他是日本的財政學專家，著有財政學、租稅論等書，頂著名的，是他最近所著的這部財政學史。將各家的學說，作本源的介紹。同時，并寓客觀的批評於介紹中。
戰鬥的唯物論	傑列寒諾夫	杜畏之	五角五分	這一本戰鬥的唯物論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最激烈的哲學論戰。在本書的前頁傑波林的序文中說，「傑列寒諾夫用其平白易讀又細緻的文章，在其精巧透關中顯現了內容的豐富，實在論戰術中最光芒射人的模範」。
資本論概要	石川準十郎	洪濤	八角	這一本書是日人的川準十郎根據考茨基所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改編而成。不特把考茨基所遺漏的：通通補上進去，并有許多部份是直接引用資本論的原文來說明的，所以這本서는介紹馬氏資本論全三卷最完善的一本書。

病中

祝秀俠

來上海，人是愈多病了。不知是上海天氣壞，還是人大花弱了呢？

有了病，就會幾次想起家來，母親，妹妹，弟弟，以至佝腰曲背的太親婆婆都會想起來了。人若有精神時，家裏是不會想及的，但這時是幾乎想跳到母親的床前，說我發熱了。這樣母親一定又吃驚地用手燙我的頭，又用額熨我的頭的，記得我往常患着肚痛或着是受了寒，母親就張張皇皇的給我找如意油和薄荷錠令我嗅鼻孔，一壁催我到牀上休息，和我垂下睡帳，坐在床頭，一一二二說我是吃了生冷或是不該穿少了衣服受了風。又一面叫老媽子買雞錦菓，知道我是不能吃飯了。問我要吃通心粉還是龍門粉絲。只要想起這樣的情景來，母親的心是無窮無限的體貼了。而現在，那裏有這裏舒服呢？昨天肚皮痛了，一陣陣的絞着，吃不下飯，還是黃給我借了火酒爐子燒稀飯的。其實飯店的飯，就是好人也不想吃的，菜的味道壞，飯又憊，想起家裏母親親手弄給我吃的米粉肉或者干貝爛肉，就更不想吃了。黃借來的火爐，又是沒有火酒的，鍋子又膩又發霉，他給我洗淨，給我淘米下鍋，我躺在牀上簡直動不得，腰骨痠疼得很，心裏着實感激他，但在家時是不會感激母親的，現在因為這樣感

嫩黃，我才想起對母親的罪，我的心更難過了。

我的病，決然是昨天吃了香蕉水菓弄來的，本來這幾天，肚是有點痛了，一放縱，又任意的亂吃起來。歸究起來，還要牽及密司尼西累了我呢！她不該買了許多水菓款待我，她還要我看電影，幸虧沒有答應她，否則耗了神人更會不好過了。我一路乘電車回來，頭上已覺得很炎熱。汽車裏又受了風，走到房間裏就躺着不想動了。心口作嘔，人發寒。

我懊悔着沒有從上海買下一些藥來，住在這個校外的窮僻鄉居裏那裏去找醫生和藥呢？只有躺在床上讓它自己好吧，黃由家裏帶來的福建麵餅，又爲了發潮拿給茶房去了。到晚上才把幾包麵餅拿了來，我歡喜像發狂似的，相信這些藥就是神丹了；黃給我搗碎埋坐鍋子裏燒，吃了兩杯下去，自己安慰自己，說到明天一定會好了。實在這些麵餅在家裏是常常吃的，到現在是變成神丹了！

昨天一天沒騎出房門一步，躺在床上胡亂地的想，又寂寞，又清幽，更兼瀟瀟地落下細雨來了，心頭湧起一陣陣的感觸，但也不知感觸些什麼，只覺心裏空虛得慌。

晚上黃回來，給了我兩封信，一封是由C城父親寄來的，一封是密司尼西從上海寄來的，我先看尼西那一封，然後看父親那一封，我的眼淚差不多要簌簌地吊下來了。我在信裏感受着慈祥的父愛與親切的友愛呢。父親的信上說：因爲家貧，要我把出洋的心打消了，橫

—— 病 ——

暨人生不過數十年，得過且過，不必太過尅苦；又說：母親想見你，已經十幾次來信吩咐暑期回家，總不見我復她，要是沒錢，下月他一定寄錢來。喲！我受感動了！我記得從前父親爲我罵姨媽的事打我，我常常恨他，想起來，父親是深深地愛我的，他的愛正潛在偉大的懇切之中，我又在懺悔了！我閉着眼，想着父親胖胖的身體，現在又坐在一張辦公室的桌子上揮着汗爲我們掙扎生活了。我可憐的父親！

—— 中 ——

接着便看尼西的信，我又想起她來。她對我真算十分好感！前天才見面，就有信來了。而且信是寫得很體貼，她說我近來總消瘦了許多了，大概因爲考畢業試或其他的工作忙。末了，還說我前天找她她真愉快。這樣句子，都是打動我的心的，喲！我又受感動了，病了的心特別空虛，我的眼淚濕了一大堆。彷彿流了淚，心裏舒服得多，咽了一口氣，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今早還沒到七點鐘，就醒過來，帳裏的蚊子嗡嗡的响，怕是被蚊子鬧醒的，肚似乎平靜了，頭上還有熱。人是軟棉棉的沒有氣力，勉強坐起來，同房的黃，早就出外了。還是不敢吃飯，直到下午才喫了一點粥。

愈是病愈是想寫東西，下午孤零零的坐着沒意思，提起筆又零零碎碎的寫起來，要是母親在旁，早又搶去書本了。往常病，她連書也不要你看的，現在只任性的做，戕害身體却不

管了。

晚上，悶得慌，房裏蚊子又多，因為兩天沒到過外邊去，便踱往校裏，下了雨，路上泥濘得很，連腳都留住，一步一步輕輕的走，走到了校，腳跟都染上泥漿了，兜了一個圈，人走得似乎累，便又踏着泥漿走了回來。

橙黃的電燈，驀然的在頭上亮了。坐在靠窗的一張椅上，向窗外又望不見什麼，蚊兒嗡嗡的飛，咬人。除下壁上的鏡子看看臉龐，瘦得太可憐了。人還不見十分清爽，唉，這病大概總要四五天才得好吧！

脣紅

鄒枋

——在鏡前看看你的臉。

陡然她微笑地指着我說出這樣的話。終然今天下着雪，當我倆擁着絮語時，誰也不感到寒冷。雪似乎對於我倆有說不出底奇緣，我和她底初會是在宇宙鋪得沒縫的棉被的一個冬夜，而最值得眷戀底偎依也是同樣底情景。哦，哦，那時，許是我已因偎依而昏醉罷，在聽到這樣底話，我拖着剛剛承受她的全身重量大腿走向鏡前。

實際上我並不能發現我自己有什麼兩樣，鬚鬚疏疏地散在脣邊，面頰是這樣的枯白與消瘦，真的絕對沒有不同。

——看些什麼，怕是我換了個人罷。

她依舊微笑，并用手指着脣邊。

——脣邊邊的紅顏色！

哦，哦，於是我留神的諦視，方始發覺脣邊染了一大塊紅色。這是她的，因為脣唇和嘴脣黏着太久的緣故，這女人所專有底脣紅竟飛上我處了。……我感到說不出底嫩味，這美麗

的痕跡。

——全是你害我的，如果不爲了和你接吻，這樣的戲劇是永久地沒有的。

——那裏，是你自己該受的。

今晚，確是個值得我深切紀念的。我在最初便懷疑女人在暗處絕不像在稠人廣庭中底不能捉摸。你需要她時，她允許你，同時，她也許更渴望你能夠勇敢些。當我吃了午晚後，把鑰匙插到門的鼻子，很奇怪，這有些兩樣了，最後方才知道，門早已開了。進來，在桌邊站着我底蕊。雖然我曾約着她今天來看我，最初覺得這樣的大雪，愛情也許沒法激勵嬌弱的姑娘從雪中傳過來，誰知，她竟出乎意料外的，贈給我以這樣綴着銀光底柔慰。

——你冷嗎，這樣的天氣？

——不，還好，我怕你的寂寞。

我心情陡增了紅熱，人生究竟是有意味的。不關宇宙贈給我的全是悲哀或是凄苦，只要有她表示整個的愛我，啊，失却一切有什麼呢。吃了些東西，她脫去大衣，像一條蛇褪去她底外皮，全身的曲線整個地懸在我面前，於是我攔住她，就在床邊接了個很深入的吻。

可是，她的全身並不是一條蛇，我的兩條手臂却恍如二尾蛇了。蜿蜒地由項間起遊遍了全身。

——

雖然她也表示了反抗，但我愛聽這反抗的歌曲，最後，我輕輕地湊着她的耳朵邊說：

——你恨我嗎？我底姑娘。

——恨你作甚？

她把嘴唇黏貼我底面頰一下，含糊地響。

——恨我太陶氣，這樣不息的纏繞着。

我故意這樣問她。

——我不懂你的意思！

這原是姑娘們最能搬運出來的致答，她并用齒輕嚙我底嘴唇一下，接着又是接吻，很久，很久地，於是遺留着忘不却底唇紅。

三日後，我得到她那天回去患了傷風的消息。

同時，我也傷風了。

——十六，二，於勞大。

(2)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考茨基 汪馥泉	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的「通俗的敘述及解說」，曾經由昂格思氏的校閱，是這一類書籍中的最好的一部，卷首附有「譯者序言」。中載福本和夫氏「經濟學批判的體系與資本論的體系」很有助於馬氏經濟學說的把握。
經濟學入門	哈米列夫斯 朱鏡我	上下冊各七角五分	這是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最良的入門書，內分前後兩編。前編是關於實際的問題，引用馬克思資本論及其他名著，加以事實的說明，後編為理論之部，字字句句，皆為珍玉，凡欲研究經濟學者手一此卷，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	里嘉圖 郭亞南	一元二角	著者里嘉圖，是英國的大經濟學家。本書是他的學說之精粹所在，在本書內，他不但竭力而忠誠地為資本主義作辯護師，同時亦顯出階級之不能融合的暗示，他的學說正可以說實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度的橋梁，研究經濟學說者，此書實為必讀之書。
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	張栗原	八角五分	張君此編，略以日人杉山榮之社會科學為藍本，但內容則頗不相同，其最大之特色，即完全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之言論構成一個體系，全不參雜己見。由淺入深，實為社會科學者所必讀之書也。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上)	庫斯聶 高素明	八角五分	是書乃著名的教授庫斯聶所著，書出以來，世界各國爭相傳譯，現已有十餘國譯本。關於各時代的政治，經濟，藝術，宗教敘述甚詳，此外，作者以科學的眼光用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類學，文字學，人類之起源及其發展，使讀者一見了然。全書凡五十萬言，第一冊業已出版。

歸雁

湯增欸

盧隱女士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 雁 ——

盧隱女士的作品，在海濱故人之後，我們是少有見到。最近，偶爾發現了這本歸雁，當我把它一氣讀完之後，心中頗感到一種不能言述的愉快。一本作品本身所特有的偉大性，如果以它能吸收讀者的心來斷定也是可能的。那麼，她這中篇創作歸雁，也就是像磁石般的可以吸收着讀者的心的一本集子了。

真正偉大的創作小說，我敢大胆的說，在中國文壇上是很少發現，也可以說是未曾發現，即我讀完了這本歸雁之後，仍覺得有這樣的感想。這歸雁，是以日記體式寫成的，在中國創作界所有可觀的作品，除了以這項體式寫成的創作之外，是要推於書信體式的了。因為這類作品，它底本身暫且不管它如何，但是作者所表現的，至少是充滿着真情顯露的成分，是具有新的活動的生命的東西。

這裏的日記，當然沒有一些矯揉造作的痕跡可尋，完全是作者真情的表露，極形自由地

將它描寫下來，所以，使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作者日常的生活狀況，家庭間的瑣事，朋友的情誼，以及愛的因果。尤其是關於愛，作者有多許大膽的表現，描寫女子的心理却又勝人一籌。如七月三十日所記的一段：

……她嘆了一口氣道：『劍塵那個人利害起來真夠人怕的，但是般動起來却也比任何都會，前天我去看電影，在電影場遇着他同着一個年輕的女人——那個女人也并不漂亮，不過皮膚還白淨，他們倆坐在一處作出非常親熱的表示，劍塵對她十三分的柔情，當時我很奇怪，而且我又替你設想，自然我有些不同意劍塵……不過你說是你的計劃那就當別論了，不過男人總是男人，……』

這等事，在愛的漩渦中是常可以見到，而且，這種矛盾的愛的心理也為一般女子所特有的，不過在女子方面是極不願真切地將它表露下來，本書作者，是不憚顧忌的有似將自己所體驗的赤裸裸地寫着；一部具有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價值的作品，是應該這樣地記述的。這歸雁，雖然不見得是如何成熟的東西，但是文字的流利，情緒的緊張，我們讀了它之後却不能加以否認。是含有真的生命的作品。

人生鑑

湯增啟

傅東華譯 世界書局出版

—— 人 ——

現代的中國青年，尤其是嗜好於文藝的，誰能避免得了煩悶呢？這種煩悶的由來，當然是從時代的巨輪推湧着的；換一句話說，就是新舊交替之際，四顧都屬茫茫然的，尋找不出一個正確的歸宿，在文藝上，更沒有一條中心的進路指示我們，這是確鑿的事實。

—— 鑑 ——

解決中國多方面苦悶的書，具有真正偉大價值的，在目前的中國文壇上，却是很少見的。關於辛克萊，是用不着我再來加以推荐的，因為他底所謂著名的得意之作，大都經國人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的。這部人生鑑，即為他底論著中的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部。

誠然，一個作者著手寫這樣的書，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要具有對於人生的充分的見解，在時代的潮流中活動着的人才能幹這步艱難的工作，而且可以得着異樣的收効的。所以在本書的『引子』裏，譯者關於這點是說得最為妥切。他說：『本書的作者入世以來，已差不多四十二年。四十二年的歲月，在有些人看起來，似乎並算不得長久，但有這段時間，

也已夠我們犯了許多可痛的過錯，並夠我們由這些過錯得着很多教訓了。作者環顧四周，看見別人也正犯着和他同樣的過錯；推其原因，都由缺乏作者所已辛苦得來的那種智識之故。作者有見於此，故覺把他這種智識貢獻給別人，而不連帶着內中的過錯和苦痛，未始算不得一樁善舉。」這是多麼有意義的，所謂人生鑑，也就祇有這樣的給我們一種借鑑，倘若要看這借鑑有沒有夠啓示我們的「人生」的，那當要推作者一切能否使我們受用。

作者的用心很值敘述。本來，「這樣的一部書，原有種種方法可以開端的。它可以從小兒說起，因為我們都是從小兒做起的。它可以從戀愛說起，因為戀愛還比小兒先一步。它也可從身體的衛生說起，藉可說明身體的健康乃是一切正當生活——甚至正當思想——的基礎。它又可像多數的哲學書一樣，開頭便替「人生」下了個定義，並討論它的起源和它的本性質。」這就是說，他把我們這短促一生中可以有用的事情都很懇切的告訴我們。它要嘗試着告訴我們怎樣生活，怎樣可得健康，幸福，和成功，怎樣工作，怎樣遊戲，怎樣飲食，怎樣睡眠，商業上，政治上，社會生活上該怎樣對付我們的同伴，怎樣行爲，怎樣思想，什麼宗教該信，什麼藝術該欣賞，什麼書該讀。這些，都是一般青年們最切身的事，在別人，尤其是一個著名的文學作家，是很難有將此等事很直率地指示給我們。如果說這部書「可以替我們解決各樣的問題，可以替我們尋覓安穩的出路，可以替我們解除一切的煩悶」。我

想，在這書的實質上却是堪以擔當着的。不過，究竟它這種解答到底是「合理地」，我在此，當然不敢加以一種武斷。

作者的藝術的手腕頗為高超，這書是採用文藝的筆致將它刻畫下來的，所以，我們以文學的眼光來鑑賞它，也無有不可，在思想上不加以任何主見。真的，本書最值得重視的一點，就是把幾個基本的大問題先提出來給我們一種解說。「人生是什麼，它是怎樣來的？人生有什麼意義，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它？我們是人生的主人呢，抑是人生的奴隸？人生靠着我們的的是什麼，我們靠着人生的的是什麼？人生為什麼這樣嚴酷，我們是否應該忍受它的嚴酷？

我們是否能夠真正曉得人生的一切事，或只能夠猜測？我們對於人生的觀念是否可以信任自己，或不相信別人的觀念較為穩妥？我們的觀念錯了，是否要受罰，且將怎樣受罰？我們的觀念不錯，是否會受報，且這報酬是否抵得過我們思想的勞苦？」這樣一大串的問題，當然是可用極簡單的話來解答，也不是普通的人都可以解答的。在這書裏，却辦到這一點，而且有的含着確定的意義的。

譯者傅東華先生，是位英美文學的研究專家，他底譯文的忠實流利，實不用我來叨贅，但這本人生鑑的譯文，尤使我們讀者感到異樣快愉，當然，傅先生這樣的譯筆，在當今中國文壇上却是很少見到的。

(2) 介紹及研究藝文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物觀文學史叢稿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女士	四角五分	本書與李長吉評傳一樣，也是以物觀的方法來研究唐代女詩人及其詩的藝術。作者將唐代女詩人分為四類：(一)宮廷婦女，(二)家庭婦女，(三)女冠，(四)娼妓；不獨闡明女詩人的環境對其詩的影響，且說明當時的經濟制度產生此四類女詩人之詩藝的徑路，並解釋唐代女詩人之詩具有特殊色彩的原因。
現代世界文學 大綱	千樂龜雄等 張我軍	七角五分	世界近代文學，中國已經介紹很多，但都是零零碎碎，不是有系統的介紹。本書是日本新潮社出版世界文學講座之一，分國敘述，極為詳盡，執筆者如千葉龜雄等，均係日本文壇享盛名的作家，全書約五六十萬字，上卷現已出版。
小說底創作及 鑑賞	木村毅 高明		本書的作者木村毅是日本的非凡努力的研究家，尤以小說的研究為特出。原書分十九章，對於長短篇小說之區別及技巧結構，作詳明之闡述，並對於作者之生活，與修養及其作品之關連，均有獨到的見解，最後以古今大作家為研究之舉例。至文藝的批評方法，本書並有所論列。愛好文藝者及小說創作者均應先睹為快。
歐洲文學史綱	金石聲		張資平先生對此書，有適當之批評，他說：『我把它校閱一下，覺得它編得很好，簡約而能詳盡，明豁而有興趣，可以當課堂的課本用，可以作文藝辭典用，尤其特別注重近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我才知道我幾年來的願望，由金石聲把它實現了。』
一九三〇年的 世界文學	趙景深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狀況如何，這本書裏面有詳細的記載，本書內載及十三國家的文學，共一百篇，為研究現代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最後的話

記者

本刊第四期，在今天是又和讀者相見了。它雖然還是初生的姿態，但是在內容上我們却不敢使讀者有以引為失望，這，讀過本刊的人，當然是有定評的了。這期本刊，最值得向讀者提及的，當然是關於詩的方面；梅痕女士的詩，在讀者諒已有賞識，用不着我們在此加以推荐，不過拿它底命題『生命之花』四字來評她底這首詩篇，是再為妥切沒有的了。余珊女士的夢裏的情人，是充溢着濃烈的熱情，其熱情，更有流水般的深長和奔放，大有傾吐不盡之意，是新進女作家很少見到的一首佳構，讀者吟誦之後即可瞭然的。孫濟儂女士的朦朧的黃昏，是具有深刻的象徵力。潘素卿女士的紀念着你的時候，也是一首抒情的好詩，都是值得我們吟誦的。

翻譯小說有蒯斯曠先生的紀許底故事，是美國著名作家賈克倫敦的力作，現由蒯先生忠實流暢的譯筆將它翻譯過來，這當然是頗值注意的。王墳先生又有一篇莫泊桑的父親，讀過王先生長篇譯作晨的人，大都可以明瞭他底譯筆是極為忠實可靠的了。

創作小說有羅洪女士的生命的泡沫，文字是那樣的流暢，情節是那樣的動人，實為羅洪

女士最近努力的佳作，斯永的變，也堪我們一讀的。

顧仲彝先生是努力戲劇極有收穫的一位健者。這篇七尊菩薩，爲愛爾蘭著名戲劇家唐理南所作的。唐氏是十九世紀末新浪漫主義者，他所寫的戲劇，是爲當時的人所愛好的。因爲在那個時候，有了夏芝 (W. B. Yeats) 史提芬斯 (James Stephens) A. E. 和唐氏等人，才有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所以唐氏在愛爾蘭的文壇上，實在是站着一個重要的地位。這篇七尊菩薩，即爲唐氏生平的精心得意之作。至於顧先生的譯筆，是毋須我們加以叨贊的了。這劇本下期即可刊完。

祝秀俠先生的病中，鄒枋先生的唇紅，都是不易多得的小品文字。

樂嗣炳先生研究歌謠有年，成績卓著，爲今人所共知，尤其是以歌謠與音樂的關係而作精深研究的，在當今實可推崇樂先生一人。這篇怎樣研究中國歌謠一文，在國內却是少有的專著，同時亦可見樂先生研究歌謠的心得與見解，希望讀者切勿忽略。毛秋白先生的人生主義的文藝批評，也是一篇重要的論著，極可作研究文藝批評的人的參考的。

當代文藝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十五號出版

編輯者 陳 穆 如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電話一二三九八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代售者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省各大書局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郵費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一册	三角	五分	二角
半年六册	一元六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三元	六角	二元四角